

Freak! 2 电子版

马虎集

陈勇健

Critics: 2008-2011

【序】從缺

【自（爽）序】

这本集子非“马鹿集”，而美其名曰“马虎集”，皆因文章读似马虎、编得马虎，但内容绝对不 BAKA！这本集子收录了我从 2008 年开始尝试写作评论，至 2011 年为止的几年，从中所精心筛选出来的 91 篇文章。

之所以迟至今日才得以编辑成册，是场预料之中的事。我在 2011 年末开始整理之前所写的文章，选出较为满意的作品，键入写作日期，再编成目录。原本预料有缘能付梓出版，孰知竟然不了了之。于是，我唯有将它们都雪藏在 U 盘之中。如今从职场上正式离职，又将开始一段新的学习生涯。于是乘着空挡打开尘封已久的所有档案中，找到了这部未竟之作，重启未完成的剩余作业。即便不能出版，我也打算编成一本电子读物，在浩浩荡荡的网络上，自由流传。

在阅读旧作当儿，我深刻体会到这些年来的成长，不管是在文笔，还是心智，抑或所想所思，都有一定程度上的改观与变化。有道是物换星移、时过境迁，姑且不管我是否进步抑或退了步，这些发表及未发表的文章结集起来的用意，将立此存照，作为我评论书写的第一个里程碑。

全书主要是政评，尤以大马政党政治为主。毕竟从事的是政治工作，当中所学习到的，以及所体验过的事物等，都是我评论的泉源。而集子里的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我工作生涯的前半期间（2011 年）所创作。身处在宣传为

主的职业，那时的灵感与触觉有如涌泉、打字极其神速，在 2010 至 2012 年这段期间洋洋洒洒写了为数不少的评论，故此拙劣颇多，接着在漫长的编辑过程，舍弃了泰半劣作，马虎不得。

2011 年前后，我曾是一小报地方版及一党报的专栏作者，分别在双周与每月提供一篇稿子予二社；至于其他，基本都是我投给各报所刊登的评论文章，当中也不乏网刊的邀稿。此外，也有不少以“读者”之名投书予网络媒体的文章，择选了较值得收录的数篇。全书大致再分为 8 个部分，每个部分都单独成为一项主题，里头的文章则按发表日期逐篇标示。

本书的每篇文章基本变动不大，为了方便阅读，编者唯在分段与错字上做了些修删，绝对保持原汁原味。另外要提到的是，标示报章发表，亦未必是报章上所看到的删改版。所以这本集子是全然独立的版本。

这本书称不上是个严格之作，故作马虎；却也非草率总结之作，故一点也不马虎。从 2007 年我开始牛刀小试，涂涂写写，直到 2008 年受反风的感召，锻炼出自己的一套。海外留学归国后，借工作的优势，望能发挥所长。奈何天时、地利与人和总是缺了些些，多年来的笔耕仅能如此尔尔。称不上是严格的作者，更不是名文青，却莫名成就了面书上的愤青，过度愤懑不平，导致伤身伤肺，故写作进度大受刺激，容易失落。

《马虎集》自编自爽，孤芳自赏，能找到赏识它的读者，固然最爽。最后，在没有任何资助下，恕我没有要特别感谢什么人、什么单位，别期望我这么做。这本集子，唯独献给所有愿意阅读它的人们。

2014 年 8 月 17 日 部屋

【目录】

序 3

自序 3

一、见证反风 11

大选广告有话说

“反风”的启示

送你一朵玫瑰花运动

选后总要退烧的

马来西亚第十二届大选变天之故- “反风”浪潮与人民的觉醒

谁说人民不晓政治

二、补选&州选观战 23

加腊士补选与姑里

巴都沙比仍是场硬战

种族政治的补选

亦可送菊花给马华?

华人票又回流?

民都鲁助选二三事

什么是一个大马

种族政治的把戏

三、有关国阵 37

巫统改革的困境

反驳敦马的“独裁论”

民政党的 **Finale**?

民政党懂啥历史?

解除国阵紧箍咒

民政党难保议席

巴拉尼威与不入阁论

尚有“高调”可言乎?

“国阵精神”，各自表述

鹤蚌之争唯恐不利

重夺雪州之梦

沙民统的勇气

从美眉看政治乱象

自民党危机四伏

许子根，请慢走

两种族制是国阵的镜子

四、有关民联 66

左派、右翼，还是中立？

戴不起的宋谷

无疑的政治阴谋

行动党当然有巫裔党员

谜团重重

惊见马来行动党人？

再益还想玩下去

老虎岂能不发威?

支持尊严论

“肚懒许月凤效应”蔓延

正眼观民联百日计划

捍卫“烈火莫熄”名节

第三势力有无出路?

安乐党与第三势力

五、大马人 90

马来主权没有必要说有

提倡“马来西亚主义”，维护马来西亚的尊严

黄英贤部长和“沙巴能”

两个国庆日的国度

吊诡的土著权益

敏感词汇大不同

《连环扣》政治风波

学习雅思敏阿末

我们都是大马人

六、民之声 105

请别伤害华小

废 **UPSR**、**PMR** 又如何？

漫画家的精神

丹州双王夺嫡

公道仍在政府手里

不投票，孰之过？

你的乌纱帽与我何干？

丢大马脸的破翻译

平反毋须参照宪法

爪夷文与“回教化”何干？

酱缸政党的酸臭文化

不容置疑的“先进”

旧瓶装旧酒的假象

朝野政党请多辩论

七、宗教政治 128

不管“**Allah**”还是“**Tuhan**” - 祂们都是神

什么形式的回教国？

回教党不加入巫统

巫统借会谈离间回教党

回教党无愧自我宣传

没必要多此一举

谁还惧怕回教党？

反对宗教狭隘主义

“一个大马”的“基督国”

回教党转型乃良策

回教党转型碍着谁？

“马来人与回教世界” 观？

回教党打回原形？

伊斯兰刑事法

八、野史 154

《513》是本“禁书”？ 513 事件不再是禁忌

还原历史教科书的真相

陈腔滥调的纪录片

历史不是“你”的！

“共产党” 标签该休矣！

切勿重犯历史错误

末英德拉是马共又如何？

拉瓦格德与峇当加里

国阵版“共产党 2.0”

一·见证反风

大选广告“有话说”

提名日结束后，各党候选人的下一步便是迎战 3.8 全国大选，意味着更多的好戏即将上演。但自那天起，每当观看电视节目，接着进入广告时段时，有没有一种冲动想要关上电视机？或者选择转台？才那么两天时间，就得以让我“冻未着”（闽南语：受不了）了。

没错，就是执政党国阵的宣传广告，而并非历史纪录片。短短不到一分钟的一则广告，每当你所观看的节目一进广告，便是国父东姑亚都拉曼、敦拉萨、敦胡先翁、敦马哈迪，然后是拉伯登场。在我脑海所浮现的是，广告所传播的一项讯息—“发展”，2008 年，我国建国迈入第 50 周年不久，发展牌依然是执政党最有力的武器。

可是，广告片断不停的播放，以至我十分之厌烦，我不知道其他人的感觉会是如何，只知道自己已经受不了媒体这样一味地“轰炸”。拜托，我不是反对执政党播放宣传广告，这样的方式我想会不会让人民感到厌恶或反感？第一印象是永远都清晰的，我们不曾忘记历任首相为我国带来的繁荣和进步的功绩，他们这种做法岂不是自讨没趣？若一直这样下去，下一步有可能是反胃了。

另外，我不太认同他们的标语“投马来西亚一票”，一个讲究民主的国家，一个政党不能永远代表一个国家，更何况执政党是一个拥有多党的联盟，投马来西亚等于投国阵，那在野党的支持者就等于是投马来西亚一票、不爱国的一群的了么？此外，执政党的竞选口号的三个字——“安稳、和平、繁荣”，繁荣即是影响力不减的发展牌，安稳与和平是否意味着对民间越演越激烈的“反风”呢？这是否乃对民主的一种否决呢？在所有集会游行和基本人权被打压和叱责为非法的我国，我们所得到的福利还剩下多少呢？

2008年2月25日未发表

“反风”的启示

万众（政客？）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临，首相拿督斯里阿都拉定3月8日为大选日，2月13日华人新年之际匆忙解散国会，说明直到大选当天为止，政党忙着决定人选、造势和宣传活动，人民是否也忙着思考自己的手中神圣的一票该投给哪个政党？民间“反风”的影响力真的如此强大？能刮起大马的政治旋风？

自去年就一直被受瞩目的2008年大选，绝对不输还未“退烧”的司法短片丑闻事件，是否意味着今届大选将和往年不一样？

反观去年，民间吹起的“反风”绝不再是1998年安华“烈火莫熄”改良运动那么简单了，“街头运动”不单只是示威那么简单，人民对执政党政府下了一系列战帖，除了警惕之外，政府更需要的是面壁思过。

从登州回教党的激进青年骚乱，我们看出执政党对反对党实施的限制（虽然烧国旗是不当的行为）、从律师上街游行开始，我们看到了本国的司法的危机、BERSIH和反对党领袖走上街头，我们看到的则是选举要求公正

和净洁、从印度同胞上街呐喊，我们得知他们已受够长久的贫困和忽视，以上足以证明人民的醒觉度已逐渐高涨，政客们以往的旧牌招数恐怕得换一换了。

看到国营播放的广告，才知道为什么行动党领袖林吉祥对自己成了“主角”一事而喊冤了，这是到底是“合法的”抹黑还是什么，为何反对党领袖都成了“主因”，为何去年的众多示威都看似被说成了“动乱”？为何民众的发言都是支持和平、反对示威游行？

其实不难看出，这是政府的大选宣传手法，但却好像是否定一切好的一面，去年的“反风”则完全贬成了“造反”，这可说得过去？首先，反对党都一概而成了动乱主因并非恰当，这是很不尊重人权的做法。其次，把所有的游行示威一概定为“骚乱”，这也是不人权甚至不太尊重民意的做法，认为示威是非法的、非民主的，播出的是示威高峰时的对垒场面。第三、民众的想法云云，爱国、反对示威者虽占多数，但不代表没有支持者，而至今，谁胆敢在电视机前面说自己是支持者？难道不怕被抓吗？

“反风”足以造成执政党的危机吗？看起来还不算太厉害，只要政府有把握顺从人民意愿，改善所有的弊政便得以解决。只是，大马目前的状况已不再是改良那么简单了，“反风”似乎象是在告诉我们，改革将近了。

2008年2月27日 未发表



2007 年第一场净选盟游行 (图: 网路)

送你一朵玫瑰运动

印裔同胞那种无畏的精神实在令我感到无比之钦佩，自兴都权益委员会游行被镇压后，其五名被政府以内安法令逮捕的领袖，就像被美国扣押、名振全球的“古巴五人”（Cuban 5）那样地受印裔同胞和各界人士的拥护和爱戴。

除了有反对党为其声援（不代表这是选举效应），还有绝食运动、废除内安法令运动等，最近的则是前天的“玫瑰运动”，印裔同胞再次集体走上街头去，请求政府释放兴权会的五位领袖，可惜却无功而返，而且还是当初那一句：这是非法的！

在我看来，“玫瑰运动”根本就不是什么严重示威游行，就像是一场全民组织起来诉求的和平集会而已，但不管怎样都好，一句犯法就是犯法，没有获得批准的集会便是非法的集会，内安法令一出谁敢乱动？去年的兴权会示威已是严重的一单，政府难道还敢再任由人们游行集会吗？

不，应该是说，政府一直以来都不承认可过游行集会，从英殖民时代开始就是这样一路防范和镇压的。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他者游行运动？难道每一次的游行都会爆发种族骚动？

1998 年的“烈火莫熄运动”是场种族骚动吗？示威游行在一个讲求民主的国家是应该被提倡的，是靠群体的行动并将人民的声音直接上达给政府，当然游行的纪律是十分之重要的。只是没有想到，一次次的和平集会都被贬

低成非法，或是骚动的前兆，必须全部加以阻止来维持社会的安稳。我们要停到的就是这样而已吗？

从律师、BERSIH 到兴权会，请问有哪一个政党？哪一个不是和平集会？除了前者被顺利驱散，后者在没办法之下只好动用肢体对抗了，因为红头兵实施的是镇压行动，不是儿戏甚至玩笑。国会解散、大选来临之际又情人节刚过不久，你可以说是印裔无事乘机出来闹事。

但不妨想想，人手一朵送给首相的是代表“爱”的玫瑰，而非“恨”的石头、口号是爱国、爱首相的而非种族色彩的、极端、高举的是最高元首和首相的肖像，甘地的却明显已减少，要是“玫瑰运动”称得上是非法且不爱国的话，是否要来一场“玫瑰革命”政府才会笑哈哈兼冒冷汗呢？

2008年3月1日未发表



2007年兴权会万人大游行（图：网路）

选后总要退烧的

过去半个月的叫嚣和精疲力竭，总算送走了大选热潮。国会议席多少、州议席多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预料，不必有过多的猜疑和不服。人民唯一能够实行“制裁”的日子不多，仅一日而已，选了那么多年，有人大可试试改变结局、有人则满意现状、有人欲改变却不敌多数人的选择、有人更胜一畴，放弃投那神圣的一票。无论怎样，五年一次的激情，选后还是得过平常的日子，总该收敛了。

马六甲选战并没有北、中马那样备受关注，因为它们已经实行了轮替，连我们的邻居森美兰也不过差了那么一点。“反风”效应不算猛烈，但绝不可忽视，四年前不幸流失的马六甲市区的“回锅”已经看出人们对现状的不满，至于变天似乎不太可能。然看一看大选时的状况，马六甲人顶多是一大群人出席由在野党团所举办的讲座会，平时看起来则没什么大不了，凡人一个，没有人愿意表达自己是什么立场，也不会有什么抗议声浪什么的。

马六甲人始终是温和的，因为这是一个宁静和平的历史城。政治可以闹得轰轰烈烈，也可以是一场儿戏，但我们手中的这一票极为重要，多少能将服务不周到的代议士拉下台，这就是民主的微妙之处，就那么简单又神奇！不管结局有无改变，至少已经尽了赋予自己的公民权。

如今，轮替的五洲个州属因职位在闹脾气，马六甲没有风也没雨，只有首席部长脸色时喜时忧，宣布继续领导州政府。而我们身为一般市井小民还能有什么作为？就让赢得议席的人去办事吧，这是他们应该尽的责任，将那些大选激情从身边抛开吧，是谁当选已经不重要了，期盼的是民生问题能够尽快一一地解决掉。政治风浪已慢慢退潮，候选人尽了自己的全力，投票人也尽了自身的责任，一切又恢复了往日的为生活忙碌和拼搏的日子。毕竟吃饭才是第一，政治是之后的事，是好是坏，尽了人事，下一步只好听天由命了。

2008年3月14日 未发表

马来西亚第十二届大选变天之故

- “反风” 浪潮与人民的觉醒

“改革”（reformation）在马来西亚这个半极权国家（semi-authoritarian）裡看起来几乎是艰苦和不讨好的，其主要原因始终归于马国较为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所致，尤其是以马来人（“土着”，Bumiputeras）的地位来说是属于不可挑战的特权，种族之间的问题足以证明这道屏障阻碍了马国的民主进程。

1969年的513暴动事件后，马国人民就像患了513事件的“恐惧症”，加上巫统政府设下种种约束集会自由和镇压言论自由的法令，使马国人民一直无法脱离“后513时代”而造成对民主的恐惧和厌倦，导致马国人民对政治兴趣乏乏或不想加以理会的消极态度，都因这个国家政治并无多大改进的关系。然而，这些年来，人们忘记了自己手中的一票其实可以改变大选结局或是定一个人/政党的生死（存亡），只是从前，马国需要拚经济求发展来改变他们的民生，政治放弃在一旁也没甚麽关系。

今日，我们看到的表面是马国的繁荣和兴盛，反之，我们目睹的是更多的治安问题、种族课题、物价高涨问题。尤其是种族问题，长期的固打制（quota system）和过时的“马来民族至上主义”等偏袒一方的政策，巫统政客那种偏激的态度让其他民族极为厌恶之余，这种一边道政策如果不设法去解决，便将引起种族之间因不平等而再次爆发冲突，如2007年的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HINDRAF）的人权示威便是一个较和平式的警告，爆发严重肢体冲突的还有更早以前的美丹村（Kampung Medan）事件等。其他族群并非挑战马来人特权，相反的最好方式是和马来人合作，不管是在对这个国家的贡献还是福利，甚至一些权力都是不允许被剥夺和限制的，大家都身为马

来西亚人，应当享有平等的对待。和谐的马来西亚是大家共同去创造的，这不是一个人的国家或是一个人的政府，是生活在一起的大家一同共享的和平土地。

执政党口号的假象—安全？安稳？和平？

要知道，在马来西亚宪法保护下，华裔、印裔都是这个国家当初成立的合法公民，不是“二等的”、“三等的”甚至是“四等的”（民政党印裔党员语）。延续了去年的司法短片事件、毁猪事件、淨选委会和平集会到兴权委示威游行，都是“反风”越吹越猛的主因，再多的“安稳”（aman）也只是骗局，如此多的突发事件经已証明了马国的一些不平等的“化石政策”要是不求改变的话，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各别对待之外，马国经济走下坡的迹象也是败因之一，石油价格狂飙、粮食物价不停上涨、还有一大堆建不完的耗资几亿令吉的各州大工程，劳民伤财，贪官藉此饱吞私囊，却不顾人民一直在烦恼着的民生问题，对他们来说岂可是小事？我们的国家真的那麽“繁荣”（makmur）吗？

没错，丰衣足食对普通人来说还说得过去，但对贫苦阶级来说则不然，物价的急速飙涨应付不了没有增加多少的薪水，只能苦喊救命；反观公务员如警察、军人、甚至政府官员却一直在加薪，这又是甚麽样的道理？耗资千万以上的工程看不出甚麽生机，唯有喂饱了贪官的口袋，使“贪风”由上至下蔓延，苦了人民辛苦挣来的税金。看来人民要的不是好看和费钱的发展计画，而是想着如何去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安全”（selamat）又是怎麽一回事？犯罪率居高不下的马国要如何改善？近年来不停地传出“人民保母”的执法官员收小费和贪污的事件屡见不鲜，他们的无法无天让歹徒更觉得自己可以隻手遮天、目无王法。这种乱相是不曾有过的，而且还越加严重，掠夺案、抢劫案、杀人案、破门行窃案、强奸案、绑架案层出不穷，在屋内还得提心吊胆，整天出门都要担惊受怕，人身安全几乎达到零的阶段，怎麽过正常的生活？

对女性同胞来说，调查报告指出每天大约有九名女性被性侵害，马国的治安简直是完全失守了，任由歹徒对无辜者肆虐，亮了红灯却不知如何去应付。人民对执法人员和政府的保安政策信服力到底有多少？只讲他们办公有效率有准则、增加警务人员和警备、欢迎各族加入警队军队，又如何？至少，人民看不到任何效果而大失所望，在野党藉此打出了一些有助改善治安的政策再次加了分。

面对民怨四起的楚歌局面，司法失败、治安失败、经济失败，众多的执政败绩以致民心失守，执政党要挽回所有的选票恐怕很难！因此，“反风”的效果特佳，好得让人吃惊，执政党老掉牙的“发展牌”、“和平牌”不敌在野党的“民主牌”、“改革牌”。难道马国人民甘愿不要和平稳定的繁荣社会，而硬要去冒大险入所谓民主的、混乱的“虎穴”去？没错，人民就是对官僚主义主导下屡见不鲜的贪污和裙带关系看不过去，才冒这个险去投在野党，给在野党一个改变的机会。至于不投国阵就不爱马来西亚这种幼稚且无知的术语，我们大可将它忘掉，只要你人还在马来西亚的一天就等于是马来西亚人，政党儿戏纯粹只限于大选时期的疯狂叫喊，不足为奇，见怪不怪。

人民的无声抗议

否决国阵的三分之二国会议席似乎不太可能，这是因为马国政治的民主意识至今尚未成熟所致，巫统依然稳如泰山。在东马、马六甲、柔佛、彭亨等州属固若金汤，玻州太小、登嘉楼仍受发展牌影响；但是，今次大选还是给了他们一击沉重的打击，“反风”的狂吹就如“神风”降临那样，虽吹不倒国阵的旗帜，却打翻了其盟友的船只。马华公会形同 1969 年的惨败局面，民政党和印度国大党几乎全军覆没，三大在野党所组织的团队—民主行动党、泛马回教党、人民公正党一口气捲走了马国北至中部的州属—吉兰丹（回教党继续统治）、吉打、檳城、霹靂、雪兰莪、吉隆坡联邦直辖区，除了首都吉隆坡之外，其他五个州属将由在野党来领导州政府。民主的果实逐

渐在形成中，这全得归于人民对政局的不满，欲求改变现状，将选票投给在野党让他们来统治看看，这就是州政府第一次破天荒的“大轮替”，将创造马国史上最多的第一次，我们不难看见民主的一丝希望。此外，在野党也赢得了国会的 82 个议席，我们都知道“无声”的、只答“YES”的国会将不再，至少，持有不同立场的代议士终于顺利进入了国会，让国会更热闹和富有生命力，至少也有人会喊一句“NO”了。

虽然没办法见证“改朝换代”，但五十年所存在的陈腐和歧视至少注定了一代“执政王朝”的动摇时刻，改变了他们以往对人民民主力量的鄙视和置之不理。改革的成效是长期的酝酿，至少在 513 事件后，马国的政治卡在停滞不前的状态，一些基本人权也被夺去，人民只能透过“无声的抗议”一投票来发出自己的怨言和表态自己的不满，单凭选举的结果就可以肯定。这就是人民唯一的选择权，不可忽视的“人民力量”（people's power），虽然我们没有太多的自由空间，像菲律宾那样的示威游行，也许亲爱的马国人民宁愿不要太多的骚乱，而另外选择一个较为合适的管道一选前不表态自己的立场，选时静静地去投票，怎知这一招却派得上用场。大选前的局势显然为执政党团获胜，竞选的资金自然不在话下，助选团也足够，所以他们往往报有乐观的态度来面对大选，怎麼知道会反被将了一棋突然落选呢？在野党团接到的则是更多的惊喜，亦不知所措，一日之内竟成了州执政者。明显的，执政党团要好好反省自己的错误，不管是对内还是向外。

预测选后的结果本来就是盲目的，过早的兴奋将背负后果惨痛的代价。由于往年执政党团的胜局令他们显得趾高气昂，而忽略了人民对时局的不满，结局是怎样其实一点也不会令人惊吓，也不得不佩服马国人民的勇敢，至少执政党的选举威胁无法对他们怎样，因为“受够了”（“enough is enough”，民行党选举口号）。毕竟，在野党在选前已获得了多数人的认同和扶持，改变的风浪（wind of change）已降临马国大地。称这是一场“无声的革命”（silent revolution）或许太早了些，虽然这只是刚起步的民主进程，“维新”（renovation）可能较为贴切吧？至少“改革”的初步已经完成了一大半，马国也已经进入了政治“两线制”的时代，在野党暂时可以抛下“在野”的名誉，进驻州属的“朝中”为人民服务办事了。

2008年3月14日未发表

谁说人民不晓政治？

大选后是政治退烧期，但认真地想了一想，这有点儿别扭和矛盾。选举的时候我们将心目中的一票投给了本身认为可信赖的人，不管那一方赢了或是输了，选后总有一些话题性的新闻出现。而我们身为大马公民，你所选择的一方赢了，自然会继续追新闻，读读那个政党，或是那一位代议士会实行怎么样的政策，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就算是心目中的那位输了，一些人也仍满腔热血，在选后指责另一方不行和反省大选的胜利与败因出在那里。

或许，大马人沉默了太久，但这并不代表“沉没”，至少今届的成绩似乎让全马的选民大惊一场，实在是很难预料会有这样的成绩。“反风”效果不用说已经成效，但选后是选后的问题，不是一时的激情和呐喊胜利了就可了事。所以，选后才是真正的紧张的时刻吧？各州首先要宣布由哪一个政党领导之外，国会内阁重新组成一届新政府等。

尤其今届是最不寻常的一年，在野党团一举攻下的五个州议席，这使得人民更为关注今年所谓“两线制”政府的这种新鲜事了，因为这是历史性的转变，引用一句孙中山的话：“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大选结果是人民决定的，是合理的，世界潮流是什么？我只能说一句：民主。转变不是政府拟定的，反之，人民看惯了官僚之间的朋党关系、裙带关系、贪污腐败、经济陷入沼泽、治安败坏等一连串问题，能趋势他们改变的绝对不只是去年的零星集会那么简单。

因此这可看出人民是关心政治的，所谓的无知只是表面上的“轻视”，表达不满的方式未必得要集会游行和暴力式的，棍棒与萝卜之间的抉择，人民宁可选择萝卜一投票方式来解决，怎么可以说他们都不懂时事呢？首推大马的“咖啡店文化”，只要你愿意坐下来，啖杯香浓的咖啡聆听隔桌阿伯们的话题，自有分晓。注意！这不是盗听行为，是民间最普遍的朋友间的“论

坛”，最近读到某报章说某落败的候选人要以这样的方式来亲近民众，从中了解他们的心声和怨言，好样的！

2008年3月17日 未发表

二·补选&州选观战

加腊士补选与姑里

308 政治海啸后，我国人民除了迎接两线制，还得忙数之不尽的补选。无论是国会抑或州议会补选，其实都伴随着哀伤；除非发生某些政治变故，否则它跟某代议士之死脱离不了干系。乌雪补选后没几个月，传来了丹州加腊士区回教党州议员仄哈欣病逝的消息，无论是喜是悲，第 12 届大选后的第 12 场补选终究已来到。

加腊士选区坐落在巫统元老、同时也是丹州贵族的东姑拉沙里的话望生国会区内，历经沧海桑田之苦，再也攀不上高位的姑里，没想到在此时却备受国阵-巫统的青睐，任命他为助选团总指挥，掌托国阵一方之大权。这次倒轮到姑里不知所措了，是喜或悲倒无人知，反正已受到党的“钦点”，就得好好行使这项重大任务，谅姑里也不敢掉以轻心。

姑里是退居幕后者，这场补选无非是为其增添了不少人气，在中文报章访问他时，也娓娓道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拉沙里当年是马哈迪的劲敌，只不过一山不能藏二虎，随着 B 队的败阵，他创立了 46 精神党和巫统对干；但最终还是“身负重伤”重归巫统，势力逐渐萎缩。

访谈的内容中，他非但抨击马哈迪的自大与破坏力，更指出纳吉的“一个大马”严重分化国家，跟主流政客之话语全然相驳。若说当今巫统充斥着许多备受质疑的“开明派”人物，倒不如学习姑里这名常唱反调、并持有独立主见的老姜？

这名贵族出身的巫统元老，某种程度上跟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有点相似，他们思想中立，判断课题不偏不倚；不像马哈迪，无论任前任后的主张永远都是副自言其说的“种族牌”，孰不知巫统的极端和流氓作风大多源自老马时代。

因此，拉沙里这副底牌实在不简单，虽说大多数的补选都由民联胜出，回教党也不得不承认这将是场苦战，对想挽回民心的国阵来说更是势在必得。巫统为大将的“一个大马”团队目前已戎装待发了，马华、民政更是瞄准了华裔选民。巫统渴求非马来选票的意愿能否达成，且看其造化。但若国阵继续大搞种族主义“双边政策”，“一个大马”姑且就玩完。毕竟回教党的提议更诱人-可派华裔候选人上阵。

光明日报 2010 年 10 月 7 日



东姑拉扎里拜访加腊士选民 (图：BH)

巴都沙比仍是场硬战

无可置疑，沙巴州是国阵的强区，相反则是在野党的“毒药”，该如何解毒，首先得看看民联有何本事。巴都沙比国会议席补选便是民联反败为胜的前兆，巫统和回教党都不敢嚣张的加腊士补选若只有 50-50 胜算，那么巴都沙比更是民联无法预计的战事；能否冲破极限，顺利拿下这个沙巴团结党的重镇，除了三分天注定（命运），七分铁定要看实干了。

不巧的是，我们再次盼到了选举委员会会玩这招，把加腊士和巴都沙比的提名和投票日定在同一日。对经费、人脉充足的国阵来说根本不是问题，相对地对于在野党团的民联，林冠英姑且称之为“有利国阵，为难民联”，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力方面，民联都面临着困境，尤其是知名度方面，沙巴州对“政治海啸”基本不屑，振荡力无劲。

因交通事故不幸逝世的巴都沙比团结党国会议员蒋国华是个侥幸的人物。他本人于 2004 年大选第一次上阵，当时是人民对新首相抱有无限幻想，以至国阵无敌称霸的时代，蒋国华在无人竞争的状态下顺利赢得席位，连选举活动什么的都免掉了。2008 年的 308 大选，西马强劲的海啸冲击国阵之时，蒋国华仍顺利以 3708 的多数票击败无党派独立候选人钟广维，缺乏人力的民联则没在该区竞选。

面对着国阵的强悍，是否意味着毫无胜算？这倒未必。东马方面，砂拉越的国会议席中行动党大选时赢得一席，诗巫补选中黄和联更是险胜人联党候选人。我们都知道沙巴州民联，只有行动党的邱庆洲是民联唯一的国会议员，沙巴也并非没有“改变”的症状；相对国阵只会派更多短期糖果的手段，民联得使出对人民更为有利的纲领，以便让当地百姓意识沙巴改变的意思。

义何在，沙巴必须要有改变才能否决沙巴巫统独大、多元环境逐渐被蚕蚀、非回教土著权益遭到掠夺的现实。

此外，已退出国阵、并不属于任何阵营的沙巴州真正的“反对党”沙巴进步党据说也宣布角逐，表示着巴都沙比已进入三角战，但胜算有多大？沙巴进步党是典型的“青蛙政党”，1994年从团结党倒戈国阵时自立门户，2008年又退出老大哥阵营宣布自治，若说名声早已不济，进步党更痛失了国阵的资助，已是完全独立的状态之下第一次参选。杨德利再次搬出了地域主义为主的牌子，能否赢得沙巴本土人的支持，以此否决外来的两大阵营？尚是未知数。该党有两名国会议员和两个州议席，是在国阵时代顺利夺下的。

沙巴州民联有个缺陷，就是友党之间的不和谐，在分配议席方面的问题互不相让。勿忘邱庆洲竞选亚庇国会议席时的敌手不仅有国阵-团结党，更有来自公正党的候选人。巴都沙比的硬战中，民联各友党也各自声称有参选的心愿，但民联最终也仅能派出其中之一人，而且要是胜算最大的那位（无论党派抑或候选人）。

近日的报道传出公正党内部协调上都产生了激励冲突和分裂。这不是争吵的时候，国阵信誓旦旦、拍足胸口保证能重夺回来的阵地；而此时此刻，民联还在为候选人、改州党内部争论不休，试问该如何展示改变沙巴洲的意愿？抑制丑态，搞好党内外团结为重吧！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10年10月17日

种族政治的补选

万里茂补选的选民绝大多数是马来人，占了近 65%；接着是 21%的华裔选民和 14%的印裔选民。此地由于被喻为国阵堡垒区之一，民联三党惟有使尽全力，奋战国阵动用的庞大竞选机器。

由于是马来人选民为主，所以国阵必定派出巫统，而民联则是回教党候选人上阵。回教党的友党仅有行动党和公正党两个多元民族政党，别无其它。怪就怪在，国阵不仅出动所有的友党，甚至不知打从哪里冒来的政党也分一杯羹，似乎“一个大马”对国阵真的很好用，有钱大家一起赚；至于送钱派礼物方面则靠“一个大马”组织去做，方便躲过选举贿赂的罪名，真是一举两得！

某姓吴文棍在报章上有篇“建设性”的文章，指出为何要行动党一定要争夺华人票，因为它是一个多元政党。关键是，被国阵严重洗脑的土著群体、又或是受国阵“恩惠”的人们，会敢转投民联吗？既然行动党多年来有庞大华裔支持者，为何不可争夺华裔选票？虽说华裔选票在丁能、万里茂以至吉道都算少数，但亦是势必争夺的宝贵选票；此外，行动党亦很努力争取印裔选民支持，姓吴的难道眼瞎没看到？再者，行动党代议士里全都是华人吗？

有国阵政府存在的一天，种族政治要说突破真的很难，民联政党的窘境虽有，但已逐渐获得改善。回教党里的非回教徒可加入支持者俱乐部、行动党欲广收马来同胞为党员等，证实了民联正在逐步改善族群间的隔离感，促进彼此的了解与和谐。相反地，国阵自“一个大马”后的每场补选，都是打着“一个大马”旗号，根据种族多寡来炒作族群情绪。譬如巫统专门搞定马来人区域，在马来人地区说一套；马华专安抚华人，在华人地区说一套，种族政治不减反增几十倍！更甚的是，连民政党、人民进步党这些所谓多元政党，亦做不到多元，甚至还沦落成华裔党、印裔党，证实了国阵种族主义政策之可憎。

最可悲的无疑是印裔同胞，以往印裔选民是交由国大党来处理，现在可复杂透了。国阵在万里茂当地分别设立了许多成员党的竞选团队，马华和民政派无疑是来负责华裔选民，负责印裔选民的则多达六个政党，甚至已盖过

了国大党的声威。它们除了有人民进步党（很多元的老党？），还有各大亲国阵的新旧蚊子党-大马印裔穆斯林大会党（KIMMA）大马印裔进步阵线（IPF）、人民力量党、大马印裔联合党（MIUP）等等，看起来很“进步”、很“联合”，到底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还是印裔的福利；是联合，还是分裂？说到来，它们的目的还不都叫你投国阵、投巫统。

种族政治在万里茂仍是处于玩火阶段，巫统依然纵容土权玩弄极端种族主义，另一边却用糖果来利诱选民，是问哪个选民会不开心？但补选完结后，一切恢复正常，到头来还不是一场空？选 racist 抑或选 alternative、选贪污还是选改变、选暂时利益还是选子孙的未来，吁请选民们要三思而后行，切勿被分裂国家的无耻政客集团继续欺骗。

初投当今大马-读者来函 2011 年 2 月 25 日

亦可送菊花给马华？

马华声称接获万里茂选民投诉说回教党候选人尤海扎不懂华人习俗，以菊花拜票。看来，马华除了大玩回教国议题来恐吓非回教徒，也很拼命地挑逗种族情绪。马华不了解回教教义也就罢了，有部分低等网军甚至到处传播行动党“消灭华人”，我们不禁想问问国阵，贵种族政党分明以民族沙文主义为主，怎么却套在了行动党头上？行动党是多元政党，若多元、互相了解可以“消灭华人和其文化”，那么“一个大马”为何物？外星不明物体吗？

马华不懂得尊重他人习俗，却抹黑他人不懂华人习俗；马华要代表华人，要用“党性”来牵扯华人。但非常抱歉，我们不吃马华那套。拒送华人菊花是约定俗成的传统习俗，却非必然的，它非仅局限于扫墓（所谓送人菊花不吉利）、悼念故人，菊花常见的有黄、白两种，花语中含有高洁、长寿、怀念之意，丧葬或扫墓时使用的大多是色调低沉的黄、白色菊花。

据文献显示，菊花盛开于九月，时逢九九重阳节，菊花与重阳节相连，被赋予吉祥和长寿的意义。东晋陶渊明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若按照马华的逻辑，岂不等于“悠然见荷兰”？因此，菊花在中国传统文化有两种含义：高尚的气节和吉祥长寿。

反之，是问送花表达仰慕和爱意是否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在欧洲传统文化中，菊花是墓地之花，所以送花给客人或是携带身上时，切忌使用菊花。以法国为例，花言花语更为繁杂，哀伤的菊花非但不能送（仅限葬礼），连牡丹花、纸花都列黑名单，母亲节送给母亲的康乃馨在法国代表“不祥”，所以在法语区国家，人们是不可能母亲节送康乃馨的。

古代以菊花代表祝福和赞赏活者，当代则是悼念故人，华人传统该怎么分清界限？难道菊花表示长寿的传统意义，都要框入“送你去荷兰”的范围？这不是中华传统，这是因为藉此大做文章者知识匮乏、视野狭隘。回教党候选人尤海扎是马来穆斯林，马来传统习俗深受回教文化影响，回教社会中的菊花和中国传统上的菊花意义相近，即表“吉祥”；赠送给女性更是表示友好与和谐，正符合了菊花花语中的“高雅与纯洁”。

白色菊花固然是悼念故人，但黄色菊花可献给敬重的师长，因为它代表高雅的气节，紫红色菊花代表热烈的生命。明显地，菊花可明可暗、各表生死，只要献花时谨慎选择便行。尤海扎或许分不清楚颜色之别，或没搞懂华人的敏感度，但赠送菊花并非“反传统”，跟所谓“华人传统”根本是两码事，马华要危言耸听，我们也没法子。最重要的是，一旦弄懂了，我们就要醒觉、要客观看待现实，以免某些种族主义者老借这个传统、那个习俗来捆绑我们的神经。

华人避讳“No.4”，西洋基督教徒避讳“No.13”；但马来同胞喜欢“No.4”、锡克教徒崇尚“No.13”。因此，相互了解、彼此认同才得促进族群、宗教间的和谐。国阵等人害怕大马唯恐不乱，若让继续这样搞下去，大马族群的紧张关系非但无法获得平缓，甚至还有仇恨的可能。民联并非无乱瞎搞，相信马华炒作的这起“菊花事件”，亦能使我国人民看清他们无计可施、煽动种族情绪的真面目。

扫墓的花谁说仅限菊花？只要是颜色低沉、素洁的花朵即可，当中还包括了玫瑰、康乃馨、百合、小苍兰等，若按照马华的滑稽言论来推论，情人节、母亲节岂不都等同于“不吉利”？

初投当今大马-读者来函 2011年3月2日

华人票又回流？

吉道和万里茂补选国阵大胜，马华迫不及待立刻宣布华裔选票回流？关键是，华人票回不回流跟巫统候选人之胜利，仅为一小部分因素。

无论是吉道抑或万里茂，华裔选票都属极少数，国阵根本就无心经营华人票，因此更专注于马来选票走向。国阵的补选目标是希望回归到 2004 年的 5000 张多数票，但无论使近多少力、拨下多少款，能无力再回到“寻梦园”，3000 多张的多数票已足矣。反观回教党，虽然是败了，但不至于惨败，民联仍然保有 2000 多张的票数，支持率还算稳定，并非国阵所说的那么夸张。

较早前，某吴姓文棍撰文讨论华裔票问题，华人票是否如此重要？对于马华，那是当然的事。马华自喻“华人代表”，华裔选票是决定其“去荷兰”与否的试金石，因此格外注重。吴氏抨击行动党乃多元政党，为何一直和马华争华裔选票，这根本是无稽之谈。

对行动党而言，马来选票都集中于回教党手上，惟有尽力去争取华、印裔选票，这是种族政治荼毒已久后的现实窘境，要即刻消毒唯恐很难。若国阵说三道四，那不妨回看自己“一个大马”的运作模式吧？

此外，吉、万双补选的投票率增高是国阵胜选的因素，高达 80%的投票人数，比起 2008 年还高出许多，明显地，年轻选民和中间选民的比率增加，华人不华人并非关键。

单以当地人口比率来划分，吉、万两地的华裔人口极少，尤其以前者为甚，要说华裔选片回流国阵，得看回流了多少，区区几十、几百票能否算回流？若按照马华的逻辑，回教党候选人岂不输掉按柜金，那 2000 多票是从天而降的不成？

纵观而论，民联并无输掉基本盘，仅是投票人数增多和国阵支持者众多的假象，巫、印裔选票大幅度增加是肯定的。以万里茂为例，回教党候选人连家乡津津的支持率都输尽，支持率竟然还有 2000 多票，这不是魔术更非奇迹，是反风依旧的迹象。

不投国阵者坚持不投国阵，这是毋庸置疑的，马华不必白费心机、危言耸听了。

中国报 2011 年 3 月 11 日

民都鲁助选二三事

砂州选提名日前天，我随同马六甲行动党一众人抵达民都鲁，展开为当地候选人周政新守土的任务。

民都鲁的选情满热，不如古晋、诗巫、美里等大城第一周就万人空巷，但随着反风的吹袭，民都鲁也不甘示弱，群众大会气氛渐热烈。民都鲁民风保守，不易看透选民心。2001 年，周政新当选基都隆区代议士，单枪匹马；2006 年，他的蝉联被勘定为砂火箭奇迹，可见选民一点都不简单，是名副其实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

民都鲁没有市议会，只有半私营的发展局，对选举诸多刁难，比如树木、电灯柱不得悬挂选举旗帜和布条，不准随意张贴海报，所以一路上能看到临时塔起的大小广告板和吊挂一旁的旗帜和海报。这几点足以让西马同志惊讶，敌人经费十足，火箭则需面对人力和资金短缺问题，所以甲州和民都鲁同志均匀分配工作，从市区到乡区，展开 10 天艰苦的竞选宣传战。

周政新为人低调，办事能力却超乎常人，不仅市区名声颇高，值得加分得是他一口流利的伊班语。他为捍卫伊班人权益和土地而不遗余力，并多次探访郊区贫困居民。就算是演讲，周政新也专攻本地民生课题，鲜少有激烈抨击的言论。相反地，人联党候选人一问便是“十年来做了什么”？同时，他们也避开本地课题，拼命抄袭砂州国阵的纲领，和人联党一体攻打的“以华制华”和“反对东渡政党”等极端言论。

但周政新对选民抱有希望，捍卫剥削者和随意控告他人的律师，有何能耐获取选民芳心？所以，投票日当天我们已不感到意外，投票率虽仅 70%，比起上届却高出许多。当每一站的每一个票箱都频频传出“DAP”票数居多时，胜利已在望了。不出所料，选委会延迟至十点多才宣布中选者，虽有两个票箱迟未送达，但荧幕上的多数票已成结局。

周政新以 12493 票击败 5563 票的林光猛，创下多数票近 7 千的佳绩；林光猛随后也消失踪影，连感谢选民都省了。回想起竞选期时，敌阵的嚣张程度，如包揽公共汽车做宣传；出动车队、摩托车队骚扰演讲；施压印刷反对党宣传品者等，如今得以一目了然。这就是物极必反的结果，也证实了“以华制华”不具意义，吓不了华裔选民。

火箭的狂胜也应感谢达雅反风助阵，周政新多年为土著争民权，也明显见效。砂州人以往见步行步、毫不马虎，国阵低估选民智慧，以为他们只懂投情绪票，频频自报其短，反而助长了反风的狂吹。砂州率先为国阵敲下了警钟，若不以民为本、以真相说服百姓，下一届大选将会很有看头。

东方日报 南马版 2011 年 4 月 21 日

什么是一个大马

12 支火箭和 3 只蓝眼射入砂州议会，打开砂州政治新格局，意味着多数城市华裔和少数土著的政治觉醒度已增强。很遗憾的是，大马政治文化何其肮脏，不仅政客接连喷洒种族言论，许多评论都异常偏袒。无论州选前后，都企图否决民联在砂人民的地位，把反风扭曲成祸因和不幸。

民联，尤其是火箭，在选前一直都不被看好。不管是倒白毛还是否决三分二，客观者会以实证作为推论，来预测选举的结果。但有更多的，是取民联的弱点大肆批判和摸黑，这种“旗帜鲜明”的时评，能看么？

砂州选时我人在砂州，为基都隆区候选人周政新助选，间中更是走访了城内郊外。砂州大城市每晚讲座万人空巷不说，当你拜访长屋并知晓土著的处境，感受他们的热情支持时，我们心中早已有数，伊班人都吹起了小反风。

正如某大人物问我们：“你们到底要改变什么？”看看砂州人民的处境，还有贪污滥权所导致的后果，砂州人民普遍认同改变的涵义。翻看今届砂州选成绩，除了民联胜出的选区，别以为国阵稳住江山就无威胁，许多选区的民联选票有剧增的迹象。

然而“选后诸葛”，民联赢了 15 席，更多人对之口诛笔伐。最典型的以老马和老蔡为主，“一个大马”空喊久了嘴巴酸，开始自揭其短；前者一贯伪装“多元”，嘴里出来的是行动党分裂大马、华人否决多元、后者则一贯“沙文主义”，口吐行动党“以华制华”、导致华人在野等。看到国阵领袖的丑陋之处了吗？慢着，还有巫统议员和《前锋报》等，企图把华社喻成不可信赖的人。

好一套逻辑！不投国阵就是不爱国、反对和谐。国阵真把人民当蠢蛋了，尤其是理智和不满的一群，我们都成为眼中钉了，这就是他们应许给我们的“一个大马”吗？选民投下了神圣的一票，以民主方式选出了代议士，不管是反对党或否，都应当受到重视。显然，国阵并非一个称职的民主政府，是群丧心病狂领导的利益集团。

近来有民政党人在报章撰文，除了谩骂和羞辱，还有刻意掩盖事实。在他们文章里自己人最赞，什么演讲队，都是群散播种族思维的团队。人联党有布条讽刺民联是“东渡大白鲨”，但对于这些“毒草大白鲨”侵犯砂州和谐却无计可施，可见人联已违背多元政党的宗旨，输到贴底已是定局。民政党可别忘了自身是多元政党，竟然和马华一同威吓华社，这才“丢架”！

他们歌颂贪腐的白毛和朋党，助纣为虐、散播毒草却当没事，砂州人民求变、要拔毛却被狠批种族主义、搞分裂、华人在野悲哀，大马人投选了民联难道就该死吗？我们恳请整天喊“一个大马”多好的机器人出来解释，何谓大马人和“一个大马”？不要照搬口号！

火箭报 2011 年 5 月号

种族政治的把戏

砂第一副首长职和助理部长职的委任上，国阵毋庸置疑地再次耍弄种族政治，触意把砂州华人当公敌，并以此作为威吓华人的手段，好让下一届大选“好之为之”，不投国阵就会受到“在野”的惩罚。不知马华此时是否“执到宝”，抓到话题大肆炒作马华“不入阁论”、“华人在野”呢？

其实，人联党贵为多元政党，在砂州时却使出弃保策略，威慑砂华社称若人联输完，政府里没有华人。若是如此，为何砂州多数华裔仍冒险把 13 名民联华裔送上州议会呢？

其实，人联输掉多数华裔候选人，却仍有两名成功党选，其四名土著候选人亦然。砂首长泰益却使出绝招，把固打给人联党华裔的第一副首长职悬空，而该“宝座”之前是由其亲家公陈康南胜任的，可惜今届被小刀锯倒。泰益出此下策，无疑是要教训“拔毛”的人。

国阵此举，明显故意制造争端，夸大华人反国阵，却不提土著反风。行动党攻打的混合区如马拉端、都东及基都隆等，皆为华土参半的热区，今次不仅突破却还狂胜；公正党出征的乡区虽败犹荣，在许多选区减少了国阵多数票，还添了两名土著代议士。

据学者碧洁威尔斯（Bridget Welsh）的报告，土著投反票的机率比华裔还高。下议院副议长旺朱乃迪声称“华人不支持国阵”，所以委任人联比达友籍的哲厉为助理部长，根本是乘机煽风点火，把委任官职当种族筹码耍。

若人联是输家，也赢了“不厚脸皮入阁”，那黄顺舸既是异数。但泰益仅委任他为高级部长，和人民党与民进党魁们同级。人联党兵败却仍有六席，与民进党平起平坐，黄顺舸就算入阁亦不为过，毕竟他不但代表华社，还是人联第二把交椅。泰益这么做，是人联党负起败选责任（失去华社支持）？抑或泰益从中搞鬼？

关键是，人联党乃多元政党，不是马华公会，为何要充“华人英雄”？有趣的是，除了土保党，人民党和民进党虽号称达雅党，却也有不少华裔党员。前勃拉固州议员孙伟瑄便是人民党中的华裔，其父孙志桦自达雅党时期

便赫赫有名，可惜因党争导致无法出征，勃拉固还不幸被独立议员胜出。若孙氏上征并胜出，是否亦可胜任第一副首？

选举属多数决民主，根本不该以有色眼镜污染，华人不支持国阵根本是无稽之谈，难道州选中把票投给国阵的华人都不算数？此举不仅眼界狭隘，而且卑鄙可耻。国阵是否也该检讨下，为何部分砂土著一改前态，会将票投给民联？

东方日报 2011 年 10 月 4 日

2011 Sarawak results		
Majority seats	Average increased turnout from 2006 %	Average opposition gains in % share of majority of voters who voted compared to 2006
Chinese	8.7	13.4
Iban	8.7	14.2
Bidayuh	7.1	17.9
Malay	9.0	18.4
Orang Ulu	5.6	20.5
Mixed	5.7	24.8

Source: Bridget Welsh
Azlan Zamhari / Malaysiakini

2011 砂州选中选民投选在野票的投票率

(图：当今大马)

三·有关国阵

巫统改革的困境

首相阿都拉宣布钦定了副首相纳吉作为“二项重职”接班人，并于 2010 和 2013 年大选前分别将巫统主席与首相职权交由纳吉接管。由于事情发展得太突然，国人最多只能待看阿都拉如何在剩下的几年重整巫统和国家大局，接着是抱着异样的心态等待纳吉接替。至于权斗渐升温的巫统有满意决定之人，更有反对的声浪。

犹如现任日相福田康夫子承父业一样，纳吉成为了大马首位承接父辈衣钵的领导人，其父敦拉萨曾在 513 事件后将东姑拉下马，纳吉会否有所作为？只是无论敦马怎么煽动也好，阿都拉还是选择了纳吉。只是，于 10 月举行巫统的党大选还未召开，阿都拉就急着预定了纳吉，是否会惹来更多寻求改革的党员的反感？阿都拉口说巫统要改革，却亲自作主选了接班人，无疑是自打嘴巴。

308 大选后巫统内部提议主席的职位应当废除固打，由所有党员投票决定继承者以示公平竞争，要告别敦马时期遗下的霸权主义以求党民主制，“反对派”老大姑立便是提议者之一。

基于此事，副主席慕由丁的处境极为尴尬，部分党员认为慕由丁才是合适的继承者，尤其是力挺他的莱斯·雅丁是这样认为的，这一班应该就是赞成党主席选举制的人们了。《新海峡时报》在 7 月 11 日刊了一篇题为“慕由丁的困境”的有趣评论，慕由丁陷入了党与个人的困境，左右为难，阿都拉

选择纳吉的理由是安定政局、巩固并团结巫统势力，慕由丁要是角逐主席岂不是等于“分裂”？最好是保持沉没为妙。

只是，党内基本赞成以投票来选择主席一职的有多少？多数在朝议员如总书记东姑亚南、青年团长希山、凯立、泰益等人多势众的“顽固派”全盘认同首相决定，跟着走准没错的了！而另一方，沙里尔等开明的“改革派”的立场相反地被削弱不少，巫统党内改革初步由公开竞选主席而始，依情况看来是注定失败的了。

“顽固派”恐怕已形成了一鼓“反主席选举制”的力量，公开反对那些意图挑战“二项重职”的人，如以顽固出名的甲州首长鲁斯丹坚持这是党的传统，此二职只可由前任党主席决定，不允许违抗，十足老派政客“封建思想”的强硬主张。全体巫统党员愿意信服呢？还是推举候选人应战？

敦马在其部落格写道，纳吉不过是在阿都拉卸任后继续领导至 2013 年大选的“代主席”而已，继承者相信是“最忠于阿都拉”的人，此人又会是誰？巫统的继承人问题估计将愈演愈烈、越闹越僵。

中国报 2008 年 7 月 17 日



巫统要的是改革

远在罗马尼亚的首相署部长纳兹里，撰文反击《前锋报》的极端言论和挺土权组织的狭隘思想，实在是大快人心，让右翼专栏作家阿旺斯拉末顿时无言以对，赢得了全国民众、以至在野党的赞扬和鼓励。

纳兹里在阿都拉任首相时期特别妄为，老是发表激烈的种族言论，跟爱出风头的凯里不相上下。随着阿都拉黯然下台，年轻时也搞过种族主义的纳吉大举“1个大马”旗号，主张种族团结与和谐，一瞬间纳兹里、凯里等都成了“开明派”，一致反对极端主义，试图赢回非马来人的信心。

“一个大马”搞不搞得不好，终究得看巫统脸色，马华、国大、民政之流，说得再好也没巫统直接表明妥当。就疏远土权而言，纳吉和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就先已先止步，使人大失所望，非马来人还以为巫统真的拚了，没想到只是“车马炮”，继续和土权搞暧昧关系。

就《前锋报》反主子一案，巫统就显得力不从心，明显地土权主席阿里和《前锋报》主笔们可威风了。于是，他们毫不留情地撰文攻击起那些“开明派”来了。

“一个大马”理念十分模糊，除了首相纳吉三不五时到处宣传，还多亏莱斯雅丁、纳兹里、凯里等，却不见其他巫统部长和议员胆敢抗衡土权和极右组织。纳兹里的一封长信，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间接助“一个大马”一臂之力，信里的那份坚定和豪放，丝毫不给阿旺和土权面子，敢于和他们对着干，还数落起马哈迪当年流失华裔选票的事实。

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并非藉由主流媒体发表，而是极右组织高喊要政府关闭的《大马内幕者》，此举为何？唯恐《前锋报》都不太清楚，总之他们就多了个挑战者。

只不过，单凭纳兹里等党内小众力量是不足够的，纳兹里一派再苦口婆心，最终赢得的是非马来人的心。但这样就能俘获非马来选票了吗？《前锋报》是马来人的主流报章，巫统的喉舌，而今如此之放肆，可见巫统还是没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不得不考虑马来票流向的重要性。

用文章来相互喊话是没用的，巫统要的是全面改革，当然免不了会内斗，巫统真的准备好迎接“一个大马”了吗？有待观察。

南洋商报 2010年9月25日

反驳敦马的“独裁论”

真可谓姜是老的辣，笔名 Che Det 的敦马哈迪并非越老越糊涂，而是言行举止渐麻辣。他退出巫统却反复嘲讽巫统革新、培养极端新势力的土权组织并委任“实权领袖”、强调马来人优先。他永远是马来人（马来西亚人民？）的大救星，虽然他如是说，你亦可说他臭美、自命清高，但确实如此。

在巫统举行的国际论坛中，敦马再次发威，发表了一党专政的“独裁有时候对人民有益”，还标榜了自己身为一名“独裁者”而乐在其中。我想隔岸的李光耀听了都汗颜，在其强权统治下的一党模式，李资政不自比独裁者，新国不也进步了吗？发展甚至还比马来西亚神速不知多少倍。敦马非但自比独裁带来进步，还自夸没有他就没有稳定、没有进步的大马。咦，听起来很耳熟，不正是执政党竞选期间的口号吗？

大马很“独裁”吗？我们有执政党联盟，时而还有在野党联合，实行议会制民主，每四或五年举行大选。马哈迪之所以跃升的“独裁者”身份，还得感谢议会选举制为其铺垫呢，否则人民宁可用手中一票来选举国家领导人。

21 世纪已迈入第 10 个年头，当今世界的独裁势力倒的倒，未倒的也已苟延残喘。朝鲜的世袭强权统治前途已不再光明、缅甸军政府长期忽视民生，选举都有造假的嫌疑，而那些过去的共产国家，也大多历经了民主改革之洗礼。

敦马宁愿举中国大陆为例，却不去观看那些现实中仅存的独裁国家，毕竟中国大陆老早脱离了捆绑经济的计划模式，只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早就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了。能跟马哈迪等同时代的“独裁者”，那些国家或许替换了政府，比如邻国印尼的苏哈多于 1998 年被人民踢下台；也就在当年，安华的“烈火莫息”运动格外震撼，差点危及马哈迪的领导地位。

敦马的 22 年里，国人不曾忘却他的强势领导，为国家发展带来了进步，虽说如此，其遗留下的烂摊子亦不少，这就是他实行经济开放、政治独裁的后果。中国大陆目前所面临的问题皆源自于此，温家宝虽不时提议民主开放，但前提是必须“正常秩序”。

何谓正常秩序？刘晓波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是不合法的，颁发给中国的反政府罪犯既是向共党政府挑衅。中国的民主总而言之就是党“代表”你，反党反政府者等于“不正常”。

敦马或许真的健忘（mudah lupa），在他任意妄为的“独裁”时代，巫统一党独大、种族主义扎根、经济发展停滞、外来移民增倍、司法权问题等至今都未获得顺利解决。如今，大马正朝着转型的趋势前进，敦马仍不停宣传“自我”，企图创造“超我”而刻意忽视“本我”。敦马的“本我”，国人皆知。

南洋商报 2010 年 10 月 21 日

民政党的 Finale?

民政党本是个卓越的自由主义政党，可惜却被国阵这艘以种族主义、反民主为旗号的破船所拖累，招惹一身遍体鳞伤。尤其是它们的重镇槟州更是落入了民联政党手中，“上京计划”又惨遭滑铁卢。真可谓丢了颜面又失地盘，苦不堪言呐。

党主席许子根虽吃败战，却有幸受到纳吉的“钦点”，以上议院身份进入内阁，充当首相署傀儡以及扮演“一个大马”的游说角色。他甚至不敢多提一句党内纷争，仿佛置身事外。时任顾问的元老级人物林敬益愤而辞去党职务，直言批评党主席没胆量、不敢得罪人。

民政自政治海啸后遭受人民的唾弃，身处于水深火热中，进而激化了党内纷争。党内多数分子要召开特大准备“倒丁”福南，除媒体踊跃报道，党员们看起来却毫无表情，仍继续高喊着团结，仿佛若无其事。

民青总团长林时彬年少气狂，胆敢挑战巫统把槟州让给民政党，并呼吁国阵恢复成立初期的平等权力。你说这是幽默呢，还是“不见笑”（tak tau malu）？莫怪时评人针对此课题批判民政不知量力，着实可悲到极点。

在槟州几近输光之下，巫统敢于挑衅民政让出竞选席位，试问民政拿什么筹码跟人较量？身居劣势之下，连马华等老店都没胆提及跟巫统平起平坐、分享权力，你民政这输家算老几？就算颇有勇气装扮威风，也得有人与你一同鼓掌共鸣凑效。很抱歉的是，一个手掌拍不响，成员党们非但无人响

应；巫统甚至根本就不当一回事，你民政要瞎闹就去闹，反正他们只顾及马来票。

民政失利大受刺激，党内又乱糟糟，子根愿出席马华代大而躲避党特大，是否意味着民政大势已去？有人再建议倒不如跟马华二者合璧。著名时评家谢诗坚断定此事“有路无门”，民政跟马华本来就若即若离，元老林苍祐、林敬益等皆马华党员出生。相比起创党时主张的多元路线，民政更像是个华基政党，俗称“马华第二”。就算是有人愿意撮合也不足为奇，说不定还能乘机东山再起？

谢的文章指出，民政回拒的理由是“理念”不同，它想维持多元政党的角色。2006年时，霹雳州的印基政党、同样号称多元的人民进步党亦曾招手谈合并，子根表示纳入考虑。308前，他们当时各个都坐稳河山、各有所职；308后，他们兵败如山倒、失去基本盘，情势格外狼狈。民政何不好好考虑合并的 offer（邀请/折扣）？

火箭报-读者来函 2010年11月号



“自由主义”政党？（民政党徽）

民政党懂啥历史？

吉打、檳城民政近来针对檳州主权问题穷追猛打，一边说檳州民联无能面对、一边又称是在搞政治把戏，难道檳州政府真的无技可施到要执政檳城多年的民政来指教不成？

民政党总秘书邓章耀 12 月 11 日撰文《中国报》，扯了一大堆教科书版本的历史，边“教导”边抨击檳州政府手软。其实，前首相、吉打“民族英雄”马哈迪早就比大马历史协会吉打分会先咆哮檳州是吉打的一部分，而民政在位时为何不敢去讨不平、讨主权？

说来说去，又是“两面政策”在作祟，民政党是国阵友党，巫统占檳州多数时依然让民政老大执权，所以民政时期檳州“没有歧视马来人”问题。3.08 海啸后，檳州政权易主，人民换民联上台，巫统极端分子煽起“马来人被歧视”问题，背后竟然还有民政加油，结果越烧越劲（这是所谓“国阵精神”？）。

其实不难理解，檳州是殖民地的产物，当年亦不过是个荒岛。英国人借协助吉打苏丹而租借檳岛，怎知出尔反尔不了了之；吉打后来连威省都赔了。关键是，英国主子发展了檳岛，这是事实；檳州主权在独立后早已确立，亦是事实，你管那些官方史家怎么喊话？那是他们的发言权。他们当年要是敢叫嚷檳州并入吉打，说不定马来亚史就得改写。就像新加坡脱离马来亚那样，那些官方史家胆敢去讨回领地，声称新加坡本归属于柔佛政府吗？笑话，廖内群岛你要不回了呢！

再者，邓章耀呼吁檳州硬停止支付英殖民地沿用至今的租金，民政开口闭口檳州主权，试问当年执政时为何不敢去要求废除？不仅如此，还把自己干过的烂摊子全砸在民联政府身上，真当民联是“废物回收处”不成？

也难怪民政沦落到和落水狗没两样，输不起就得干正事、为民服务，而非整天依附在巫统背后打宣传，上报比“一个大马”搬戏了事，这样的政党莫怪遭槟州人民唾弃。

槟州施政“无能”，还不得感谢中央政府的“恩赐”？我国的联邦制度已沦丧到中央霸权的地步，地方政府就算由在野党掌托，亦摆脱不了中央的束缚；雪州民联既是个鲜明的例子。

民政想扯历史来辨明自己多厉害？别做春秋大梦了。民政已非当年击倒马华的民政，而是群只讲不做的政客集团，不难想象其为何而倒台。历史之所以吊诡，在于民政党不懂反省，还整天自圆其说，着实无药可救矣！

火箭报 2011 年 1/2 月号

解除国阵紧箍咒

挪威哲学家拉斯史文德森在其名著《恐惧的哲学》中认为我们就生活在恐惧文化之中。尔今以大马政局为例，自上世纪起便套牢的紧箍咒，将有待被解锁。

砂州选举刚过，我国华裔即遭受国阵政府的压力威吓。从砂州选前人联党企图恐吓投反对党将无华人部长、无华人代表，直到选后马华的“不入阁论”、马哈迪的言论威胁和《前锋报》的“一个马来人、一个土著”，大马华裔仿佛成了“分裂主义”、“反对多元”的代罪羔羊，是问华裔何罪之有？

我感到疑惑的是，有者还斥责华裔“生在福中不知福”，企图用宿命论来解释华裔在马的命运，并惯用陈腐的思维来说明：现实是无法改变的。他们举出例子更有趣，民联敢反对马来主权吗？民联敢废除 30%土著优先权

吗？值得嘲讽的是，这些约定俗成的条规，是经由谁之手正名化，是经由谁同意和默认？那些高调论证者最好紧记，华裔给予国阵最多信任票时，他们干了什么好事。

国阵在砂州选后应彻底反省，并探究国阵败因，而非一盖谴责特定族群。但“一个大马”总设计师似乎没有从中学习，却一再施计打击华社。首先再度鼓吹“马来人大团结”，重新点燃“回巫合作”，企图以此来反击“华社大团结”之谬论；再者是要华裔选民决定，要投选马华留在政府，还是失去华裔内阁代表权。

毋庸置疑，国阵在施压华裔选民，利用双重打击来恐吓华社。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危言耸听、扭曲事实的“党国思维”在腐蚀着我国民主。什么叫“牺牲执政党”、什么“牺牲内阁华裔代表”？第一、若政权交替，在野党成了执政党，何来牺牲不牺牲？第二、在野党同样拥有各族群的代议士，同样为各族群服务，华裔怎会没有代表？不支持马华就是华社损失的说法，皆不符合逻辑，简直低估选民智慧。

既然国阵对“一个大马”理念和绩效政策具有信心，为何却煽动种族情绪、恐吓大马华裔，岂不是在自打巴掌吗？明显地，国阵僵化的思维模式已表露无遗，叫人民如何信服他们是否有心转型、对“一个大马”理念存有冀望？

此外，更令我钦佩的是回教党的决心。巫统和马华历来双管齐下，一边咒骂行动党“反回教”、另一边大打“回教国”来摸黑回教党。今回政党以国阵走种族路线否决巫统提议，誓不背叛民联友党，使我们对回教党刮目相看，反之对国阵失望至极、嗤之以鼻。

拉斯有个总结：“我们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国阵制造恐惧巩固统治目的，人们就应当自我解除恐惧，坦然去面对和抵抗恐惧。效仿龙应台口吻：国阵，请用文明来说服我，不要再度恐吓我，因为我不惧怕你。

东方日报 南马版 2011 年 5 月 5 日

民政党难保议席

甲州民政党唯一选区将被巫统收回，民政党心急如焚，该主席许子根严厉警告甲首席部长阿里鲁斯丹勿觊觎成员党选区，副主席马袖强亦炮轰其违反“国阵精神”等。

其实，何谓“国阵精神”？时评人梁纪元有《巫统马华的国阵精神》一文，当中问及：“何谓国阵精神？国阵精神是巫统的圣旨？还是马华的家规？”。毋庸置疑，“国阵精神”某过于口头承诺与和谐，模模糊糊，其实乃巫统之令旗，孰敢反抗？

前阵子，巫统早已放话峇章胜算机率高，因此巫统有意染指该选区。巫统财大气粗、目中无人，根本不把衰败的民政放眼里。阿里如是说：“如果要拿回峇章州选区，我们会直接从民政手中拿回，而不是以调当选区的方式”，此番道理。

巫统老大颇照顾老二马华，阿里和马华总会长闭门交流后，阿里即刻拍案放话欲夺民政议席，谁会相信两人在里头仅是“谈政局不谈议席”，岂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当然，政局与议席本来如一物，峇章区是马来人为主的混合区，巫统对政局信心满满，欲增加议席。马华亦不例外，毕竟靠的也是“国阵精神”这道护身符，岂能在马来混合区胜出？因此，无论巫统或马华，按照政局来判断，都比民政有看头，才觉得二党比民政适合。

其实，民政也早知其在种族政党集团的命运，靠着“一个大马”理念就想过关，简直是天方夜谭。峇章选区是 1995 选区划分后之结果，并由民政党蔡炳松对垒行动党姚成明，以 3213 多数票胜出，峇章自此成为民政固打区；蔡于 1999 年以 41 票败于行动党初出茅庐的林敬贤。藉着 2004 年“伯

拉旋风”，林敬贤转战格西党败北，蔡炳松再次以 4004 票击败行动党吴良忠。2008 年改由吴金花上阵时，被林敬贤以 517 票击败。

由于多数票差距不大，甲州民政坚信能重夺峇章。但巫统亦认为，民政能胜选是马来选民所致，并非你真有“宝”。正如许子根所言：“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不是有“国阵精神”护航吗？还争个啥？

但巫统始终认为“国阵精神”既为我独尊，凡以利益至上，何必在乎过气友党？马华也别太高兴，有前车之覆，当心巫统抢尽马来混合区，要“不入阁”都难。

东方日报 2011 年 8 月 29

巴拉尼威与不入阁论

国大党主席巴拉尼威“走后门”官拜首相署部长，跟呼吁释放社党 6 人如出一辙。随后社党 6 人获释，巴拉尼威被委入阁，国阵领袖共导“印裔英雄”戏码，足以横扫奥斯卡各奖项！

自喻“印裔代表”的国大党，在 308 却惨遭印裔唾弃，连鼎鼎大名的前主席三美威鲁都在和丰堕马，以致该党仅剩 3 国席。遭印裔唾弃又如何？人力资源部长是固打于国大党的官职，该职目前由民选的昔加末国会议员苏巴马廉任职。巴拉尼威为 308 败选人之一，却于 2010 年为了填补固打空缺，受委任为上议员，再一跃成种植及原产业副部长。

纳吉那句“回到拉萨时代，内阁有两名印裔成员”是进步抑或退步？既是说，拉萨后竟无公平分配内阁职位，证实了国大党获得印裔支持的漫长岁月，却无能“代表印裔”，连官职分配都不懂得捍卫和争取，自甘投降巫统裙底。

由于可见,巴拉尼威入阁担任首相署部长,乃是以巴拉尼威充做诱饵,以便能俘获印裔选票,造成回流的假象。接着下来,短暂的银弹攻势即将全面展开,有请客官们期待!

国大党是否仍有价值?不妨查看国阵里有多少印基政党,人进党、人力党、印前进阵线、印团结党等蚊子党,这些政党虽能团结在国阵下“分赃”,但谁能担保它们和国大党共进退?自兴权会运动后,国阵如愿把兴权会撕裂,部分支持民联,部分则加入、回锅甚至卖给国阵,后三美时期的国大党,能否如巫统、马华般来个“印裔大团结”?

无可否认,两线制的崛起促使印裔代议士数量剧增,和国阵一党独大相比,印裔之诉求更能被听见,亦迫使当权者更着重看待印社问题,试问谁还愿意回到蒙昧、贫困、屡遭歧视的年代?

巴拉尼威后门入阁,已清楚表明为了印裔入阁,认为“国大党会获得更好的肯定”。反观马华整天重复的“不入阁论”,虽然很有诚意,却更显得不再有威慑作用。有分配固打制和首相大人罩着,从民政党主席许子根走后门入阁便能知晓,就算输剩 2 席,该主席还能入阁找吃。尚有仅出征一席,输得彻底的人进党将无阁内代表,但 2009 年时,姆鲁基亚却被委为首相署副部长。

巫统出于“慷慨”,仍会维持所有官职配额,问题在于多或少,以及你愿不愿意进去而已。马华在 1969 年曾宣告不入阁,由于被东姑挽留,不出一周即回阁;1971 年,马华和国大还遭巫统署理主席伊斯迈呛声,再继续“半死不活”巫统就与他们拆伙。

巫统没有马华等无所谓,马华等却不能没有巫统,说明一切纯属利益分配,跟族群身份或身在朝野有何干系?马华若不入阁,那些固打空缺谁来填补?因此,谁也不信马华打死都不入阁。

火箭报 2011 年 9 月号

尚有“高调”可言乎？

江雪霞近来成了热门人物，其敢怒敢言性格，却不幸遭到甲州马华之非议，意图以其发表谴责蔡细历“周玉清服务丈夫论”作借口，将她打入“冷宫”-冻结党籍6个月。用极其卑劣的手段对付一介“高调”的甲州妇女组主席，试问有那么严重吗？

自蔡细历担任马华总会长始，华社即不陌生他所谓的“高调问政”。问政还要高调，证实马华一直都秉持应声虫的原则，凡是都选择沉默或低调处理；但如今改革则为时未晚，尚有机会。但“高调”一词着实搞笑，或许我们用多了却不解其义，其实高调的褒在于高格调、高尚品格等，贬则有说话不着边际、脱离现实、吹牛皮之论调也。

江雪霞的“高调”，有别那些谈笑风生、瞎闹扯淡的“高调”，明显属于前者。蔡细历出言不逊嘲讽周玉清、贬低女性代议士身份，唯有江雪霞一人发文告回应行动党，不仅反映甲马华妇女组之立场，也向公众证明妇女组不宜忽视，为姐妹们赢得掌声。

众所周知，蔡细历出言不慎时，各州的马华领袖不知是出于忠心耿耿，抑或好无论述，反正周玉清是林冠英夫人，不辱白不辱。报章上也不难看见许多文棍不惜为“服务丈夫论”辩护，指蔡细历所言既是、问题不大。

甲州纪律委员会有此举动，也不难看出其背后议程。时评人许万忠于《马华来届大选的表现》一文，不忘赞赏江雪霞的勇气。当中提到江雪霞在华堂青举办的《从831、916到709：我们的集体反思》论坛中，代表马华姐妹军的她道出国家政策之弊端，乃源自用人不当，而导致许多良好政策沦为空谈。

此外，江也认为政府的709对策令人民失去信心，此番实事求是、直言不畏，赢得了在场数不尽的掌声。这才是名正言顺之高调问政，许万忠总结一句话：“马华的候选人，敢吗？”

一探马华那成堆的滑稽政治秀，外表华丽，内容空洞；把爪夷文与“神权回教国”挂钩，大谈“以华制华”、“不入阁论”恐吓华社、把赵明福之死当政治筹码，伪“明福之友”使人反感，到最近搬中国五千年优良文化来讨伐丘光耀“踢馆文化”，其效果众人也有目共睹，更多的是自打巴掌、不知所谓何物。伪高调者借机鞭挞并排挤真高调者，马华唯恐前路茫茫，建议冻结江雪霞党籍者，罪加一等。

东方日报 南马版 2011 年 9 月 8 日

“国阵精神”，各自表述

甲州首长莫哈末阿里再次下重炮，称民政在峇章胜算排第三，名落巫统与马华之后。看来阿里也认清了局势，不再把“国阵精神”放心头，反而把胜选排首位，实在令小弟佩服不已。

甲州首长之所以信心满满，或许出于甲州乃 308 大选中巫统全胜的州属，也由于此，阿里胆敢自以为是，不把友党看在眼里。唯有甲州马华仍保留一定影响力，所以阿里便借机抬举马华，故意贬低民政。

峇章是民政在甲唯一分得的杯羹，多数票的差距亦不少。但在阿里看来，该区的马来票才是胜算，巫统如今的策略是保住并增加马来票，因此才有巫统欲出征并收复峇章选区的言论。

孰知，阿里和蔡细历会面后，竟然公开欲扬弃民政，还声称马华比它更有胜算，这岂不是在公开撕裂“国阵精神”，直接镇压友党么？非也，阿里

的“国阵精神”版本不同，那就是胜算高低的问题，意思既是，为了“国阵精神”着想，民政最好放弃峇章选区，不要说交换选区，门都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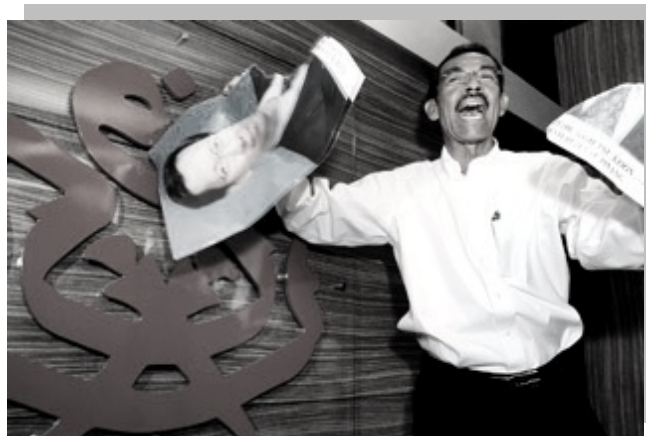
日前，民政总秘书邓章耀便声称若被马华暗夺，民政就挑大旗独征峇章，此言既出，荣获不少党员力挺。但阿里却有另一套说法，认为民政此举无疑是分裂国阵成员党，这岂不有违“国阵“友党间的团结“精神”乎？

再以阿里有意推举人民进步党出征哥打拉沙马那选区，无疑已坚决要将掉甲州民政。人进党在甲州仅是不起眼的蚊子党，甲州主席也只是靠委任的前市议员、两届上议员周添财，并非民选。

阿里不知何故力挺并提拔有意出征的人进党，不知马华会否将频频败北的“黑区”割让给人进党。若马华让出“黑区”于人进党，这将证实甲州马华已服从阿里的“国阵精神”，以胜算为首，不惜忍痛割爱。

甲州的国阵议席重整，唯一动不了是巫统的“白区”，其余输给行动党的“灰区”和“黑区”就由其他友党去争，当然事先得问过阿里，否则就不尊敬“国阵精神”了。“国阵精神”如同巫统圣旨，谁也改变不了，马华除了喊“以华制华”盼华裔回流，民政也别无选择，只得怨天尤人了。

中国报 2011年9月13日



国阵精神，吼!!! (图：网络)

鹤蚌之争唯恐不利

时评人胡一刀把议席之争比喻得十分恰当，那就是“一根筷子吃面条，一根蚊香点两头”，一个手掌哪里拍得响？内部不团结，争来争去，最终吃苦头的还是自己人。

国阵在甲州传出民政党的峇章选区将被收回一事，证实了在“国阵精神”下也没情讲，胜算才是首要的任务，所以甲州首长阿里望民政“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把议席交给老大或老二来出征，说不定还有胜算。

再者就是提议蚊子党人民进步党和马华交换意见，以便马华让出某选区让进步党候选人上阵，唯独民政党成了受害者，当然不爽。

那个“被委任”的郑可扬还发出警告，若甲州政权丢失，甲首长必须负起全责。搞笑在于，巫统就因觉得民政无胜算，才决定由大哥出马来解决，更何况甲州是巫统堡垒区，怎么说会“丢失甲州政权”呢？最多峇章区不幸再输一次，民政也只能怪阿里无能，国阵政权若犹在，民政还不都能委任当官、定定找吃？到时多几个郑可扬或许子根出来也没问题吧？阿里如意算盘，民政仍然受益。

近期民联亦传出议席纷争，率先从柔州掀起骂战。巫程豪炮轰蔡锐明“毫无诚意”，把谈不妥的问题全盘交由中央，破坏基层普遍的处理方式。

其实，民联各州议席谈不妥是常事，回望 308 海啸前，对于民联三党来说，或许计划把谁推出去当炮灰，相互交换历届败选的议席，还未尝到甜头。孰知一场大选改变了一切，如今是“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的局面，怎会不把好处都收归自己？

若常讥讽“国阵精神”乃巫统最大，民联则必须推崇各党共识的“民联精神”，让国人看到民联各党真正处于平等立场、团结一致，为族群比率高低的议席而争吵，不仅坏了“民联精神”，唯恐还让国阵笑话，称民联一样是种族政治？也由于民联三党皆主张多元，所以难免都急着想冲出极限，到友党选区一试。但这些都必经协商谈判，可则交换选区再下定夺，不然则维持现状，以免产生利益冲突。

联合政府是大马政治之定格，毕竟没有任何一个政党真正能一党独大组阁，更别说是州政府了。或许国阵友党众多，巫统讲胜算丢几个算正常，不爽可以退出国阵。但民联三党都缺一不可，更何况要维持两线制、改朝换代，就不惜站稳基础，否则玉石俱焚。

东方日报 2011 年 9 月 19 日

重夺雪州之梦

雪州是我国最繁荣的州属，民联自 308 执政该州后，国阵便一而再强调要夺回来，喊得最大声的莫过于首相纳吉。或许我们的中央政府和联邦直辖区都被雪州团团包围之故，中央执政党的国阵是否深感威胁和坐立难安，怕会被“吃掉”，所以预先准备为佳？

雪州反对党以巫统居多，难免巫统在重夺雪州将占据优势，所以巫统对马来票的转向信心十足。印裔票方面，由于乌雪国会补选报捷为例，国阵一直都信誓旦旦声称印裔票已回流。

所以，国阵某基层领袖对华裔票回流不敢恭维，只是“还在观望”阶段，“感觉比之前良好”而已，不敢妄下定论。雪州国阵大会在剖析雪州 56 个州选区胜算时，黑区基本以华裔选区居多，唯一的白区仅存马华叶怡华以 1572 票胜出的双溪比力。

马华领袖对重夺雪州虽有自信，但胜算多高仍是未知数。今年 1 月，林祥才誓言夺回一半雪州议席，而且马华势必夺回格拉纳再也、士拉央、巴生国席；班达马兰、适耕庄、直落拿督与加影州席等 3 国 4 州，只因以上选区都是马华在 308 中失去的；尚有一席则是行动党刘天球胜出的班达马兰。

由此看来马华的自信程度很低，既是说没胜算都不纳入考虑、无心经营？

雪州马华有 1 国 2 州，而马华的白区仅剩一席，亦表示黄冠文以 448 多数票胜出的新古毛已被划入黑区，胜算不高？马华总会长蔡细历也相信雪州将变回国阵的，但议席方面却没有真正统计过。亦是说，马华放心让巫统去打好了？那马华还谈什么胜算，倒不如让巫统领军收复雪州得了，尚有“国阵精神”可言乎？

巫统瞄准了公正党或马来票居多的议席，单此或许便能以微多数夺回雪州，而声称“代表华人”的马华，若未能在华裔选区胜出，雪州马华尚有存在之必要？

我们必须理解的是，单从种族划分作为考量，是国阵夺取雪州的败笔。若说郊区或马来区是巫统的票仓，那混合选区、华裔选区以致城市马来选区将是国阵最致命的地带，毕竟城市选民并非想象中单纯。他们以中产阶级、知识阶层、多元环境成长居多，若以历届大选为准，是投票率不高所致。

若雪州选民继续积极向上、尚有要求，莫说国阵有再多自信，都难以招架理性的选民。马华得意的“以华制华”、“回教国”，在雪州根本是无稽之谈，难道只有靠在巫统裙下，高举“一个大马”才有胜算？左一套、右一套，机会主义？胜算？



雪兰莪国阵的竞选口号 (图: 网络)

沙民统的勇气

沙民统党 (UPKO) 主席柏纳东博在该党常年大会致词时, 敢于提出沙巴国阵竞选议席必须重新分配, 以维护“国阵精神”的言论, 确实可圈可点。柏纳指出马哈迪时期向他们应许过的承诺, 至今却仍未付诸, 反而剥削得更厉害。

民统的前身是 1994 年自沙团结党中分裂出来的沙民主党，声称代表卡达山-杜顺-姆律族群，但 1999 年沙州选举，时任首长的柏纳却吃败仗，于是随后将党名“正名化”，把 1964 年曾由卡达山第一任“最高领袖”唐纳斯蒂芬领导的“民统”复活，成为真正代表卡达山族群的政党。

308 海啸后，沙进步党率先起事，对阿都拉领导的国阵不满和忽略沙巴人利益而退出；而代表卡达山族群利益的民统，因署理主席威弗烈对国民登记局剥夺本地人公民权大感不满，曾传出要退出国阵，但随后柏纳否定此说法。

可见民统有捍卫卡达山族群和非穆斯林土著的勇气，尤其是不满沙州巫统傲慢与霸道的作风，要求国阵尤其须多照顾卡达山族群利益，不让沙巫统为所欲为。在上一届大会，柏纳促请政府效仿印尼，允许土著决定本身宗教，使得朝野穆斯林土著大动肝火。

柏纳近年来敢怒敢言的作风，确实让沙巴巫统汗颜，尤其是前来开幕的副揆慕尤丁。柏纳特意举出 80 年代时的议席分配，非穆斯林土著占的比率多穆斯林 2 席；但一经 90 年代划分选区后，穆斯林却超越了半数；直到 2008 年止，巫统占据了多数议席，而代表卡达山族群为主的团结党和民统仅有 18 席，以沙巴州的特殊“州情”来说，巫统议席竟超过半数。

其实自穆斯林土著为主的沙统解散并入巫统后，以及选举舞弊，大量引进邻国的外来移民充幽灵或给予公民权；再加上团结党大跳槽、四分五裂后，非穆斯林土著权益已岌岌可危、地位江河日下。

民统胆敢呼吁改变，既是对巫统猛的一击当头棒喝，由于东马乃国阵“定期存款”，民统索性进一步提出国阵副主席和副揆应由东马领袖胜任。此举或许吓着了慕尤丁，只好以须通过内部协商为由，草草带过。

民统藉着首相纳吉的“一个大马”政策，提出许多东马领袖不敢妄言的意见，再次表露出对沙巫统霸权之不满，确实为沙州人民出了点气，也乘机要挟政府改革沙巴，在议席分配、非法移民、拨款和发展计划等问题向中央施压，大快人心。

传闻“反风”已由犀鸟之乡抵达风下之乡，沙国阵是否不宜再继续草率和忽视沙选民的意愿和愤懑？

光华日报 2011 年 10 月 4 日



沙巴国阵卡达山三大党，谁来代表谁？（图：Borneo Post）

从美眉看政治乱象

今年马青大会光芒四射，马华为推销马青“男女一家亲”，到场的一众年轻美眉除了抹杀菲林，朝野和民间都引发不少争议。

民联方面，行动党和公正党领袖都经由推特发表了“诙谐有趣”的看法，却招惹马华妇女组反轰为歧视女性参政，并在文告反击民联“别人家的

女儿不是人”。其实，马华何必如此大动肝火？若这是为了见证马青回到男女平等时代，那可说是佳事，马华拿年轻美眉来消费，也是他家的事。

虽然马华澄清这些美眉都是党员，但一经民间乱七八糟的议论和网络人肉搜索，马青美眉各种版本的说法皆有，有褒也有贬，但有不少是具侮辱性和攻击性的。

其实，管他是美眉还是模特儿，若马华认为这符合策略，让马青更活力、更美丽，我们何必那么在意这些芝麻绿豆、鸡毛蒜皮等小事？如果要比较的话，民联各党的年轻美眉会少吗？在 308 大选中，行动党和公正党的美女军团确实凑效，许多美女级候选人当选国州代议士，为“老人和男人”主导的政坛带来一阵春风。

但更确切的说法是，选民投选的很更大程度上是因政党，还有得看美女候选人怎么透过宣传和演讲说服群众，单靠美貌和洗睛，确实太低估选民了。马华上届大选不也派辩论队老手的帅哥主播上阵吗？怎么今不见人影了？

民联和马华无谓在此等无聊的课题绕圈子，若祭出的是男女平权的牌子，应当投入探讨更多有关女性在政经文教上的地位和局限，排除性别歧视并赋予女性更平等的权益等议题。

毛主席曾说过：“女人能顶半边天”，大马女性为何连半边天都没有，这应当是朝野政党须关注的问题。与其关注马青美眉是真还是假，是党员或非党员，我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任网民们去辩去耍好了。某部长问：“人长得美有错吗？”，关键乃美不美是次要，有无料才是重点。

人民代议士的工作多不胜数，若整天周旋于这种无聊的课题，那我国的政治还有药救吗？我国的政客们，难道只能是拨钱、赶宴会、博宣传、吃喝玩乐、看美女而已吗？那选举还有何意义？反正都大同小异。

星洲日报 2011 年 10 月 12 日



轰动一时的马青美眉们（图：网络）

自民党危机四伏

沙自民党在青团和妇女组大会上公开呼吁慕沙阿曼辞职，早已非属新鲜话题。而沙巫统于次日却聚众到自民党大会闹场，沙巫统领袖排队炮轰自民党“违背国阵精神”，“没教养”且“反马来人”。更让人看清，“国阵精神”就是“巫统精神”，协商或发表个人意见，即“过分”、“傲慢”、“分歧”，唯巫统说了算，自民党确实算老几。

沙巴政治长期纷乱，沙巫统逐渐称霸、为所欲为，沙国阵有归来无力的（团结党）、可走的已走（进步党）、勇于为族群呛声的（民统）等，但唯独点名和沙首长慕沙过不去的，只有自民党。

自民党于 1991 年加入在野的沙国阵，和东渡后合并沙统的沙巫统并肩作战，如林吉祥所言，自民党乃沙巫统建立霸权阴谋的关键人士之一，但自民党完全失去了利用价值，沦为攀附的小党。

自民党的新仇旧恨，可说是与沙州民等同，沙巫统的嚣张程度，已达至顶点。1994年州选，巫统曾保证带来“新沙巴”，若消除赤贫、铲除贪腐、解决非法移民和降低文盲等；待国阵策划跳槽政变夺权，并连续执政后，其承诺不但逐年倒退，沙州更惨遭成国阵“定存州”，任沙巫统无法无天、为所欲为。

再者是首长轮班制，国阵1994年承诺落实该制度时，起码能保持沙巴政局稳定与族群和谐；孰知成了巫统霸权的圈套，全民中计。7任首长中，巫统做了四届，卡达山族群仅任一届10个月，华裔也仅两届，而当今沙首长慕沙从2003年上任后，也已经历两次同步大选，却还未有轮班之打算！可见首长轮班制已名存实亡，沙巫统的如意算盘，是保证“马来-回教徒”土著能长期执政沙州，根本不把其余友党或族群权益放在眼里。

慕沙上台，源自前首长、自民党前主席章家杰兴建古达妈祖神像一事辞职，并于慕沙对簿公堂而败诉，结下梁子。尤其在2004年大选优胜后，更奠定了沙巫统霸权的基础，渐把友党排挤打压。自民党于2008年攻打1国3州全胜，自然要力争官职固打及稳守选区，但由于自民党与慕沙之不合，导致副首长彭恩荣退党并加入东渡的民政，仅剩助理部长职，赔了选区和官职。再说，自民党势力已下降，又面临巫统压榨和民政东渡之局面，迟早沦为无席蚊子党。

沙民行党曾呼吁自民党退出国阵，2008年大选后也一再证实，自民党已沦为沙巫统无足轻重的角色。自民党至今除了要避免沙巫统剥削，还得警惕友党乘人之危与民政党的侵犯，及打着“沙巴人的沙巴”、号称将竞选更多议席的进步党；更要预防“反风”助长的民联。一个头两个大，内部敌人竟如此多，自民党可谓危在旦夕！

东方日报 2011年11月14日



沙巴首长慕沙与其追随者，

跳槽民政党的前自民党州行政议员彭恩荣（图：网络）

许子根，请慢走

民政党主席许子根总算宣布自己在来届大选不打了，相信那些反复猜测许子根征途的民众和民政党人，可以心安了呗？但许子根较早前不停声称要反击行动党、要重振民政党声威的话，岂不是白喊了？

特别是“王对王”辩论，一直是党内同志众所周望的背水一战，以求许子根能直接对垒槟州首长林冠英，出面单挑峇眼国会选区，赢了不仅能打破行动党在槟的神话，也能顺理成章一洗“走后门”入阁的臭史，正名其部长职。对民政党而言，这也无疑是强心剂。

问题在于，许子根输了怎么办？输得起吗？民政党把这笔赌注押在许子根身上“晒冷”，万一输掉，是否更加证实民政党会瞬间翻船？

相信许子根也不愿冒此风险，在其低潮遭贬时期再冠上沉重的罪，干脆在来届大选放弃角逐任何议席得了，毕竟赌注太大，还不得好死，谁愿牺牲乎？

再者，许子根也卸下盔甲一身经，放心逐步将槟国阵主席等职称交由他人，何乐不为？眼见许子根的时代就要过去，民政党内部再不安分点，到时连子根都管不着了，反正俺就要“撇炮唔捞”了！

但许子根重提对垒林吉祥的旧事，也未免太清高了吧？要知道当年他第一次参选，是担着华教“四君子”名号出师大捷的，1986年被声势浩大的丹绒一役震垮，败给行动党老大林吉祥。但其随后于1990年大选再次胜选，但由于林老佛爷却不幸败于老林，却使他顺利当上槟首长。

1995年行动党惨遭滑铁卢，不仅推不倒许子根政府，还全数翻船，许子根更击败了老林一雪前耻！1995年后，火箭在槟一震不起，可说是民政重振旗鼓后最光辉的时期。许子根对老林的“王对王”可谓一战一败，打成平手，但无疑地，老林之败，促成了许子根政府的黄金时代。

2008年反风是1995年的翻版，只是角色调换了而已，民政党的风平浪静就此终结。许子根以为交于他人接受没问题，于是安然上京去，却双双被行动党扳了回来，民政全军覆没，子根兵败布城下。角色再度更换，小林（冠英）赢了国州，当上槟首长，为老林和行动党一雪前耻，民政赢了“丹绒三役”，败于“308之役”，是州民给他们最大的“厚礼”。

因此，不是“王对王”的问题，而是民政有无反思，为何州民如此绝情？这当然并非说要反就反，要翻查历史，1969年在野的民政党曾是槟州的期望，加入国阵后是希望，接着失望，前后有40余年。人们怀念林苍佑，也会想念许子根，战场有得有失，下台未尝不是好事，赶紧收山吧！

光华日报 2011年11月20日

两种族制是国阵的镜子

自 308 大选有数州改朝换代后，种族政治仍然大行其道，特别是那些挂着“一马”标志者，仍不懈分裂族群，为了他们的如意算盘，硬要把民选政府诬蔑成“两种族制”。若在一个民主成熟的国家，这确实会让人笑破肚皮，代议士代表的是全民，何来什么两种族、三种族？

据某君于《光华日报·异言堂》分析槟州议会是“两种族制”来看，根本是自圆其说、自打嘴巴。不知槟州人是否还记得，1995 年在野党在槟议会仅剩区区几席时，国阵和在野党能分什么庭、抗什么礼？民联执政槟州后，就由于华裔比率在槟内阁占多数，就等同于种族对立的政府？这句话未免也太伤槟州选民了吧？

若说民联的非土著议员有 25 名，土著议员仅占 4 名，那 2008 年大选分配的竞选议席中，民政党加上马华的议席共有 23 席，加上国大党 2 席；相对巫统的 15 席，也不等于是“两种族制”吗？槟州国阵政府多年来非华裔比率都占多数，为何某君也不质疑它到底健不健康？

更有趣的是，彭文宝竟然被称赞为“有效监督政府”，而且“好过现在”。但 1995 至 2008 年，槟州在只有一位在野党议员、国阵一党独大的状态下，有效监督又能发挥什么效果？

让我不解的是，巫统炒作种族课题，竟然也是民联政府的错，那国阵内的非巫统成员党该扮演什么角色？某君借媒体充当借口，归咎于行动党滥用中文媒体激起华裔等的同情？难道大马媒体在苛法重重的氛围下还有选择吗？马来媒体被巫统骑劫，就连英文报也有巫统和马华的影子，莫怪国人们都赞扬中文报给予的平台是中肯且中立的，因为 308 后，中文报对朝野政党新闻的比率是五五。

但每当你翻阅主流马来媒体，在野党（或民联州政府）新闻不是看比率划分，而是看有什么课题能拿来羞辱及抹黑。而且，某君的事实也并非事

实，目前许多中文报章都有翻译外报的专栏，英文报和马来文报都有，中文报读者岂会不知？

若仍深感迷惑，我倒建议中文报读者去购买巫英文主流报来看，他们始终会发觉其政治新闻都偏袒某方，不然就是出言不逊、满口种族腔调，原来这就是“监督和质问”？那丘光耀岂不很委屈？有得你挑逗种族情绪，没我骂种族政治无耻？莫怪我听闻一些回教党支持者，都频频称赞中文报好，起码他们的领袖“在野外”（非议员）监督政府还会出现在中文报。

若要谈“两种族制”，本人欢迎某君到南马一游，看看这里的州政府是否有效被监督？柔佛州是国阵堡垒区，自行动党创党始，柔佛行动党在历届中最多仅一席，更多是全军覆没，行动党则从来没突破四席，面对人数占绝大多数的国阵州政府，莫说监督，连对立都无缘。也由于此，占多数议席的巫统仿如老大般，唯唯诺诺已成了其它成员党的特色。

拜 308 大选所赐，民联在野党才得以增加更多席位，以便能跟有效地监督政府与其政策。以甲州为例，首长莫哈默阿里仍然把“零度反对党”挂在嘴上，毕竟除了行动党，甲巫统自建国始便稳如泰山，回教党也仅在 1974 年赢过一席。若以种族比率来说，现今的 28 席中，巫统有 18 席，马华 4 席及国大党 1 席，话事权全交由巫统决定。

以某君的逻辑，是否应该把更多民联议员送进州政府里？相对槟州，柔、甲州尚缺的是非华印裔的代议士，是否应该保送少数的民联巫裔议员进入州议会，“以防种族对立的政治”继续在南马延续、蔓延？看甲州国阵嚣张的态度便可熟知一二，其州议会一点也不健康。上次州议会，巫统州议员连同首长羞辱赌博是华人“传统”，只有在野党州议员进行反驳，并要求收回诬蔑性言论。

国阵那些“代表某族群”的友党竟视若无睹，更行使“大多数暴政”，动议把行动党代议士驱逐出议会，三者更被禁足达半年。今次州议会，仅剩的两名行动党代议士被国阵群体围攻，不仅在许多发展弊案上“打太极”、“跑野马”，还连续几天羞辱周玉清，要其回槟城“做贤惠妻子”、“侍奉丈夫”。百姓普遍认为在野党只会乱一乱，没想到国阵身为州政府也不赖，

监督者被骂“乱”，起哄者则可免。欲更有效地贯彻两线制，是否应该否决巫统的“两种族制”，送走那些开会默不吭声、拿完津贴走人的“坐板凳”州行政议员呢？

光华日报 2011 年 12 月 6 日



两种族制？（图：网络）

四·有关民联

左派、右翼，还是中立？

大马《太阳报》刊登6月5日一篇有趣的文章，由阿比丁·穆力兹撰写的《迈向有概念的政治》，谈了一轮本地各政党意识形态的“左右”问题。原来以“左右”角度来分析在马来西亚政党还真的行得通。

第十二届大选后所组成的史上最新政营，就不效仿“阵线”，而立名“人民联盟”。我们都知道没有所谓联盟前，民主行动党和泛马回教党是最旧的盟友，却也是思想分歧最大的。

1999年民行党就是因回教国课题退出的。泛马回教党随后和马来人占多数的多元政党公正党继续保持同盟关系至今，连回教党也备受“全民政治”的影响，脱离了马来人为中心，抛弃了七十年代萌起的回教民族主义观，宗教主义仍是主轴。民行党亦是大选的赢家，虽然意识形态是左翼（社会民主；中间偏左），为了制衡强大的国阵而促使在野势力的联合，形成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伊斯兰主义的民盟。

有人说民联是怪胎，因太多矛盾和相冲而估计不会长久；亦有人认为民联也是个种族政党（一篇《马来前锋报》文章所讽刺的），公正、回教二党是马来人的，民行党是华人的等话语，我说这个人未免太没常识了。伊斯兰教是不分种族的，公正党一开始就没说他是马来党，民行党打的招牌还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请问哪来的种族主义？之前是华人为多的地方投民行，马来人多的地方投回教，目前真是这样？民行党的票数出现了马来

人支持率，回教党的票更是出现了印度人和华人的力挺，情况在改变了，种族主义者是瞎了聋了？

如说在野阵营是左翼，我觉得倒是很合理，无可排除公正党里有人民党和社会主义党并肩作战，回教党更不能忽略其出身有左翼的色彩，左翼的伊斯兰主义在中东国家依然盛行，社会主义不一定是坏的，不要被再陈旧的刻板印象所迷惑。

相反，国阵阵营是种族政党的结合，说是右翼也情有可言，“右”以往是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的代言词，在极端些就酿成了不必要的极右、法西斯。巫统从创立到崛起都是右的历史，至今为止依然还动用很多极端种族术语，其举剑行为难免被断定为“极端”。

其最佳盟友—马华和国大二党，各自为其民族争取福利。五十年后，这成了一种不实和矛盾的象征，因巫统长久的霸权和民族主义作祟，吃大亏还是其盟友和其他非马来民族。70年代后，民政和人民进步党二多元政党的加入，国阵势力虽强大，却看不出它有什么是多元的，民族政党结合的阵营属领导的巫统权力最大。

国际最近吹起了“右风”，法国总统、韩国总统由保守党人坐镇，英国地方选举保守党大获全胜，这是政党轮流交替后的情况，左翼干得不好就选右翼，或干脆选个中立的，就这么简单。看哪一种意识形态实施的政策对国家与人民有利，台湾民进党总统的败选，证实了政府本土情结的极端右翼行为行不得。马来西亚的左右政营正式步入对垒时期，下一步的政党轮替到底是何时，我们姑且拭目以待。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10年6月8日

戴不起的宋谷

读了行动党议员巫程豪发表于《星州日报》的文章“戴还是不戴”后，对柔佛州行动党员的处境感到很无奈。尤其是在仅有四名州议员的民主行动党员来说，柔佛的州议会那塞满了国阵议员的凝重气氛的压迫之下，少数服从多数是在所难免的了。尤其是巫统的马来议员最爱借题发挥，带宋谷的课题就会被夸大化，甚至籍此煽动马来民族，乘机让行动党的名誉受损。

在4月20日所发生的事件便是很好的例子，巫程豪的文章说道其中的三名议员已决定在议会开幕时穿在戴宋谷与制服，很不幸地坚持不戴的文打烟州议员魏宗贤就无宋谷又一身西装前来，被吓令离开议会厅。

听起来很有趣是不？我们能怪魏宗贤为何如此固执，不能就像其他三位那样委屈戴上宋谷穿上指定制服吗？再说，君主制的州属必须服从苏丹所谓“谕令”，犹如满清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般苛刻，违抗者就是不忠，国家宪法就写明了统治者的权力是不可被侵犯的。好的，行动党从来是不鼓励非马来人议员戴宋谷的，尤其是80年代马华议员就被此举动遭行动党炮轰过，这至少证明对非马来人在穿着上的一种尊重，非顽固且非反马来人亦非鼓吹华人民族主义。

308 第十二届大选后，行动党面对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宋谷还是硬找上门来了。林冠英执政的槟州无这个麻烦，但苏丹统治的吉打、霹和雪兰莪该怎么办？行动党不认为这是“屈服”了，而是对统治者的“尊敬”，不要为宋谷等小事而阻碍身为州执政党一份子的地位。

反观柔佛州的状况，行动党议员的立场极为尴尬，由于都是华裔之故，戴还是不戴都会惹来一堆的辱骂和嘲讽，简直是左右为难到不知要怎么抉择。不戴的魏宗贤成为苏丹指责的对象不止，还成了苏丹“谕令不可违”的示范人物，该当何罪？会否招惹马来人的反感不敢说，魏宗贤的胆敢以身作则的行为还真的不至于使他颜面扫地，毕竟他的坚持可以说是一种挑战一针对神圣的谕令？国阵奉承主义？还是巫统霸权主义？

宋谷是马来男性的戴饰，象征的是马来民族（其实印尼也有人戴），与回教徒白色的革比亚帽有些相似，亦有可能掺杂了回教内容，要是不了解其

真正的涵义，岂可乱戴？只是目前的情况已大不同，宋谷的民族、宗教涵义基本上已减低，若仅是由于尊敬苏丹而要戴上倒觉得无妨。

但毕竟这是在政治上的一种谅解和交涉，服饰、首饰等不管是任何民族都能相互接受，各族女学生穿得起马来长袍，马来人穿中装，华人穿沙笼根本就无大碍。宋谷的话恐怕太勉强了，就算华人愿意当帽子戴，你认为马来人会认同吗？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08 年 6 月 27 日



行动党州议员齐齐戴宋谷 (图：网络)

无疑的政治阴谋

要是说在野党团在今届大选打下漂亮的成绩，民行党与回教党不一定是关键，而是又安华创立、随后交由旺阿兹莎领导，接着再实权交还安华的人民公正党。从 2004 年始主张多元的公正党不只影响了马来人选票，还赢得了华、印裔的广泛支持，人民公正党无疑是一项史无前例最成功、最强盛的在野党。前两届大选都只有旺阿兹莎一人胜出，但自从安华在 2004 年出狱后大量翻新与重整计划。

人民公正党在国阵 04 至 08 年逐渐走向腐败的过程中，安华汲取失败的经验及其擅长的政治谋略，不但博得了对国阵感到无比失望的人民的力挺，这鼓力量非但凝聚了所有族群，亦间接性为在野党团打了一击强心针，让国阵丢失三分之二多数，在野党议员大举进攻国会为民争口气的机会。

才步入第十个年头的公正党不但拥有最多的议席，旺阿兹莎还继在野党“老大”林吉祥的位子成为在野党领袖，而无法出马的安华则成了背后指挥的英雄人物。对国阵，尤其是巫统来说，此届大选何止是丢尽颜面，些许马来人投给在野党的案例似乎已看出危机的来临，极端种族主义那套能否再继续摊出已经是个问题。

选后，安华还一直放话有国阵成员跳槽的模糊消息，巫统怎能不慌？虽说有人夸口巫统就算没有其他成员党也能顺利执政，却不去关注要是真有一群人退党，国阵的江山就可宣布玩完。接着是杨德利反首相事件的打击，国阵被迫到东马去派钱取悦当地人民，还得召集东马各党来开大会以确认事实。再不除掉安华，巫统没有一天不提心吊胆。

就在上个星期，1998 年的旧戏重演，公正党一位新秘书赛夫·巴卡礼向警局报案说遭到某政要鸡奸他，第二天才公布竟然是安华！安华也戏剧性地躲进了土耳其大使馆寻求庇护，一是针对鸡奸事件忧恐受到警方的不道德对待，二是声称国阵派出特务要暗杀他而安全受到威胁，总而言之就是不信任警察。为什么？相当年安华在家被逮捕时，警方暴力般地对待手无寸铁及毫无反抗的他，接着又惹火警察，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遭遇，加上扣留营非人的生活多少已形成了阴影，安华只好寻求外国人保护。

再说，安华的鸡奸案已非新鲜事，1998 年轰动一时，是前揆马哈迪陷害副揆安华最残忍的阴谋手段，企图让安华直落谷底、永不翻身。可是，直到 04 年安华被释放为止，其罪名是滥权而非有名的鸡奸罪，证实了马哈迪存心是想打压最具危险性的异己—安华与“烈火莫熄”。

巫统议员如沙里尔、阿查丽娜针对照片立即辩护不认识赛夫，阿都拉与纳吉同声同气说不关巫统的事，也不关他们的事。真的是这样吗？有待警方

去一一考证；只是，警方能有多少的公正又是个关键，安华与公正党都不放心交由总警长穆沙这些“为国阵办事”的人的手里。

而控方赛夫，其住所是月租八千令吉的高级公寓，身为新任秘书，在大学时虽说是学生会成员，学业却烂得一团糟的退学生。以上情况看来，赛夫并非有钱公子，哪来的钱过如此浮华的生活？当安华的秘书有那么好赚么？凯利说这不过是安华的离间计，我说、人人都说：是巫统设下的诡计才对！

“鸡奸指控疑云，你怎么说：巫统阴谋论 VS 安华洒狗血？”专题

当今大马 2008 年 7 月 2 日

行动党当然有巫裔党员

常说民主行动党是马新分家后，人民行动党在大马的“分支”(splinter)，因此国阵尤其是巫统一直借题发挥，从 60 年代末说民行党企图扫除马来人始，乘机嫁祸民行党是五一三事件的元凶，巫统从此独揽大全、无法无天。

随后则诬赖民行党，要将大马变成新加坡那样以华人为中心的国家。来来去去几十年还是用种族来划分那一套，只因民行党沿用了人行党的宗旨：“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四十多年此理念从未动摇过，证实了最终目标是建立种族平等、平权的大马，主张为国为民(Demi Rakyat, Demi Negara)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

民行党其实是“分家”(break-away)，人行党自新加坡独立后便摒弃社民主义搞独裁，用尽权力镇压民主，而大马自组了“新”的行动党来区分地缘与政党的差别。国阵的双面人政策中，巫统大肆批评民行党是华人党，马华则讽刺民行党不帮华社，前后矛盾且不值一信。

民行党是多元种族政党，其票源以往是反对国阵的华人最佳的选择，因此民行党的支持者多数为华裔，此者为印裔，让那些种族政党眼红；唯独无法获得马来人支持，一乃巫统煽动种族情绪，又或者支持马来人为主的回教党；二、是马来人多居偏远地区，民行党只能锁定城市种族混杂区才有胜算。数十年的妖魔化，308 大选终于见证了新曙光，民行党自林吉祥率领丹绒一役、二役失败后，其子秘书长冠英率领新兵拿下了民政党执政槟州。

无可否认，是反对党团突破了种族的藩篱，互相协助对方；大选中可见华裔投回教党、巫裔投民行党，公正党还一次过翻身成为大党；民联的成立是各族团结制衡国阵霸权的结果，虽意识形态上存在着分歧，种族冲突却似乎不存在于任何一方。

行动党到底有无马来党员？普遍上人们认为没有，其实答案是有的。起码就有几位巫裔—阿末顿、朱基里菲和凯鲁安华等，只可惜多年出师未捷而被淡忘，但它们的存在依然是民行党实现多元的动力。如今民行党是执政党之一，党员已暴增至近十万，除了华裔、印裔，其中不乏马来人。

第 15 届代表大会刚召开，其中在台上发表否决种族政治与不必戴宋谷的便是巫裔的代表之一的阿兹里。随后，国际透明组织的前副主席东姑阿都阿兹也正式加入了民行党，观察了二十年，东姑阿都阿兹认为民行党是最好的选择，对槟州实行的 CAT 政策有信心*。也证明了民行党本就无否定马来人党员，是个秉持多元化的政党，而非巫统、马华之辈。

由于人民公正党的崛起，民行党唯恐多年为民主多元出力的地位将被新势力盖过，不管选择哪一政党都好；林冠英再次强调民行党对马来人党员是永远开放，并且希望有更多巫裔可参与民行党的斗争，不管是城区抑或乡区马来人。面对无马华党员加入的问题已不成大碍，虽长年以来有大量党员退党加入马华，却对民行党造不成啥问题。

如今能引起巫裔的注意以申请为党员，除了人民公正党外，再次打击了巫统腐败的种族政治。民行党的大门打开已久，巫裔同胞的加入将壮大民行党影响力，加上民联各党的团结一致，反种族主义和讲究民主的马来西亚国族才得以建构。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08 年 8 月 27 日

*编者按：东姑阿都阿兹于 2012 年 5 月 14 日宣布“对党内决策者和文化感到失望”而退出行动党。

谜团重重

巴生前市议员郑文福的支持信事件貌似越闹越僵、后话不断，巴生民行党员由于名册有误之问题，有的还气得差点丢椅子。一场民行青年团的选举闹轰轰，不排除是力挺郑文福的派系和刘天球派系的纷争已升级，烈火明显已烧到党员身上了。

郑文福不满意党将其开除，曾经三番四次拉布条、召开记者会陈述自己清白。而关键人物刘天球则不温不火，这起事件就像是在打太极般推来推去，不知到底是谁对谁错。也许他们认为就这样搁着不理，时间慢慢过去得了。难道民行党没看到此事件已长期遭到执政党的耻笑和攻击吗？虽说他们也都干过这些事，大可不必理会，但名声坏了是事实；而坏了就要查个仔细，还百姓个清白，而非推卸责任。纪委会炒了郑文福就能了事，那还不简单？

前阵子是郑文福支持者来“挺郑”，现在是刘天球在自己选区内被“倒刘”了，前者是党内部矛盾，后者是民生问题。若不排除又是郑文福支持者，那还情有可原，但闹得那么大确实没这个必要吧？毕竟党内部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眼看事情确实不妙，人家已经结合起来喊刘天球下台了。

就恰好在这天（还是有计划的？），刘天球在附近派米路经此处，不温不火地说这些人无非只是无法获得巴生市议会工程，真的是这样吗？谁知道？因为有两名参与示威的印裔是由于土地和水沟问题而来，并呛出自己心里话。这是民众的心声，刘天球应当接受。

而郑文福支持当然不少，他们的目的是挺郑文福，因为郑在此区已服务多年，纯粹是不满他被党开除。这是支持者的心声，虽然他们宁可原谅郑的“过错”，且“不计小过”。刘天球可以不接受，但还是得接受；支持信事件里，刘本人也有嫌疑。相反地，还有一群不知为何出现在场的人，要说为民众说话也不，要说支持郑文福更不可能，说的就是“不请自来”的巴生区会马华青年团。没想到马华也来凑热闹，当起人民先锋，并打起广告来了。可见此示威真杂，什么人物都有，这样就区分不了谁是单纯投诉，谁是挺郑反刘，而谁是马华派来了“广告员”了。

刘天球不仅要对付郑文福及其庞大的支持者群，还要应付一群不满他的民众，若总结出如此多的事件，并非只是党争那么简单了。郑文福事件会这样不了了之吗？示威群众都是拿不到市议会工程的人？刘天球万不可小看事情背后之玄虚，谁知道背后存在着什么阴谋诡计？

这场风波闹得又僵又离奇、谜团重重、指责来指责去，无非牵扯了各自的利益。除了还人民一个公道和抵挡敌人的攻击外，民行党要谨慎行事，化解党内部的派系纠纷才是首要的任务，以免党员间的不和谐，使敌人有机可乘。刘天球最好反省一下，想想下一步该怎么走。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刘天球最好反省一下”

2010年9月20日

惊见马来行动党人？

行动党对马来人来说有多敏感？上网去搜查看看，你会发觉一堆莫须有的谬论呈现在你眼前，行动党等同于剥削他们特权的撒旦。

行动党多年来被抹黑，政治资本也极其有限，不打华裔牌实在很难熬下去。行动党偏向被政治气氛严重施压的人民，尤其是以华裔、印裔群体为主。

《星洲日报》在报道加腊士补选时有篇文章，很多说不定会感到惊讶，一位名为莫哈末费特努斯（**Mohammad Firdaus Babh**）的马来青年是行动党员。行动党不是华人党吗？当然不是，火箭又不是马华公会，随时都欢迎各族的加入！本人挺佩服费特努斯的勇气，反对巫统主流的异议马来人，若不是选择回教党便是人民公正党，而这位马来青年选择果断加入行动党。那些不了解这种“叛徒行为”的朋友疏离他、女友背弃他、马来店主看不起他，但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费特努斯是沙登区州议员张念群的特别助理，这点不奇怪。张念群、黄瑞林等行动党籍代议士有这个胆识，他们不惧怕进入马来人的圈子，和他们广泛交流并宣传行动党的理念。

费特努斯不像行动党副主席东姑阿兹依布拉欣（**Tunku Aziz Tunku Ibrahim**）般有名，然而他却有着为民争利的理想，和一股求知的热情。他为张念群的亲民形象而感动，并在熟读了党章后才发现，主流马来人所认识的是被扭曲的行动党。

行动党没有马来人吗？国人或许都被国阵“骑劫”的历史搞懵了，更甚的是懒得理会事实真相。再懒也懂得上网吧？

官网资料里有个叫阿末顿（**Ahmad bin Ton**）的中常委，那可是少数中的马来党员。有位忠贞的党元依布拉欣辛格（**Ibrahim Singeh**），他在1969年（5.13事件发生时的那届大选）中选为打把州议员，乃行动党史上第一位马来人议员。这就是我们所忽略掉的历史。国人还能知道多少真相？独立史、建国史都被他们骑劫、修改得一干二净，甚至为政客所利用再抛弃之时，我们是否能更客观地看待有独特见解的马来人？谁说马来人仅能是巫统党徒？

他甚至可以是共产党人（马共第十支队便是由马来人组成），这有何奇怪？巫统用虚假的民族主义骑劫马来人的自由若干年，马来人就有权力去解除这隐性的枷锁，去寻找属于他们更广阔的天空。

光明日报 2010年11月22日

再益还想玩下去

再益之火一经点燃已注定烧不尽，他在竞选署理主席时，犹如一名具敢于批判党内误点的新星。孰知越捅越大，公正党的声誉经过再益数次的猛击，已被敌人抓住痛脚大加抹黑。再益的名声由此再也好不到哪里，“叛徒”的名号已悄悄冠在其头上。

近来闹得最火的莫过于再益退出竞选，还不忘继续抨击党内腐败的现象，连党的“实权领袖”、在野党团的领导人安华一并牵连进去，批判党内有家族统治，乘机暗讽着阿兹敏和努鲁。更绝的是，再益率先埋下重磅炸弹，要是被踢出党，誓必组成一个“新公正党”来取代“老不朽”。

如今经过核实后，再益终于声称不干了，辞呈一递、驷马难追。再益的公正党生涯没想到还比在巫统时期还短。此人真得不到重用吗？在主仆闹翻之前，再益是安华严重的正义之士，经过一番撮合后，再益接受了“烈火莫熄”精神的邀请而入党。一个入党不久的新星，又被钦点出征乌雪补选，可见公正党对其抱有期望。败选后，再益竞选署理主席，其背后也获得相当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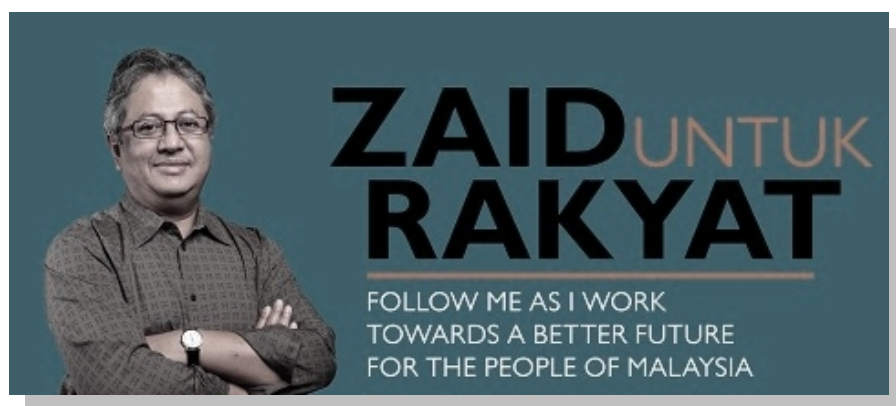
数的支持。问题是，一个新人在短期内不停往上爬，野心比天还高，难道不怕跌得全身伤吗？

再益的期盼过高，失望就越大，毕竟公正党不属于个人，而是个团体。于是，他姑且不满那些将党包揽在一人之手的现实。若说再益是党内的“少数派”，那他必须坦然面对“当权派”，然而却输不起，反复强调党内不民主、耍奸诈、被迫害云云。现实再次告诉我们，再益并非输不起，而是打不下去了，于是干脆乘人气尚兴旺，索性捡起包袱走人，也许对他来说是最好的方法。

藉此，某些人再次赐予他“特洛伊木马”的名号，证实再益这人已离心，再也留不住他的人。问题是，谁会不怕再益退出并另组新党后，会对公正党甚至民联造成不利？再益是个出了名的独行侠，然而最好不要只限于想象，就如他本身所说：“政治是个孤单的游戏，最好和好朋友在同一旗帜下竞选”。关键是，他离开了巫统又背弃了民联，他的好朋友试问还有哪几位？谁会借出旗帜让他竞选呢？

再益就算创立新党，凭他过分自我的性格，会比公正党更民主吗？我们姑且期待再益如何布置下一场计划。

南洋商报 2010年11月24日



理想主义者再益（图：再益博客）

老虎岂能不发威？

林冠英终于发火了。自民联执掌槟州起，林首长的委屈何止那么一点？从街头游行到各式各样的侮蔑，他本人都很“君子风度”地得过且过，如今则忍无可忍，必须呛几句、吐几杯苦水来宣泄其内心的不满。

“别以为华裔首长好欺负”，《南洋商报》鲜红主题揭示了民联唯一华裔首长之愤怒，仿如李小龙的那句经典台词：“我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般响亮又具震撼力。林冠英为何愤怒？相信又是巫统喉舌报再度抹黑他，把征地办教育的州政府计划曲解成槟州“华人政府”驱赶马来人、非法掠夺马来人土地。本人在阅读某马来文小报时，仍看到一篇槟州巫统诉苦马来人土地越来越少的报道。

槟州政府征地是事实，关键是他们并非透过抢夺方式没，而是估算出合理价格来达成交易，这场买卖是合法的。因此不见被征地的马来人出来表达不满，反而是巫统再次发难，违反“一个大马”理念玩弄种族性课题，谎称林冠英掠夺马来人土地来办纯属华人的大学。这就是马来文里所谓的诽谤/煽动（fitnah），在阿拉伯文里更有迫害、混乱之义。

槟州巫统难道不是在制造混乱吗？若说事情非黑即白倒还无所谓，而是非黑白颠倒来耍可是会出乱局的。由于林冠英一上任就开出逐步废除新经济政策的言论，巫统反而抓到了把柄大肆宣扬行动党是反马来人的政党，并领导了各式各样捍卫“马来人主权”的示威，不堪入目的、充满仇恨及种族性言论的布条在网上便能搜寻到。

接着下来则是一大堆触意诋毁的小动作，比如在网上篡改霹靂州务大臣尼查宰牛的照片，把林冠英头像贴上去。还有回教堂祷文事件，巫统在喉舌报胡乱声称林冠英企图替代国家元首；结果发现原来是该党从中作梗，闹到最后也不欢而散。

近几个月最热闹的话题，是乐龄回馈金来自赌博税金事件，这项指责亦为巫统第一个声明。旨在推广福利政策的槟州政府面对指责时，反也质问国库里源自赌场、彩票、赛马的收入算不算违法？上百万的公务员领到的工薪是否存有违反回教的赌博税？有趣的是，回教党也不忘声援槟州政府，撰文抨击中央政府和巫统的伪善，政治化此类事件的结果，丑态毕露的还是他自己。

林冠英坐上槟州首长的一天，便意识到了自身将面临各种挑战，尤其是巫统的种族主义攻略。这点相信民政党也领教过其极端性，发表“寄居蟹”言论、撕裂许子根肖像、要槟州民政交出竞选席位等，破坏国阵精神的哪位受到了对付？

林首长乃槟州一介诸侯，我国宪法言明这是个联邦体制国家，连拨款都有偏差的中央政府，槟州民联政府若不自力更生，难道坐等中央来搞政变不成？

南洋日报 2010 年 11 月 2 日



林首长的头号劲敌-光大狂人莫哈末甘尼 (图：网络)

支持尊严论

公正党主席旺阿兹莎的言论果然凑效，土权组织草寇立即跳出来展开反击，声称公正党的高层都是“马来人主权”下的副产品、皆为“叛徒”、更甚为“政治妓女”。《前锋报》和土权双重出击，为诋毁公正党不遗余力。美其名老谈“一个大马”好，实为绕着“马来人主权”跑。

旺阿兹莎并无否定宪法 153 条的土著优先权，何来“背叛”马来人？再说，所有大马的土著，包括伊班人、卡达山人等基督教土著都是马来人吗？她本人质疑的是，巫统版本的“马来人主权”纯属虚伪，试问有多少马来人真正受益？其他族群都习惯将马来人一杆打翻，但有谁会知道，马来人亦阶级分明、贫富悬殊？只有那些高喊“马来人主权”的精英，才会将其当成“长期饭票”来使用，并误导群众。

公正党虽被定格为“巫基政党”，但相比起巫统这“巫人政党”，今年的公正党大会反而比巫统大会更具意义。巫统大会虽刻意淡化极端主义，“马来人主权”却无处不在，连说几句的蔡细历都被警告“埋搞我们”。就算他们把国阵成员党招来，甚至邀请中共来聆听会议，又有何意义？今年旺阿兹莎替代了安华的，道出了比安华更“多元”的言论，直接抨击巫统的“主权论”，直接倡议“有尊严的马来人”。一个民族须有尊严，何罪之有？

除了“尊严论”，亦有印裔代表重弹“人民主权”老调，其实我们更在意的是公正党内马来党员的看法。出乎预料的是，公青团的代表都响应“尊严论”，以各族平等为前提，非但能捍卫马来人权益，更能倡导各族团结。

跟巫统和土权的叫嚣比起来，这种方式更能切合“一个大马”理念。“人民”一词是公正党的标签，许多代表还提议成立“人民奖学金”惠及各族大专生，还有建设“人民公寓”予中下阶层人民。明显地，“尊严论”是“人民主权”的新篇章。

巫统虽借再益和基层大退党的消息炒作，但这无碍于人民看清现实，不妨参考公正党的新领导层名单，华、巫、印皆有，反击了“不平等”、“马

来党”的蔑称。反观另一边厢，国阵口讲“一个”，“拐杖”却一路再发派，受惠的永远是他们的朋党和承包商。

五十几年过去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能消耗？人民应当团结奋起，反击沉默和伪善政策。打破种族藩篱有何难？单凭宗教司阿斯里的“通婚论”就能解决？那郑全行为何如此看不开？我国需要的不是口号，而是更多元开明的政策，否则将无法逃离种族主义噩梦。促进大马的和谐，不管是朝还是野，切勿不要只讲不做。

南洋商报 2010 年 12 月 6 日

“肚懒许月凤效应”蔓延

普罗士邦、淡边一带惊见印着“许月凤女士报效”的圣约翰救护车，这还不算大事；更主要的是一些病人和其家属看到左边车门印着的字眼后，一刹那脸色突变产生抗拒感，并且拒绝乘搭该车。救护车司机则大费口舌详解一番，病人才肯“安心”上车，原来此捐献者，非彼我们所熟悉的“许月凤”。

许月凤何人也？她是全国公认的 2009 年霹雳政变的罪魁祸首之一、九洞州议员兼现任国阵“不法”政权副议长。许月凤于 308 大选蝉联九洞州议员，相比起 2004 年，许月凤的多数票足足翻了三十倍，要不是民间反风猛吹，她哪有今日风光？

可惜的是，许月凤违背了大部分人民的意愿，和中央政府与其它两名青蛙策划跳槽，虽然不敢大刺刺加入国阵，但人民早知其为共谋。许月凤藉着

政变的踏板风光后，却一直在喊冤，并将罪推卸到霹州行动党身上；如此辩护，早已挽不回愤懑满腹的九洞人民。“许月凤”三字就此离不开“走狗、叛徒、卖华”等秽词，臭名远扬，连非九洞人都心痒痒，恨不得为九洞人民出气。

该圣约翰救护车虽服务于森甲一带，却没想到霹州的怨恨，南马人却感同身受，看到“许月凤”便气坏。其实这完全是个误会，车上的英文名就可分辨是非，报效者是 Koh Geok Hong，而非霹州“名人” Hee Yit Foong。一个“许月凤女士报效”便足以产生“肚懒效应”，试问跟臭名昭彰的“名人”同名的女士小姐们岂不很冤枉？同名同姓者是否有必要搞个抗议活动来声明清白，大呼：“XXX 许月凤，都是你害的啦！”

中国宪政学者许志永在《以政治为业的人-政治家》里头写道，政治家须具备了表达能力、协调能力、公信力以及良好个人形象。当然，以上四项对政客来说亦不缺乏，但论品德，政客则处于劣势。文章指出，政治家品质不能太坏，“随着治理层级的提高和职责的加重，政治家的责任伦理加重，要求的个人智慧更高”，因此，树立公信力一点也不简单。许月凤备受谴责，不仅是民间的怨恨而已，她起初深受爱戴，却违背人民的意愿。她无故失踪，协助政敌推翻民选政府，藉此谋得高位；无论是从责任或伦理层面，许月凤的公信力已完全破产，活该被当公敌对待。

报道指出，有人还劝告救护车司机不要驶往霹州怡保等地服务，否则难保引起公愤而遭到攻击，听起来很吓人对吧？不管许月凤怎样自圆其说、努力出席各种仪式颁发奖金，然后在报章宣扬自己有做事。

“公仆”不仅是做事就得了，还须有健全的民主制度，许月凤助长了腐败的制度，而且不曾反省过错，品质烂到谷底。这名失格的“公仆”，连同迦玛鲁丁拉兹、奥斯曼再鲁、吉斯文德星等，相信将在下一届大选惨遭选民报复，一并扫出议会大门。

甲州眼 2010 年 12 月 30 日

正眼观民联百日计划

“民联的首 100 日计划”是民联大会发布的最新政纲，但前提是必须入主布成，否则没有一件能做到，这就是事实，相信人民也了解。但只从被“百日维新”一词扣上后，蜂拥而来的评论褒贬不一，有的对“百日维新”作了指点，有的则大肆批判。从历史上来看，“百日维新”确实是个贬义，光绪皇帝的新政维持了百日即惨遭慈禧太后等保守势力粉碎，新党人头落地，满清气数全尽。“维新”，取自日本“向洋学习”的成功范例“明治维新”，要是满清维新真的成功，中国迈向革命之史唯恐将改写。

百日计划岂能和“百日维新”的失败混为一谈？凌国文评论的“百日维新”也是希望，而非以史为鉴抑或引错典故。显然地，这也说明了许多人质疑的是民联在百日之内是否做得到，这是时间上的问题，而非夺权后做不做得得到，这是两码事。

前阵子民联开大会，我个人本以为会对主流报章失望，孰知华文报章如实报道，还给予专版，非但使我另眼相看，也很佩服华文报的客观立场。相反地，华文报以外显得极为“悲观”，《前锋报》就懒得说啦，那是份缺乏文明素养的党报；巫统控制的《新海峡时报》还找来本地大学的“叫兽”，大批民联计划是“骗局”（gimmick）；马华控制的《星报》连计划都懒得报了，一小版草率带过。再加上官方电视台的妖魔化、一言堂，试问日夜被洗脑的国人们怎会不对百日计划产生质疑，以至对此绝望？

没错，正如某些时评员所说，民联的话放得太大，百日之内解决掉“大马十大弊端”确实不太可能，有的甚至还拿民联执政的四州来比较，不禁让人啼笑皆非。在野党州属处于弱势，这是众所周知的，大马是联邦制国家，各州政府必有自己的一套方针。

被抨击得最糟糕的某过于回教党执政 20 年的吉兰丹，国阵方面质问“他们给人民什么？”；反过来我们该问中央，是谁盗取了丹州的石油津贴？是谁决定回教党能执政丹州而不败？最重要的是，国阵的州属能像丹州那样和

谐，非回教徒养猪的权利不受干扰吗？不妨用镜子照下自己，再批评他人不是。再来则是雪州免费水问题，水供公司到底是掌控在谁手上？吉打州淹大水是回教党施政不利？（天，登嘉楼长年都淹水！）最主要的是民联模范的槟州，国阵没有牌可打了，所以老在炒作种族议题。

民联政府需要的是时间，但时间不等人，人民也等不了，五年裁决一次的结果可能会被推前至明年，大选又要来到！在“一个大马”糖果到处派的情况下，民联没有对策岂能混下去？百日计划无可否认是个对抗国阵糖果的策略，你国阵能给，证明我也能给！十条惠民政策里，有哪个不是好料？先不要质疑在百日内能否完成全部，就算成功完成一半，百姓都会拍手叫好！本人今日在《光华日报》上看到一篇较中肯的评论，内文指出，内安法令恶法谁不恨他？近来甘文丁“古拉格”（gulag）在增建，给国人什么启示？

接着是耗资人民税金建成，却向人民讨过路费的“大盗”，不久南北大道即将私营化，不起价（暂时？）和免费，你宁愿选择哪个？其他的还有改革国家机关，剪除弊政和暴政，还政予民、石油税归还州民、水供国有化、解决国阵账目不明的烂摊子工程等，有哪个对人民没好处？试想，为何慕尤丁只针对公务员加薪问题、巫统仅关注垦殖区问题？因为他们对其它利民政策感到哑舌，无言以对！他们的白象工程越来越多、信誓旦旦地谎报数据、到处派钱收买人心等，却刻意忽略民生问题，万物飙涨、治安恶化、民主渐被剥夺、官僚腐败等，“国阵给人民这些？”

国人们，是非要分得明，你要短期的糖果，还是长期的保障？扪心自问，那些白象工程显不显示国威关我屁事？你的知情权、发言权在哪里？贪官污吏难道不应该受到惩罚？人才外流却视而不见？公平待遇大小眼？百日计划或许大声说话，但绝不夸大，只要人民一心想要求变，国阵的甜言蜜语\鬼话说得再多亦不管用。国阵的大工程还需要 10 年才得以回本，拍胸脯保证 10 年必能城为先进国，谁知道它会否沦为 PKFZ 的例子？这难道也不是张空头支票吗？睁开你的眼睛，选择在你手上！

风云时报 2010 年 12 月 25 日

捍卫“烈火莫熄”名节

公正党又传出代议士退党消息，巴东色海区国会议员哥峇拉较早前已和党闹翻，退不退党已是迟早的事。哥峇拉曾表示自己对党忠心，靶子仅对准安华和阿兹敏而已，孰知一切纯属空谈。

哥峇拉退党正值丁能补选前，实在匪夷所思。毕竟每次一有补选，国阵都会布置一部“跳槽好戏”，帮青蛙举办记者会，大骂前政党一顿。隔哥峇拉几日前，公正党的第7号老党员黄楠洋宣布加入马华，还模拟一张巨型党员证来撕毁。国阵想藉这种场面引起啥效果？国人司空见惯之余，连发怒都免了。

哥峇拉的“被边缘化”自公正党直选后成了热门词，一切的乱象亦从党争里萌生出来。选民不禁感到迷惑，这些闹情绪的人，到底是不满选举舞弊，抑或输不起？他们不满安华和阿兹敏而退党，显然是对政党没有信心，否则对事不对人，对党忠心者无论如何都不宜退出。较早前，行动党也闹党争，但候选人们都服从选举，并无选后闹情绪、喧哗退党的消息。

相比起之前的六位青蛙国会议员，有不满意党立场者（组成独立共识联盟，被批亲国阵）、有因思想闹分歧而遭开除者（祖基菲里诺丁）；再益和哥峇拉是不满党决策者。只不过，再益不满的是直选舞弊，由于没有官职，这名理想主义者退党后随之成立新党；哥峇拉则是不满安华委任人权律师为副主席，反对上层滥权。虽已卸下“公正党”的标志，但党区部仍保留，而且不会跳槽国阵，并声称将和民联继续合作。问题是，谁还相信他？

一个独立议员有无限的可能，也许亲敌营或加入敌营，哥峇拉此“民联忠实者”退出公正党将如何服务人民？退党者应当记住，人民是选党还是选人，该党议员无论如何都该与党共进退，才得以维持其公信力。哥峇拉虽非

跳槽，但退党事件足以损害其名誉，一名自称为为人民服务者，何必为小事情而退党？

南洋商报 2011 年 1 月 3 日

第三势力有无出路？

《新海峡时报》总编沙赫.纳兹里（Syed Nadzri）1月4日于该报发表了名为“*It's 'party' time in Malaysia*”的趣文，乘机补一补大马政党史。Party一词可译为政党，time也可指时代（并非逗趣的“派对时刻”），题目姑且可被译成《大马政党的时代》。

很明显，这篇文章是针对近来火热的第三势力政党之抬头。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拉惹柏特拉的大马公民自由运动（MCLM）、再益依布拉欣退出公正党后，将人民公正阵线（AKIM，1995年自回教党分裂出）改组成国民安乐党（KITA）以及杰菲里吉丁岸的婆罗洲联合阵线（UBF）；这三者都证实自己较民主，而且皆奉行多元主义，跟在野阵营的民联立场暧昧、时而若即若离。

沙赫文章一开始就谈起大马国民党（NasMa），这个多元政党于1985年注册成功，并将目标锁定在中产阶级。该党却在1986年大选前爆发激烈党争，最后则在前巫统草根领袖拉惹纳斯隆（Raja Nasron Raja Ishak）领导，随即加入当时的短暂在野阵线-人民公正斗争（Harakah Keadilan Rakyat，由回教党、人民社会党、工人党与社民党组成），除了回教党与人民社会党历史稍为悠久，联合其余的小党，不愧为“第三势力阵营”。只是，待1986年大选成绩出炉后，国民党一无所获（阵营的几个小党亦然），后于1990年大选前便冲忙解散。

沙赫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仿佛在质疑有多少理想主义并主攻中产阶级市场的政党能存活，他们的势力相当有限，正如同国民党等之命运。沙赫指

出，再益的新党其实与 1974 年时，由独立国州议员组成的小党-祖国觉醒组织（KITA）撞名。

只可惜的是，该党在 1974 年大选中全军覆没，随之内部分崩瓦解，由一马来商人三苏里（Samsuri Misu）领导至 1985 年才宣告解散。作者认为，祖国觉醒组织实际上仅存在于独立议员意见一致时（Consensus of independent MP's）的那么几个月。最后举例的则是前民政元老陈志勤所创立的社会正义党（Pekemas），沙赫再次剖析，“又一个为多元种族理念斗争的政党，不管它有多崇高的理想，或希望成为选举景观中的第三势力，亦都自然死去”。

（实为社正党后继者陈胜尧加入行动党后而解散（参考王国璋：“二次战后迄今马来（西）亚各政党基本资料”，《风云五十年》，燧人氏），所以并非“自然死去”（natural death），而是“被迫死去”（force to death）。

“怎都似成相识”（It all sounds so familiar）？沙赫再次抛出了个疑问-这些小党，所谓的第三势力，到底会存在多久？纵观作者所举出的前例，从大骂国民党到社会正义党，大多数都在选前创党，选后都淡出了政坛，然后被迫面临解散。再次证实了“被迫死去”比“自然死去”来得确切。

况且，这些小党必须有强悍的领袖与强劲的领导层才得以存活，最主要的还须识时势而变通，譬如公正党从巫基走向多元种族政党，一跃成为大党；本为老、大党的回教党改走全民路线等，都有利于党的发展。较现实的是，民联三党皆为在野大党所组成（东马盟友为砂州老党-国民党（SNAP）；人民党、社会主义党、新创立的人权党等小党则未加入民联。

再者，组成稳定的政党联盟亦极为重要，民联是继替阵后出现的在野阵营，民心改变促使理念相驳的行动党与回教党合作。无论如何，多元主义政党从强势的 50、60 年代走入 70 至 90 年代的死胡同，再自死胡同里钻出，全靠人民思维与政党思想之变化。国阵五十几年的平稳则是依靠分配利益、各自为政达成共识，自 308 政治海啸猛击后，连国阵也打起了多元与种族平等旗帜，但本质上则颇受质疑。

民联是否能长期维持并走得更远，第三势力政党是否注定昙花一现？这得看大马人民该走向何方、该往何处走，否则，政治海啸后依然会被打回原形，并且导致种族主义的国阵再次大胜。

基于小党所构成的“第三势力阵营”惟恐寿命极短，不妨可考虑多党制国家的例子，主张将理念近乎相同的政党收归门下，藉此壮大在野党阵营之势，以便能抗衡执政党阵营的霸权。

吊诡的是，若加入在野党阵营，第三势力是否还能依存，还有无“第三政党”可言？以此看来，第三势力若无雄厚的资金与民众的支持，妄说监督或击败执政、在野党阵营，连存活下来的几率都很微妙；不幸地，还将沦为政党名册里（未除名）的“幽灵”（phantom），在政坛上毫无作为可言。

风云时报 2011 年 1 月 6 日

安乐党与第三势力

再益依布拉欣退出公正党后，将马来回教徒为主的国民公正阵线改装、符合其议程的多元政党-国民安乐党，被誉为大马新兴的“第三势力”政党。

再益在公正党内虽受重视，但四处碰壁、麻烦多多，在批评其署理主席选举不公后，愤然退出公正党。再益最初的决定是组新党，最后却受邀加入公正阵线，直接胜任党首领职位。再益曾在社会主义论坛上声称，自己奉行政治实用主义（Pragmatism），不知是否反映了现实？无论如何，再益有信心重整安乐党，并藉由其响当当的名声，逐步建成一个世俗政党。

唯独令我百思不解的是，或许是小党之故，这个由前回教党员与前 46 精神党员所组成的政党于再益加入并“世俗化”后，并无出现所谓退党潮。也许，再益这个政治巨星的加入，对该党是莫大的福气吧？有了这位资深领航人，沉寂已久、毫无势力的安乐党可以藉此翻身，放胆迎战下一届大选。

此外，再益宣布该党不会加入民联，证实了其有野心能壮大安乐党。大马政坛上的两大朝野阵营都使他极其失望，这位过来人若不苦干实干，亦很难挽回大局，甚至可能将安乐党拖下水。

所以，再益再次声明他的“世俗国”立场，抨击国阵、民联模糊回教国定义，宪法里早已写明大马是世俗国，目前只有安乐党才敢提出。

其实，再益说啥都没问题，安乐党是未获注册局通过的“新”小党。而一介小党若不结盟，很难在政坛有所突破；以史为鉴，小党就算结盟，结局亦可能是一盘散沙，最终溃败。再益的多元、世俗理念若可联合共同理念的政党，共同组织新政治势力。

譬如，除了拉惹柏特拉的公民自由运动（该组织声明支持民联），杰菲里位于东马的婆罗洲联合阵线；人民党、社会主义党等都可纳入组建“第三势力”联盟的范围。

第三势力在许多国家乃属非主流群，在两线制尚未熟透的环境下，很难有所突破。犹如早期，反对联盟都难以持久站稳。国阵是种族政党挂帅，民联则多元、宗教参半，“第三势力”凭借什么呢？值得期待！

中国报 2011 年 2 月 3 日

五·大马人

马来主权没有必要说有

搞了大半天，原来一直令国人“不敢恭维”的马来主权(ketuanan Melayu)不过是场夸大后一发不可收拾的闹剧而已。这一词汇，不只和新经济政策（NEP）没有直接关系、对华裔、印裔也不至于造成伤害之外，连马来同胞都被其耍得团团转，这个主权到底是谁的主权？

“马来主权”一词不过从 1986 年时由巫统议员的自言其说，接着被巫统中央接纳后编入党纲内所谓片面之词而已，并没有真正纳入国家宪法中，纯粹是民族主义政党为了使其权力扩展而立下的目标，但必须警惕的是这目标能否实现，则会影响到其他非马来人的种族权益。

我们不妨看看政治海啸前巫统议员的一些狂妄态度，不禁让非马来人误解了马来主权一词，也领教了其傲慢且极端的民族“威力”。从凯利大发狂论胡乱指责、某议员叫其他种族“滚出马来西亚”、希山举马来剑等等，无不让人感到惊吓和惧怕，深怕另一轮的种族纠纷会再度席卷，虽然他们有些人已道歉，但依然抹灭不了其对精神上的伤害。

“马来人特殊权利”不是“马来主权”，如新经济政策是为扶助贫穷阶级和发展国家而设，还有一些有关统治者权力的问题都是不便多问的；而马来主权却是一种霸道行为，是由一民族来独揽国家大全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想，此举动将对其他种族受到不平等待遇，所以巫统纳入党纲自己“爽”就

够了，国阵精神一日还在，它也休想将其搬出来，何况目前的政治处于不佳状态，相信一些极端议员的纪律可以收敛一些，不要再轻举妄动。

竟然证实了不过是子虚乌有，就麻烦那些议员不要一直重复强调它，不要再误导群体或使人想入非非，否则必自食其果。现任槟州首长林冠英前些年也针对历史课本上不实的“马来主权”章节批评，却招来巫统议员的辱骂和谴责其挑颇，请问这又是什么态度？到底谁该向谁道歉才是？

南洋商报 马六甲版 2008年5月12日

提倡“马来西亚主义”，维护马来西亚的尊严

针对渔民非法捕鱼和海域间的问题，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政府陷入了难堪的状态。印尼的民间极端爱国-民族主义组织在雅加达的大马领事馆屡次发难。除了著名的“红白军团”爬上领事馆的围墙大喊羞辱马来西亚的口号，像“人民保卫民主”的激进组织更是肆无忌惮，非但焚烧大马国旗，还以人类的粪便来涂抹并投掷马来西亚领事馆的不文明举动，多少使人对印尼政府的束手无策感到失望。据“人民保卫民主”组织的头目声称他们还会组织摩托车队到各大马驻印尼企业去叫嚣抗议，企图把整个反马示威闹得更“壮观”及具威慑性。

我国外交部长阿尼法声称马来西亚不会向印尼方面对于渔民问题而道歉，我认为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我国何罪之有？为何必须迫于无奈，而为无需负责的事件表示歉意和东躲西藏？印尼民间极端组织闹事已非一朝一夕之事了，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都同样座落在“马来世界”（nusantara）的版图里，虽然如今已是两个主权各独立的国家，但无论在历史抑或文化等都是重叠的。

基于这些课题，印尼方面足以制造出许多的事端来刁难大马，比如本地耳熟能详的 *rasa sayang* 惹争议，还有民族舞蹈、服饰、加美兰等古典音乐的拥有权等，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犹如东亚的“儒家文化圈”般乃是被各国所接受和共享的文化资源，均被印尼一方的滋事者视为印尼的“国宝”，并讽刺大马为“窃贼之国”（*malingsia*）加以羞辱。由于我国国歌被证实了是爵士歌曲改编的，这首曲子又无故被印尼声称是抄袭他们的原版歌曲，并肆意侮辱大马国歌。孰可忍，孰不可忍？

此外，还要诸如印尼劳工和女佣待遇的问题，在印尼分秒便会激起千层浪，极端分子反复高喊着要打倒马来西亚的口号，侮辱国旗等更是不在话下。近年来，苏卡诺于 60 年代所号召入侵大马的“毁灭马来西亚”

（*Ganyang Malaysia*，在大马史册里，普遍称为“抵抗”，*Konfrontasi*）不停地被印尼的极端爱国-民族主义分子重弹老调、加以利用，成为印尼反马运动中最激烈、最深得民心的旗号。马来西亚如今正迈入建国的第 53 年，国内却还因种族议题而争论不休，仍旧探讨着何为“马来西亚人”，“马来西亚”是谁的“马来西亚”等毫无意义的课题。马来西亚是属于各族群的，生长在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服务、效忠的即为大马公民，这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实在很遗憾，也因此而必须为自己的幼稚（尤其是那些煽动种族主义歧视他者的人）感到羞耻，在面对着印尼极端分子的威胁和挑衅之时，我国的政府以至人民都显得无能为力。阿尼法表示“我们必须捍卫人民与国土的完整”无非已道出马来西亚政府的心声，希望印尼方面能有所对策，尽可能去扼制那些整日无事生非、四处鼓吹仇恨大马情绪的极端组织。印尼的国情或许大马能体谅，但刻意中伤以及羞辱大马国格、主权的行径，我国必须有所顾忌，并时刻采取必要的行动，以进一步稳固马来西亚的国威与尊严。

此外，在面对着邻国的侮辱之同时，马来西亚国民要醒觉，我们随时都会面临着来自国际的挑拨。我们应该想一想，我国毫不吭声就已承认自己是“窃贼”了吗？我们的多元文化能否作为我国的中心指标、一种引以为荣的象征？所以，否决极端种族主义是马来西亚的首要目标，完善各族群的团结与和谐，加强并巩固属于马来西亚人民的“马来西亚主义”，藉此以还击印

尼极端爱国-民族主义对我国的斥责和辱骂。我国没有理由再逃避现实，否则将永远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局面。

2010年8月27日未发表

黄英贤部长和“沙巴能”

首先得祝贺澳洲华裔黄英贤（Penny Wong）在工党领袖吉拉德的新一届内阁中荣升金融部长，不仅澳洲籍华人引以为傲，中国大陆媒体会大肆报道这一喜事，“海外华人”的荣耀亦是“中国人”之光。跟着来“分一杯羹”的自然也是马来西亚了，是问一名澳洲华人任职澳洲政府的部长，跟中国大陆和马来西亚有何干系？只因她出生在中国的沙巴州首府亚庇市。

中国人沾光是肯定的，海外华人不管是华裔抑或是随后移居海外的中国人，都是移民他国的同胞。海外华人未必要对祖国有认同感，但怎样也逃不过自己的身世背景。就如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分子，在外领了绿卡也罢，仍以中国人为傲的不在少数。正所谓“有海的地方，就有华人”这句话十分到位。

澳洲大陆的这位新金融部长当然不是海外中国人，而是大马出生的华裔，其父黄悦成（Francis Wong）仍居住在沙巴州，是位知名绘测师。黄英贤在8岁时被送往澳洲念书，之后便一直定居澳洲，法律系毕业生的她加入了工党，初期受委参议员；陆克文击败自由党后，黄入阁并委任气候变迁、能源效率及水源部长。从这个时候开始，黄英贤的大名与肖像开始出现在各大媒体报章，被称是“马来西亚”的骄傲。问题在于，黄部长当时已是澳洲籍公民。

我们深感疑惑，要是黄英贤在马来西亚混，其前途会如此之光明吗？有一部分会说，当然！我们马来西亚也有不少华裔部长啊。也有道理，但性质仍然不同。马来西亚的华裔部长职位是刻意保留的，澳洲哪有这种按照种族比率来划分的逻辑？无论是开明的工党还是保守的自由党，皆有华裔党员，都受到华裔选民支持。

你可以认为黄英贤是侥幸被选中，但资历尚浅的她在工党反对党时期已参与影子内阁，一路上细心耕耘、刻苦耐劳，才有今时今日的骄傲。回到最初的时候，是工党这“伯乐”率先看中了这名法律专才，“好马”才因此入党。黄的身世和艰辛的日子，马来西亚当时是不知晓的；但随着黄的一炮而红，国人们竟不亦悦乎、仿佛自己的人民在外国当官似的，实在让人哭笑不得。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我国人才流出的严重性，每年固定的人口移民海外；放弃了马来西亚国籍，成了外国公民，为外国政府服务。最好的例子是邻国新加坡，其多数居民有我国背景，然而他们还是“马来西亚人”吗？

黄英贤若是专业人士之一，我国就等于流失了一名人才，也许往后还会有更多已移民海外的前“马来西亚人”突然爆红、享名国际时，我们又要大肆渲染是我国骄傲了。真让人感到可悲啊！看到很多港、台的移民都放弃了外国国籍，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效力，假设黄英贤真的“回锅”，是否也会得到国家重用？机会又在哪里？

莫怪黄父以沙巴人为傲，高呼“沙巴能”（Sabah Boleh）而非“大马能”，出生于沙巴州的前“马来西亚人”黄英贤在澳洲仕途通达。随即欢呼的我们，堪知她衣锦还乡之时是以游客身份前来“参观”？

初投独立新闻在线-读者来函 2010年9月13日



前澳洲工党吉拉德政府金融部长黄英贤

两个国庆日的国度

或许打从今年开始，我国的小孩会弄清一个事实，原来独立日和建国日是事。若换成当年小屁孩的我，有人问及“马来西亚”的国庆日时，我铁定回答：“1957年8月31日！”这道问题错在二者被混淆了，1957年时没有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还得等到1963年的9月16日才出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我们“老懵懂”？沙巴元首诞辰日干国人何事？难道东马的假期得以和半岛的同胞“普天同庆”了？

一错再错，又或是忘得一塌糊涂，都得怪国阵政府（当时称联盟）有意无意忽略建国日的存在。刘振东有篇趣味性十足的文章“从916谈起”，收录于他的著作《亮剑-踢爆马来政治》里，意外发现原来9月16日是新加坡资政 Harry 李光耀的生日！绝非碰巧，而是证实了星岛的重要性；但出于人口划分之考虑，东马二州受邀加入成为“大马”，153条款一变成了保护“土著”的权益。

马来半岛在 1957 年已获独立身，砂捞越还属于英殖民者管治，北婆罗洲（沙巴）还是直辖殖民地（crown colony）呢，更别忘了新加坡当时仍是英属。9 月 16 日说起来容易，但马来半岛外的这三州其实在加入前早就独立了；砂捞越是 1963 年 7 月 22 日、沙巴是 1963 年 8 月 31 日（很巧！马来亚的国庆节）、新加坡单方面宣布独立亦在 1963 年 8 月，所以说最主要的应当是年份-“1963”，因为英国在这年同时放走了随即加入联邦的三大州。9 月 16 日之所以敏感、不想再被提起的原因，唯恐是给予这日子最大意义的新加坡，在两年后跟联邦挥手道别。李光耀则老在提起他当年的男儿泪。

我不知道现在中学用的是哪种历史课本，我手中藏有的 1990 年初版的《Sejarah Tingkatan 3》便有记载砂、沙二州合作构建马来西亚联邦的整个来龙去脉。但作为学生的我们印象就不太深刻，到底是我们记性太烂，还是历史课太枯燥？也多得那些老师有问题，随便教了算。

几十年过去，如此伟大的日子由于不受到重视，也没人再问起。任其被淡忘，随即遮掩掉，得过且过。怎知“风水轮流转”，经过 308 大选海啸的冲击和洗礼，“9·16”的呼喊声点醒了我国人民；大马是在这天成立的，而我们背后的大多数东马同胞们却一直不受尊重，被剥削比率最高的竟是受宪法保护的“土著”。然而东马二州却是救了国阵政府一命的大票仓，促使政府从此不敢轻举妄动，势必要改变对待东马人民的态度以答谢。

如今，“一个大马”政府终于认可了马来西亚日，除了放公假，亦提醒国人要紧记东马加入大家庭之日，没有 9 月 16 日便没有马来西亚。此时，问题又接踵而来，“马来西亚”的国庆日到底是什么时候？政府说 8 月 31 日的马来亚独立日必须保留，是问它跟砂、沙二州有何干系？但转订成 9 月 16 日的话，马来亚的独立斗争便会失去其涵义，不过东马也并非没有独立斗争，只不过那是并入联盟前的事。彼时甚至有当地政党是劝阻二州加入联邦，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喝令动武的邻国总统苏卡诺。

因此，大马又多了项创举，姑且勿论是独立日或建国日，我国竟有两个国庆日！

吊诡的土著权益

首相纳吉在巫统大会圆满结束时，呼吁国人不要再谈宪法课题。为何不谈？只因它牵扯到敏感的马来权益问题而回避？要真如此，在缺乏的对宪法基本了解之前提下，强调各族团结与和谐的“一个大马”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或许都知道，自马来西亚联邦成立后，马来优先权益转变成土著权益，也就是说东马的其他土著也获益，共同分享“大地之子”所享有的优惠。而巫统大会反复声称 30%不可动摇的权利试问跟宪法 153 何干？

那是前首相敦拉萨执政时期所开展的新经济政策之一环，也许在经历了巫统多年掌权并且曲解后，以讹传讹便成就了宪法 153 条与 30%股权才扯在了一起。就连开口闭口的土权领袖依布拉欣阿里也一错再错，不知是他刻意搬弄是非，抑或本来就懵懂？

153 条款是个不错的概念，它可以扶助处于贫困中的马来人，但却具有条件与局限。国父东姑阿都拉曼曾说过，马来人将获得特殊优先权益之同时，万不可忽略其他种族的平等、权益和信仰自由。总而言之，宪法第 153 条保障土著的基本权益，种族暴动后所颁布的新经济政策亦是如此，但这未必是长宜之技，一旦有良好收成就得回收。

只可惜于 1990 年到期的新经济政策，被马哈迪的国家发展政策所取代，迄今为止则不了了之，已成为“不可说的秘密”，挑起土著权益既是挑战宪法第 153 条，着实荒谬之极！

最近，大马律师公会发起的“我的宪法”活动有助于国人们了解我国宪法，却受到某些有心分子的质疑。真是如此的话，那重读我国宪法又何妨？

宪法根本就不是啥社会契约，是一国之本，就算是第 153 条亦非敏感之部分。不妨尝试买本宪法来翻阅，我们可以察觉到里面根本没有“马来主权”等字眼，更不会有“外来者/土著”之分，因为这是我们共同拥护的国家与宪法，巫统若感到害怕，想必有因吧？

说到土著权益，本人在某论坛中聆听了捍卫原住民权益的蒂嘉小姐诉说了西马原住民的苦衷，他们长期遭受歧视，连祖灵之地都难保。我国原住民难道不是土著？为何建国 50 几年来却永不得安宁，历史课本都把他们遗忘掉？还有东马的土著，例如成为滥伐受害者的本南族，当他们族人备受当局威胁之时，针对土著的保障去了哪里？这些都算敏感的话，谁还能为他们伸张正义？

此外，首相纳吉劝说马来人必须团结，当被问到马来人该怎么定义时，巫统高层的身份已难以被说服。土耳其、巴基斯坦、阿拉伯、印裔回教徒直到东马的巴交、苏禄等皆属“马来人”？那非马来人的土著怎样区分？非回教徒的土著算什么？真让人摸不着头脑，到底是土著权益还是政党权益？

南洋商报 2010 年 10 月 30 日



土权的幕后推手-前首相马哈迪 (图: Malaysian Insider)

敏感词汇大不同

我国的种族问题太根深蒂固了，不过近来还算有机会改善，尤其是针对种族议题政治化来误导群众、混浊事实的作为，更要严加抨击。继“寄居论”、“外来人论”等自政客发出，接而是校长的“狗链论”、“回中国论”；前阵子还有“印度人与蛇论”，直到干训局的“酒鬼”、“丹凤眼”侮辱字眼等，其实都不是很“新鲜”的东西，在民众耳里早就“家喻户晓”了。这些莫过于是对“非我族类”的歧视词汇，试想，华人也常把马来同胞形容为“蕃”，那么，华社间的“唐蕃论”是否该定为敏感、甚至是破坏种族和谐的词汇？

经过长期的纵容，“一个大马”政府能和谐到什么地步？黄明志被判定无罪后，除了少数极端分子呼吁要用ISA来对付他外，多数人不见得写歌反击种族主义的黄明志有何罪。当然，试想下，用黄明志事件来化解掉纠纷又有何不可？国阵反而可以籍此不去严惩“口误”的校长、干训局教管，以此来缓解整个局势，华、巫两边得利。但这是最好的办法吗？没人愿意知道，反正都不了了之。但国阵必须面对的，不该只是缓和局势而已，而是应当惩罚那些故意挑起种族矛盾的极端政客和组织，尤其以那些不时拿敏感课题把玩，好让自己升格为“英雄”的政客；以及反复炒作主权课题的极端非政府组织，否则一切都纯属做戏，毕竟一切都由“它”而起。

当然，我还发觉有些人正事摆着不管，却在鸡蛋里挑骨头，好让人民知道他们在“秉持政府”、“捍卫种族和谐”。首相署副部长慕鲁吉亚便日前便针对马来文学（KOMSAS）中五教材-由马来文豪阿都拉·胡赛因所撰写的小说《连环扣》（Interlok）里出现“贱民”（paria）字眼而提出抗议。本人不知晓这本书，毕竟中五时期的我指定的并非此部小说，更不知晓其内容。但我想质问的是，该书是否有歧视印裔为“贱民”的内容？是刻意的抑或是在

象征某些事情？毕竟这部作品已是马来文学经典的一部分，若是有种族歧视成分，为何政府没有察觉，还将其定位中五马来文学教科书？这些都有待学者去研究分析，而非政客一指便定夺著作的生死。

“Paria”何解？其为印度种性制度的特定阶层族群，他们分布于印度南部的省份，包括淡米尔邦，是出于社会最底层的居民。犹如日本长期被歧视的族群“部落民”，其祖先实为被当权者放逐到特定区域的流民，所以“Paria”亦然。至于为何慕鲁基亚为何会对此词如此敏感，这也许只有印裔族群才得以了解，和华裔先民早期被迫卖“猪仔”到海外谋生一样的，当然性质上则不同。

“Paria”如今是骂人的词汇，用来指称你“很烂”，但识得更深层意义的人最好少用为佳，毕竟它蕴含着阶级歧视的敏感词汇。当然，种性制度并非涉及所有大马印裔，而大马印裔除了有来自不同省份的，宗教非常多元。慕鲁基亚运用“印裔社会”是否有点不恰当？小说本身是否真有此义？（煽动性？种族歧视？）教育部应当调查清楚才能定夺，否则坏了国家\马来大文豪的名誉和尊严，那该怎么办才好？

“贱民字眼事件”让我想起一部美国现代文学经典-哈帕李的《杀死一只知更鸟》（To Kill A Mockingbird），这部招惹数个州属展开攻击，并长期被列为禁书的文学大作，里头所蕴含的歧视字眼何止“黑鬼”（nigger）？但这部小说的中心思想是批判种族主义和阶级歧视，书里所运用的词汇莫过于当时民间、特定区域人们的话语，以南部的虚构城市梅冈城为反映现实的不公与矛盾激化的社会现象。

哈帕李却因此被指为“种族主义者”等，该书遭到严重批判为不和谐、渎神、教坏小孩等而被禁。如今，日渐成熟的美国社会已改观，并将其指定为斥责种族偏见的教材。若《连环扣》是这样的一本书，那慕鲁基亚就糗大了。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10年12月22日

《连环扣》政治风波

《连环扣》（Interlok）风波一发不可收拾，在教育部不打算禁为 SPM 指定读物后，随即发生了部分印裔群众焚烧小说的事件。不管是亲政府抑或亲野党的作家协会，都纷纷对号入座，有些到警察局去报案，更多则是召开会议声援小说。

庄华兴针对事件写了篇文章，指出《连环扣》虽非“种族主义小说”，但亦不算是本好小说，情节老套，完全符合政府的和谐路线而作。翻查史册，独立十周年之际，作者阿都拉胡先凭此书仅获安慰奖，意味着并非“封王”之作。时过境迁，不知是早期不怎敏感，或国人都不关注文学，《连环扣》这部“和谐之作”很长一段安然无恙，顺利度过几个春秋。

小说经由“政治化”后震惊全国，当下若不知该书就“Out”啦。Paksi 主席丁斯曼撰文《哈拉卡报》，文章里探讨为何一本小说足以惊动社会，只因这个国家的种族矛盾太深厚了，正如主观的“paria”字眼竟可激起千层浪。这本小说虽平凡，却也反映了战前至独立时期，三大民族的刻板印象。时至今日，仍有人抱有种族歧视，书里马尼安的“贱”、瑟曼的“懒”，对比今日的巫、印裔，别唬我你打从心底毫无成见。

笔者中五时的指定读物乃伊萨哈芝穆哈默的《大汉山王子》（Putera Gunung Tahan），是本写于战前的民族主义小说，洋人刻意被“愚笨化”。这是时代特色，目的是藉作品鼓动马来人反殖民者。况且，伊萨的背景不假，他确实是政坛上的左翼独立斗士。若以《连环扣》的批判标准，伊萨唯恐被指“抹黑英国人”吧？大马的“洋后代”难道该讨伐这本小说吗？此外尚有“sakai”字眼，乃原住民某族名称，亦可挪用来辱骂他人。要是使用政客看待“paria”的标准，《大汉山王子》早就禁掉啦！浇灭《连环扣》风波

的办法，不是照搬“一个大马”，更非提倡或禁掉了事；应将滋事政客揪出，当面和文学家讲清楚，现场直播，大事化小。

东方日报 2011 年 1 月 25 日

学习雅思敏阿末

电视台佳节广告频频触礁，自去年搞奇幻的开斋节广告被批为“圣诞老人雪橇”，直至今年斋戒月的“无理的非穆斯林女生”系列广告等，虽说很有创意也蛮无厘头，但不幸地是，在凡是都“政治化”、“种族化”的大马，广告很容易被有色眼镜所玷污。

若要诠释开斋节，大马穆斯林都非常强调返乡和家族团聚，加插了类似“雪橇”的东西或许并非故意，是为了点缀佳节气氛。然而，有心人就爱搬弄是非、百般误解，将它和“圣诞节”扯在一块，并污辱广告有“异教徒色彩”。接着便是今年的斋戒月广告，一名类似“华裔”的少女，于斋戒月逛友族摊子时大声喧哗、当面狼吞虎咽、穿着性感等；以角色所演绎的表情，甚至让人一看便觉得是“华裔”，因而产生反感。是我们敏感，还是广告太造作？

于是，这不禁让我想起雅思敏阿末，也唯有雅思敏能诠释出既不敏感又富有深刻意义的广告。雅思敏的广告题材大多有关族群关系，此“敏感”却非彼“敏感”，而且能诠释得和谐（非彼“和谐”），并拿捏得恰到好处，绝不让你抓到痛脚。最典型的当属 2007 年国油的国庆日广告《陈鸿明的爱情》、《恐龙怎么拼？》等，完全从小孩的视角来探索族群思维，天真无邪的小孩充满了“爱与友情”，显示出族群关系并非想象中僵硬。

雅思敏的经典开斋节广告亦不少，例如儿子回忆起儿时父亲教授他“喜鹊”的场景，浑然发觉对记忆衰退的父亲无理，而连忙道歉，体现了开斋节

寻求长辈宽恕之习俗。此外，尚有“弃老山”式的故事，女儿把年迈的父亲从医院接回家过开斋，却遭受女婿的恶待，结果其子女有样学样“学习”恶待，才让夫妇反省亲情之珍贵。

由此看来，雅思敏重视的是“人性的单纯、善良与温柔...习惯以她的作品深入社会的“禁域”与“禁忌”，譬如种族议题，身为穆斯林的她因坚信公正与真理而去质疑马来西亚种族化政策”（中正大学杨昊博士语）。雅思敏仿如“擦边球”般，正面应对敏感课题，却能让观众见识温馨与感动，她批判种族主义，也挑出了族群弊端，虽备受争议，却使人异常佩服。雅思敏的创意源自现实，不刻意哗众取宠，仅为了返璞归真，让国人知晓节庆真实的涵义。

“雪橇”和“非穆斯林女孩”虽很有创意，出发点也并非刻意抹黑自己或他者，但一不小心踩入雷区，后果将不堪设想。有心分子若要整你，鸡蛋里挑骨头亦不为过，更何况还摆着被他挑，岂不便宜他们兴风作浪？学学雅思敏，以柔克刚，回归自然的面貌，以真、善、美来感化国人。

东方日报 南马版 2011 年 8 月 11 日



雅斯敏冥诞，谷歌主页为其制作的商标（Doodle）

我们都是大马人

当过监票员的都知晓，不仅要在册子上确认名字和身份证号，更要观察投票者的面貌，看他属于什么“人种”。但在砂州选时，我却浑然发现无效，因为这是 21 世纪的大马，不是封建时代，从面貌和肤色来判断真的很幼稚。

在砂州选时，我曾帮助一对夫妇查询投票处，以“西马人”一贯的想法来看“东马”，你会发现自己非常短视，而且凡事都很“种族化”。那对夫妇，妻子口操流利伊班话、皮肤偏白，我以为是混血儿；丈夫长似华裔，口操流利华文，我认为是华人，结果很意外，倒反了！这是我在东马的经验，而且到处都是不造作的“一个大马”。同时，我在投票日当天与一名伊班族女子沟通时，她允许我用华语，乍问之下才知道，她是华-伊混血儿，华文化程度是小学以上。

这不禁让我想起，台湾人正视本土化所引发的“有唐山公，无唐山嫵”概念。我们常常陷入族群、宗教与文化各异的争论，有些政客还不耻于发表“种族高论”，将“非我族类”打成“外来人”、“寄居蟹”。

真有那么简单吗？从兴都\佛教文明至回教迁入、殖民时期至独立，试问有谁敢肯定一族群之文化是单一、完整和纯种的？“马来西亚马来人”亦是个由宗教所主导的多元族群混合体，不仅有土著，甚至有华、南亚、阿拉伯血统等，为何还执意人为制造“是\非”的定义，来分化大马各族？

近日，我从报章发现有趣却悲悯的例子。原来除欧亚裔、峇峇娘惹、捷迪外，还有“美丽的误会”。比如有家华印混血的吴姓家祖，竟然都使用马来名字，因而被误认为是马来人穆斯林。名为罗斯里的男子本名吴国华，是华印混血，迎娶印裔女子，其祖母是娘惹。不知是祖母名有“BT”字眼，抑或填错姓名，于是其父吴德芳自此便是马哈特，祖父成了苏莱曼。由于“回

教名字”之故，该家族多次申报更换种族和宗教栏，皆无辜被驳回，或没有下文。

这种范例屡见不鲜，我国有许多原住民同胞亦面临姓名问题，比如有“BT”或“Bin”者，未必就是穆斯林，有者可能是原始拜物教。这种纯粹以姓名来区分“你\我”、“是\非”的族群、宗教概念到底从何而起，或许已不得而知，但这无疑已严重分化大马族群的和谐。

正如行动党议员杨巧双欲将华印混血的女儿填上“大马人”时，却惹来无数政棍攻击她“数典忘祖”。千万要紧急，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你始终是大马人，惟有以大马人为傲，国家才能兴旺。

东方日报 2011年8月13日

六·民之声

请别伤害华小

退了休的马大“荣誉”教授邱家金贬低华小栽培出来的学生是“抄袭猫”，使我这位在国外留学中的笔者非常愤怒，所以决定“千里传书”-撰文来批评他。

本人自小学便入读华校，跟大多数华校生一样地，中学选择了国民型中学。在我曾经的中学母校当中，除了英校生/国小的学生，许多的华小生成绩都非常优越，起码在多元的环境之下我们都和其他种族建立友好关系，不见有任何严重的、不和谐的大冲突发生。邱教授身为一个历史家，却不懂得如何去实事求是，偏袒一方之余还出口伤（华）人，这种史学家还能有啥素质相信大家皆已明了。

我们要意识到的是，马来西亚明文规定依然是个民主国家，我们的教育体制是自由的，虽然不够人家新加坡呼吁国内的同胞们必须注重母语，在大马的华人起码是靠自己来维持中文教育的，“薪火相传”就是个好词！靠着半津贴的不平等补给仍威胁着华小的生存率，再看看华人必须自费自办的独立中学，都能看出华人无论在多艰辛的情况下都希望自己的子孙能接受中文教育。

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一些非中文教育甚至是土生华人的问题，他们的情况和大多数受中文教育环境长大的孩子不同，但无论如何，华校生是“根正苗红”，尤其在中国备受世界瞩目的时候，不懂得母语的华人很大程度上

都会被瞧不起。你认不认同也罢，大马华人在海外都被看好，无论是汉语普通话还是方言皆能顶呱呱，使中港台一代的人们哗然一惊，这就是大马与其他东南亚国家不同的地方；此外在大马教育制度下，我们还略懂数门语言，在海外一般是被看好的，大马华人在国际上在国家脸上贴金，却一再被指责，这是什么道理？

此外，什么叫华校阻扰国民团结？我们是印尼、菲律宾还是泰国的状况？抑或是新加坡？什么都不是！若华人家庭让孩子入读国小，国小是否能义务保障华族子弟能学好母语？这就未必了。可在华小，除了著重母语教育，还得兼修国、英语“三驾大马车”，这也可能是华小出来的学生为何能胜任大马这个多元社会了，很明显念华校根本不阻碍团结，而是更团结才对。大马不是同化国家，我们没有国家主义，自然就没有啥同化意识可言，无论是华校还是淡校，都有持续发展的可能，在多元之下共生共存。

再说，由于文化上的区别，念国小也不算太坏，最怕的是在某种程度上会遗失掉一些东西，试问国小能给予充分理由让我们接受它吗？教育制度持续那种旧有的偏见、狭隘的思想，能让因念“宏远学校”而更团结吗？显然不是。

上次拜郑全行所赐，让我深刻领教了民族与宗教的区别性，郑全行是华人穆斯林的一天，他就是一个华人，先不管他受的是什么教育，他是“转信宗教”（mualaf）的人也罢，除非你承认自己不是，否则你更没有权力去侮辱华社与华教。“邱家金”三个字的英文拼写始终还是汉语方言的译音，管你是否受中文教育，认同华教以否，你更没有权力胡乱扣帽子、乱讲话！

华人是马来西亚组成的一员，在国籍认同上是马来西亚人，种族主义者妖魔化、兴风作浪我们都已忍受了多少年？几时轮到你们来伤害华人的自尊？抱歉，你们绝对没这个资格来将我们羞辱！

中国报 2009年12月9日

废 UPSR、PMR 又如何？

教育部欲废除小六检定考试（UPSR）与初中评估考试（PMR）这一做法，本人觉得不切实际，虽然很多人也许都认为这是对的，毕竟考试容易消耗小孩的童年，使其成为只为考试而考试的机械人。试问当今世上谁不讨厌考试？但考试却是人生必经之路，是一个考验我们知识程度到哪种形式的形式，我认为应当减轻它对学生所造成的负担，而非一刀切地将它废掉了事。

马来西亚的真的因为考试而苦恼吗？教育部想到这个问题之时，有无深入调查这是否核实？有没有针对小学生以至初级阶段的中学生，他们是否因为这两种考试而苦恼？基于政府考试的问题，有许多方面需要厘清的，例如 UPSR 是小学过渡到中学的必经之路，进入中学后，学校需根据学生的水平来分配班级，废除 UPSR 的话，这些问题该如何解决？是不是以另一种形式，比如入读中学要通过该学校考试？

废除 PMR 的话，同样得面对这样的问题，中四需要根据 PMR 的水平来分配学生是否进入文、理或商科等专业，这又该如何评定？完全是因为不想让学生成为考试机械吗？那好，麻烦请给个解决的办法，而不仅是哗众取宠的政策考量，因为教育部每决定一项改革都有可能祸及莘莘学子的命运，先不说这是好还是坏。

此外，考试也是竞争的必要原因，政府并无理由遏制用功且勤奋学习的学生，即便是普通的学生也罢，拔掉了这些考试岂不等同于拔掉了学习的斗志？学习的上进心从何而起？仅是整天到学校去上课，下课自我温习，凭借校方的大、中、小考就能解决了吗？

诚如教育部长所说，转换成校内对学生表现的评估制也不是件坏事，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但真是这样吗？政府评估与学校评估有何差别？能减少学生成为考试机械的机率吗？真要如此，能否学习像欧洲福利国家那样的，小学生一进入中学便直接编专业，负担轻，还能按照自己喜爱的科目来培育不是更有效地“有助学生及教师们迈向更具创意的教学？”和“提升学生们对体育或其他课外活动的参与”，进而提防他们成为“为考试而考试者”吗？

对于我那一辈来说，教育部所给与的“恩惠”基本全都领教过，从 UPSR、PMR 一直到 SPM，仅中五后进入私立学院而没考 STPM，而我仍记得小三时还有个稀奇古怪，随后撤销，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所谓 PTS。见证了这针对“优秀学生”得以升班的考试，教育部当年又考量过我们当时的处境？现在说考试太多会出问题，可我们当年才不过三年级，却太早领教了政府评估制度。

再者，大马与许多国家一样，都规定九年基础教育，但比许多国家松懈得多，有些人小学后可选择不念，即使到了后 PMR 时期，也是自愿选择是否该继续下去。很明显，根本无关评估考试，而是教育部能否缩减学习的包袱，让学生能够更无压力地应付考试岂不更佳？对小学生书包过重、教师素质、课程编排、课业繁重等有想过不？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10年6月21日

漫画家的精神

“非主流”政治漫画家祖纳（Zunar）向来以其尖锐无比的画笔针砭时政，在他即将迎来其最新画作《漫画恐惧症》（Cartoon-O-Phobia）的新书推介礼时，却落得被警方搜查并没收其漫画，漫画家本人也随即被逮捕。害得当晚

的推介礼上上演了“既无书也无主角”登场的怪局面，若是有个“大马反常纪录”（Malaysia Book of ‘Freaky’ Records）的话，祖纳或许有望得奖。

如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一般，大马政府要人民“闭嘴”，长期透过严苛法令来遏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因此而导致了文艺不振的现象。君不见非马来文的文学受肯定之余，就连百花齐放的作品都很少，要创作就得因循当权者所设计的框架，且不得逾越，不然轻则不允许出版，重则让你坐牢。在传统观念上，漫画家更是个不获得社会肯定的职业，非但收入微薄，还得忍受被人侮辱。不过，历经政治重压下的大马人民郁闷了几十年后，在难得的情形下稍微有了透气的缝隙，从电视时评节目的增多、反对主流思维著作涌现、多姿多彩的艺术作品的展示，还有本土漫画势力之抬头。

本土漫画的尺度依然很狭隘，除禁止渲染色情、暴力等因素，更不得涉及政治、违法种族和谐等。因此，反观本地的漫画市场，一边是被外国漫画所垄断，另一边只有以搞笑为主的本地漫画，难道本土漫画就得永远围困在单调的玩笑式情节吗？非也，近几年来大马漫画杂志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千奇百怪、各显神通，有名的作品还会另行出版单行本，各式各样的题材任君选择。

唯独政治性质较为其他漫画类深厚的讽刺漫画，仍受到严格监控，报章杂志所刊登的讽刺漫画若不够“中立”，必会招惹很多的麻烦，就因为电话仔（Ah Fon）独到的讽刺性漫画，导致了“过度敏感”的内政部喝令打压。非但《号外周报》主编萧宏隆惨遭革职，电话仔的漫画随即在各大主流媒体上销声匿迹。尚记得电话仔在 308 前后为《星洲日报》供稿的讽刺漫画，幽默且到位。

受到政府打压怎么办？没关系，20 世纪早就过去了，现在是科技腾飞的网络时代。本人有本早期由民主行动党出版的，早年由丘光耀（前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全球副主席）所绘画的讽刺马哈迪政策的宣传漫画册。在后记中，作者被亲友劝说不要画“乱党漫画”，否则会被 ISA 抓去关，但作者伴随着被抓的觉悟，努力坚持把漫画画完。对这些怀有理想的讽刺漫画家之大无畏精神，不得不佩服他们的勇气。但那个时代的主要媒介是出版物，而我国

就有专针对印刷品的法令。电话仔在主流媒体遭到杯葛，读者们不妨到他的面子书去观看，他仍紧握画笔不懈地在作画，就算政府还有个多媒体法令又如何？他们敢不敢将面子书屏蔽掉。

再纳的漫画亦是不可能出现在主流媒体上的。若非刊登或转载到在野党党报上，最容易接触到他漫画的，便是上网浏览网络媒体“当今大马”，典型的马哈迪大鼻子、纳吉扭曲的大饼脸、罗斯玛膨胀的头发等，历历在目，跟时事背景配搭起来，更是生动滑稽，讽刺也异常到位。在网络媒体上接触祖纳容易，但出版品上却极为复杂，其讽刺漫画的集大成等三、四本都被列为禁书处理，顿时洛阳纸贵，想买都不知往哪找。再纳的禁书虽不比能领健力士奖的台湾大师李敖，但入选大马纪录或许行得通？

毫无理由的逮捕，和禁锢他人思想的法令，再次无情地降临在再纳，一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国家的漫画家身上。在一个讲真话，论公道都会被扣押和审判的国度，民主自由、种族团结还有啥希望？我们再次向虚伪的“1个大马”政策说不！获释后的再纳也声称他仍会继续作画：“漫画中会有我的立场”，不是政党立场，更不是漫画分类上的立场，而是追求客观中立、毫不退缩地针砭时政之立场。正如其新作的题目“漫画恐惧症”那样，当权者害怕的是对他们不利的漫画，由此产生了对漫画的恐惧；而文艺工作者们，尤其是再纳所身处岗位的职业漫画家，更不能轻易妥协于霸权的压力。他们应当抵抗，好让当权者们害怕，因而产生各种各样“-恐惧症”（-phobia），让他们见识“笔锋利于刀锋/文胜于武”（the pen is mightier than the sword）的厉害之处！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10年9月26日

丹州双王夺嫡

吉兰丹皇储法立斯继承父权疑云重重，王室自苏丹伊斯迈中风入院后陷入继承人纠纷，分为亲皇储和亲三王子两大派。我们看过很多历史古装剧，王室子孙的纷争较为典型的剧情，莫过于康熙子嗣争夺皇位继承权，这还算是正常了；蒙元时期，同室丝毫无啥“相煎何太急”的观念，宫廷刀光剑影、相互杀害夺位。

吉州继承权问题随即晋升为血腥事件，便是王储的保镖遭到枪杀之时，到底是谁在背后指使暗杀行动的，则议论纷纷、谣言纷飞。况且，苏丹伊斯迈据说怀疑皇储在摄政时的作为，还曾下令要撤销皇储的摄政王位，被王室总管指称不合法；因此，法立斯依然是第一继承人选。

由于王室斗争卷入命案，苏丹复诊被警方拦阻，强行理大医院，并且不准“闲人”入内；三王子更被警方逮捕盘问。有组织指出警方此乃“叛逆”（*derhaka*）行为，虽说大马有统治者威权，但警方无非是按规矩办事，显示了君主立宪国之公正。

然而，三王子法立克貌似没有妥协的可能，昨日登机典礼不见其露面，仿佛说明此纷争尚未了结。上周的报章，三王子轰炸皇储继任是不合法，乃违反了新王即位之传统。但昨日经由丹州大臣聂阿兹宣布法立斯继位后，按照丹州宪法第 23A 的“因重大和严重残缺而失去王位”，以及“若现任苏丹面对严重的行为不便，丹州王室理事会将可委任一名人选，出任新苏丹”为由，苏丹伊斯迈中风至今已多时，处理事务方面有必要废旧立新。因此丹州王室理事会宣布皇储合法继承王位，为新一任苏丹。

丹州回教党和巫统各自宣誓对新任苏丹的忠诚，中央政府和王室理事会也一致赞同，因此三王子若要“逼宫”唯恐很难。但有消息指出不满于皇储继位的反对派图谋政变造反，毕竟皇储还为正式登基，如稍有变数，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国人也不必感到恐慌，这使我不得不想起马来西亚史里有个更极端的王位争夺战，在 19 世纪的霹雳州，亲戚关系的苏丹阿都拉与前苏丹伊斯迈的纷争；就如霹雳州有“两个政府”一样，当时霹雳有“两个苏丹”，

割地为王；不过二者都不满英政府的插手，在反英叛乱后二者同被驱逐出境。

时过境迁，如今没有殖民者搅局，何况皇储和三王子为苏丹后所生，兄弟间相互仇视，真使人费；也许，最亲近的人斗起来更激烈吧。我国自独立以来，王室内斗还算少有，偶尔有些绯闻传出还称得上是小事一桩。尤其马来西亚是最具特色的君主立宪国，史无前例的最高元首轮班制乃为创举；为了国家以至州人民之和谐，有望此激烈纷争得以尽快解决，没必要闹到连其他统治者们都心惶惶。

丹州王室之威严庄重，必须重心树立起来，以防被不法者和阴谋者所得逞。

南洋商报 2010年9月15日

公道仍在政府手里

对年少无知、误入歧途的大马少年杨伟光运毒被逮捕，新加坡该不该对其动用死刑一案，近期在《南言版》引起热烈讨论。有周君、张君以借古论今形式来分析死刑的不公和缺陷，还有晚君回应了以上二者，认为废除死刑亦是个问题，仿佛放过“群鬼”即一发不可收拾。

据我个人所了解，社会上绝大多数的人们都在声援杨伟光，他是个底层社会出生的孩子，错误选择当毒贩的跑腿而被新加坡当局捕获，和那些藉新加坡为踏板运毒的外籍人士那样，新加坡政府一点也不领情，直接对他判处绞刑。

然而，杨的死刑期获得了延长期限，人权分子纷纷寻求机会解救这孩子，国人们也参与了杨伟光的后援会，宗教组织、华堂等皆呼吁新加坡政府宽恕他所犯下的罪过，给予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阅读了周君回应晚君的文章提到，后援会“除了声援的电话，同时也接到许许多多抗议的电话”。晚君的看法若说太过残酷无情，那么这些发表抗议的人们岂不都是一群残忍的人？正如周君所说，任何事都有两面，一边是赞成对所有贩毒的人动用死刑，认为毒品是这些犯罪者引进的，罪有应得；另一方则认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正如杨伟光的案子，对于一个初犯、无知的青少年而言，实在太严酷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正义该属于哪一方？

吾不熟古希腊，以史为鉴也已用过，惟有以反对死刑的意大利学者、作家艾柯（Umberto Eco）的只字片语作为范例了。在《米涅瓦火柴盒》这本集子里收录了一篇名为〈晚安时刻，绞刑直播〉，作家以其擅长的幽默手法叙述绞刑的残酷，是否在罪犯临死的痛苦前录制成片子，在晚餐时间播放给众人“观赏”，让人们知晓死刑的实况，自行判断绞刑的对错。

当然，电视机直播绞刑纯属虚构。艾柯写道：“它是一个关乎、生命价值和正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自欺欺人。如果你支持死刑，你就必须面对犯人抽搐、哭号、踢腾、呻吟、咳嗽着把自己的灵魂交还给上帝的场景”。有幸的是，作者的故乡意大利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是死刑已废除的国家。虽不得同日而语，却蕴含着警惕性作用，引导人们更进一步反思死刑的意义何在。

杨伟光在狱中皈依了佛教，许多人对其藉宗教之光以示痛改前非而无比感动，一个真心改过的年轻人应当有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潘多拉的箱子”若是罪孽，亦有被救赎的希望。

有些人引佛理说不应该杀生，星云法师则认为“如是因，招感如是果”，死刑属因果报应。此外，杨是否得以获得减刑，不是靠“佛面”，而是以“铁面”称着的新加坡法律为依据。公道虽自在人心，刑罚却不由得百姓做主，奈何、奈何！

不投票，孰之过？

日前，两大英文报章不约而同刊载了选委会主席阿都阿兹的专访，除了呈请选委会不是政府的跟班和证明廉洁外，更不忘呼吁选民登记。

数据显示，大马 21 岁至 39 岁的青年选民中，420 万人尚未登记为选民。著名博客拉惹柏特拉讥讽过，执政党轻易取胜的原因往往是投票率太低，投票日有太多人躲在家里睡觉。试问，为何大马独立至今，选民还要自己登记为选民，许多国家早已落实自动登记制度了。譬如民主国家的英国，他们苦口婆心于如何劝人出门投票，而非到处问人：“你登记了吗？”

妄谈什么需要改进的弊端，未能自动登记既是一项败笔。阿都阿兹举出民调，说明有太多的人声称很忙、有太多事情要做而不去登记。我国逐渐面临更严峻的考验，既是怎么回答以下问题：“登记来干嘛？”、“投票有用吗？”、“投了也不会改变”等；国人不单不投票，连登记都省了。许多人对于自身国家的民主与发展已深感疲惫，得过且过；两线制尚未稳定之时，政治丑闻的疲劳轰炸已导致年轻人远离政治。

有些人不想理会、有的人对政治毫无兴趣，有更多的是口说却不愿意行动。科技时代的方培养出惰性和漠视的态度。《星报》的焦点报道显示，年轻人只因不知道要到哪里登记、审核时间太长而拒绝登记。

虽然各政党已到处扎营，以便拉拢人登记；但审查期须大概三个月若真有心解决琐事，为何不落实年岁一到自动登记的制度？这样，选委会岂不能节省时间，去改进其他事宜；投票与否，则可交由选民做决定，不就两全其美了吗？

我不仅质疑，选委会是否有心为之？比如有舞弊嫌疑的邮寄选票、选举墨水等问题，都没获得解决，得来的只是成堆理由与借口。以美国为例，海外公民可藉邮寄方式投票，为何我国只限于军警？而且常惹人怀疑。

印度大选上举足轻重的墨水，在大马竟然无用武之地？理由竟然是有身份证已足够。由此可见，选委会缺乏透明度，阿都阿兹越描越黑，本质上解决不了啥，仅会让国人越疑惑、更失望，不满则不投票。公民若不投票，乃孰之过？

星洲日报 2011 年 1 月 9 日

你的乌纱帽与我何干？

丘光耀说得有理，选民投下情绪票的背后是有理智因素，而理智也带动了情绪，不能一概责怪他们无知或不满当权者。

以目前的种种迹象看来，马华公会根本是咎由自取、自掘坟墓，万不得谴责 54 年来风雨不懈、反复支持国阵的华裔群体。事到如今，或许他们已懂得问自己：我是大马人吗？我的尊严在哪里？为什么我努力，却没获得回报？这个国家爱我吗？...等等。而执政党团却从未自 308 海啸中和 416 砂州选反省，斥责华裔“不懂得感恩”、“身在福中不知福”等，唯恐更加剧他们“造反”的决心。

所以马华公会不是盖的，所以他们乱炒“以华制华论”，企图藉此来号召华裔对抗在野党，孰知被辱骂得最惨的是自己；除了用错典故，或多或少是华裔的政治觉醒度已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马华若没办法说服华裔，妄说选票回流，去“荷兰”是迟早的事，刻不容缓。

随后，蔡细历发表“不入阁论”，喝令全体马华上下，从官员到党员，若得不到大多数华人支持，马华就不入阁。本来还只是针对胜选的部长职位，他们要华裔“小心点”，如果马华赢了也不入阁，华裔就会很惨。真是如此吗？砂州华人连发表“你不帮我，休想我帮你”的陈康南和威胁“没华人代表”的人联党都不怕，尽管锯倒了几个大树，黄顺舸还不是照常当副首长？只要有各种理由自圆其说，不管是输是赢，还不死都要入阁？

可见华裔打死也不信“不入阁论”，马华公会如何是好？蔡细历再接再厉，用1万1千名党员的“乌纱帽”当话题，好像华裔没了他们会死。看来“不入阁论”行不通，若敢承担不受欢迎的责任，为何还求华人“珍惜”？华裔投选了心头好，前因后果明显都已想好，管你1万还是10万人，吃人民饭却失职无能的公仆，不管你来自哪个种族，统统都用神圣一票否决掉。

中国报 2011年6月13日

丢大马脸的破翻译

马六甲爱极乐植物园说明看板出现文法谬误，出现18个文法与结构上的错误，再次证明旅游部严重失职。以真凭实绩为例，大马是亚洲英文程度颇佳的国家，华文程度更是东南亚之冠，但历经我国旅游部之手却往往成了笑柄。

我国旅游部应当负起全责，毕竟文法失误关及大马形象，毕竟我国一向标榜多元文化共存，多元语境下应有较多语言能才，为何却屡次犯下错误？上海世博会是国际盛会，世界各国忙于推广丰富的本土文化，惟大马馆的英语宣传册子错漏百出，一时沦为国际笑话。

前阵子中国温家宝总理访马，那巨大看板的“谷歌翻译版”破文法不仅让我国蒙羞，大跌世人们的眼镜，唯恐成了年度最大笑话。不知看官们仍记

得网上浏览的中国离奇翻译吗？我国大马民间其实也不少，无论是中英巫皆错误连连，只是民间的归民间，习以为常。或许约定俗成，国人对广告、看板的文法错误不甚敏感，以至我们对旅游区的看板文法毫无感觉。

我国拥有巨额数量的公务员，但旅游部我想亦不少，近年大马为了推广旅游年估计也需要人马。但为何此类谬事却无法获得解决，却一再发生，而且越来越多。外国旅客绝对是敏感者，要是他们将看板错误一一拍照留证，并放上网与友人分享“大马看板笑话”，再一传十十传百，我国的面子岂不丢光了？

不知是旅游部缺乏语言人才还是惰性使然，他们应当考虑大学语言教授成为审查委员或监督，以便减少离谱的“谷歌版”翻译。除此之外也应当广招各语文翻译家，完善化翻译工作，达到尽善尽美，让旅客满意也不丢我国颜面。试想，国际通用语的中、英文说明看板已那么多失误，那么少数人看懂的日文、阿拉伯文看板等，是否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11年6月17日

平反毋须参照宪法

内政部副部长李志亮不仅无法恢复族魂林连玉的公民权，竟然还以宪法没有任何条文充当借口，足以显示马华公会“在阁内”的无能。

民间所发起的活动称作“平反林连玉运动”，“平反”一词在《汉语大词典》的释义是“把冤屈误判的案件纠正过来”，《百度百科》则指“对过去的冤假错案以及不准确的认知评价做出正确的修改，以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还当事人一个公正的评价。”它可以不包括道歉或赔偿，却有沉冤昭雪的作用。

林连玉 50 年前被褫夺公民权，虽然被获准定居我国，但至逝世时都是个“无籍者”。公民权被剥夺，却没遭到放逐，乃是一种耻辱；林连玉如此深爱马来西亚，死时却不是本国公民，显示出大马政府之荒唐。因此，林连玉虽没逐出本国，却不足以使国阵充当借口，用“去世的人”推卸恢复公民权的责任。

林连玉坚持“民族平等，语言平等”的信念，完全符合大马联邦宪法的精神指标。由于坚决反对《达立报告书》强迫华文中学改制，1964 年竟被国阵政府教育部长取消教师注册，尔后还以：一、故意歪曲与颠倒政府的教育政策，有计划的激动对最高元首及联合邦政府的不满；二、动机含有极端种族性质，以促成各民族间的恶感与仇视，可能造成动乱等不实指控，剥夺了这名多元主义者的公民权。

马华自独立始自称“华人代表”，然而却在众多违反多元平等的政策下向巫统屈服。由于马华屡次向巫统的教育政策俯首称臣，以至林氏看不起的马华公会政治人物颇多，可谓一路都不满马华公会的处事方针。为此，就算林连玉已逝世多年，一直被华文教育人士所敬仰，国阵政府却不为所动，无论他们获得多数华裔支持还是由中文教育人士掌权，都丝毫不恢复林连玉公民权的意愿。

中国大陆在大浩劫时期（1957-1976）曾犯下了许多冤假错案，中共自邓小平领导时期决定进行大规模复查和平反冤案的工作。1978 年至 1985 年，中共中央全面展开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多名前国家领导人、反右案等的受害者一一获得平反，连 30、40 时期的问题都获得了纠正，可谓“全国大平反”。中国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行动并无根据什么“宪法无条文”来行事，而是中央决策，若当年中共中央无动于衷，那数以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现在依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集团分子”。

这也意味着被无故剥夺公民权的林连玉，若尚未获得平反，他将继续是“国家公敌”，依然是名“反国家反政府的华人沙文主义者”，这是大马华裔愿意看到的结局吗？林连玉的“冤假错案”被搁置那么多年，看来国阵政

府却不为所动，把一名秉持多元主义的民族教育家贬成极端分子，不愿平反无辜，竟以联邦宪法充当借口，国阵政府何德何能贯彻“一个大马”理念？

中国诗人臧克家有句名言：“有些人死了他还活着，有些人活着，他却死了”，族魂林连玉逝世多年，但他永远活在华社的心目中；有些人硬称自己“代表华人”，但其魂早就死了，仅剩下无用的驱壳。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11 年 6 月 25 日

爪夷文与“回教化”何干？

吉打州马华为行动党精心炮制爪夷文海报，在丘光耀莅临吉州前，在其新书发布会海报“盖”上爪夷文版海报搭配，可谓相当之用心。马华别出心裁，却弄巧反拙，非但吸引约七百人前来聆听，外部亦惹人反感。

吉州马青的理由是阻止爪夷文泛滥，然而如此做法，实在很说不过去，而且带有歧视性和侮辱性。爪夷文并非语言，而是文字，跟“回教化”有何干系？爪夷文是伴随着回教传入马来世界之产物，同时，马来语也借用阿拉伯字作为文字载体，把阿拉伯文字改良成爪夷文字。最初使用于印尼苏北巴塞王国，随后流传至马六甲王朝。在 19 世纪马来语被拉丁化以前，爪夷文乃马来人通用文字，例如《汉都亚传》、《马来纪年》、《吉打纪年》等文史典故，皆以爪夷文书写记载。

爪夷文广告牌，并非吉打“回教化”之结果，全马各州似乎皆有其足迹。爪夷文是马来文化瑰宝之一，马来文化虽融合了宗教元素，亦不至于把文字归类成“回教化”吧？

以吉州为例，马华的逻辑更行不通，马青特工队队长陈志雄以爪夷文影响人民生活与阅读习惯，行动党必须向不懂爪夷文的社群道歉。若以马来穆斯林占多数的吉州来看，该州人民大多熟读爪夷文，又如何影响人民生活与阅读习惯？再说，吉州有强制广告版强制使用爪夷文，而禁止使用其他文字吗？

硬把爪夷文政治化、宗教化，无疑是自讨没趣。马华用此大做文章抨击行动党，却没询问马来人之意见与感受，是否存心侮辱友族同胞及友族文化？州团长王孙文竟然认为大马应以国文和马来文为主，爪夷文行不通；关键是，马来文有罗马拼音字和爪夷文字两种字体，国文和马来文亦能适用爪夷文书写，吉马华之言论刻意扭曲是非、不知所谓。

近日阅报，得知槟州艺术展一间模拟杂货店招牌使用中文、爪夷文，充斥着 60 年代杂货店的复古味，让参展的国人重返旧时光。据许多长辈回忆，爪夷文招牌司空见惯，有些店铺甚至有中、英、巫（罗马字）、爪文字。至今，爪夷文字仍有一定使用率，马华该如何解释“回教化”？使用阿拉伯拼音文字若等同“回教国”，那印欧的波斯体、北非的马格里布体、中东的埃及体以至马来世界的爪夷文岂可休矣？

东方日报 2011 年 8 月 20 日

ج jim	ث tha	ت ta	ب ba	ا alif
ذ dzal	د dal	خ kha	چ cha	ح ha
ص shad	ش shin	س sin	ز zai	ر ra
غ ghain	ع ain	ظ dzo	ط tho	ض dhad
ك kaf	ق qaf	پ pa	ف fa	ڭ nga
و wau	ن nun	م mim	ل lam	گ ga
ي ya	ء hamzah	لا lam alif	ه ha	و va
				ن nya

爪夷文字表

酱缸政党的酸臭文化

有者爱举例柏杨名著《丑陋的中国人》来为自身政党漂白，粉饰成“正统的代表”，硬把敌党诬蔑为“以华制华”。柏样批判中国人（或华人）劣根性的主因不是“鬼打鬼”，而是不知羞耻的“酱缸文化”。

柏杨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象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象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如同“阿 Q 精神”般,“酱缸”喜欢自己讲、自己听、自己爽,把自身浸泡在酱缸里任其污染,却不懂得反省,怎样都跳不出来。

最近辛亥革命百年刚过,我们纪念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却只停留歌颂,而忽略了革命精神之真谛。孙中山主张推翻封建帝制,提倡民主共和制,以便能拯救被践踏人民、挽救遭蹂躏的祖国。

要国富民强,则需摆脱封建时代的旧思想、老规矩,必须时刻反省、改变自己的弊端,精益求精,从酱缸里走出来。《大学》里言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要不断强调革新,警惕自己切勿做个“丑陋的中国人”。

《三民主义》一书之题词开头即写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当时的局势来说,唯有学习西方才是救国之道。若在今日,则是民主之潮,可谓势不可挡。

308 大选为我国带来两线制,便是个很好的开始,证实了愚弄和压榨民众的政府,随时可遭人民唾弃。孰知仍有不从民意者,继续干着“酱缸文化”的那套,激化族群之间的矛盾和怀疑,并持续运用极端种族政治来分化国民,无所不用其极。若国民仍困死在酱缸里无法挣脱,只为了利己而利己、只为自身族群而着想,那么我国必将走入死胡同,任由政客操控玩弄。

某喜好引用《丑陋中国人》“酱缸文化”一词者,喜好刻意夸大民族内斗的部分,含沙射影,把民族的不团结归咎于其他政党或社团,硬要把自己那“尊贵”的政党捧高至“华人大团结”之地位,用“分而治之”来嫁祸他者。这种霸道且为我独尊、自吹自擂的行为,不正是“酱缸文化”吗?其实,越聪明能干、自力更生的华人越抗拒啥“大团结”,我们把数十年光阴都寄托在该党身上,却落得今天必须四处奔波、漂洋过海的命运。

尔今，各族欲逐步改善僵硬的紧张关系，图建构一个平等、民主的马来西亚国族，虽然过于理想主义，却未尝不能实现。那些逆潮流而行者，却制造出更多危言耸听和威慑性言论来恐吓族群，阻止国家顺应改变的民主潮流继续前进，以达到他们的政治议程。这些人何德何能为华人着想？无非只是个满口仁义道德，浑身酸臭的酱缸主人而已。

东方日报 南马版 2011年10月20日

不容置疑的“先进”

马六甲州政府喜爱自喻为“先进州”，州民抓不着脑袋，到底它“先进”在哪里。他们认为，只要耗巨资兴建浮夸的建筑物和豆腐渣工程就算“先进”，与人民想象的全然不搭。好！今天我就谈公交系统的“先进”。

甲“先进州”无轻铁，更无电车，没关系，有公共巴士。但这些公巴不是破烂，就是常误时，而且乱收费。我不举例欧美，拿最近的新加坡比好了，新国和甲州的地域相差不远，但人口密度大，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交通压力，该国成立了陆路交通管理局，它的工作不是讲废话、车大炮，而是制定政策、规划及管理交通和道路。为缓和交通压力，新国公交系统发展完善并讲求效率，单公巴的日用量便达到上百万人。

当然，我们确实不该对甲“先进州”指指点点，但起码也拜托将公巴搞好吧？笔者是名低薪员工，公巴是我必备的交通工具，但自中学始却不见其有何改善，甲州升格为“先进州”后，除了美其名增添巴士数量，我想已无其他可赞扬的了。笔者常在热闹的大钟楼那里等车，外国游客每次等车必问：“请问巴士几点到来？”我则尴尬地笑着回答：“不一定，时早、时迟”，外国游客亲切地答谢，他们心里可能想着：“很正常，这是落后国家”吧？

“巴士亭”非但没有“亭”更没有座位、一旁巴士路程表模糊不清还脱了色、公巴时间表形同虚设，根本就没有按照时间跑，时而来早，时而等到崩溃都未来。若是“先进国”，公交公司早就遭投诉、罚款了，但我国良民天性顺其自然、毫无怨言，但怒的可是旅客！喂，这里是旅游州哩！

有者道，公巴破，是因为无津贴。州政府经营的全景巴士虽便宜，但已“缩水”，数量不多；私营公巴的收费近来更不按照规矩收钱。笔者学生时期，有冷气通常多三毛，但至今却非如此计算，不管有无冷气，车费却是1令吉、1.2令吉、1.3令吉不等，好像博彩一样。

再者，有些售票员耍计俩，将用过的票“循环”售予乘客，不排除是舞弊。但习惯睁只眼闭只眼的我们，通常都会说：“算了啦，他们赚的也不多...”

笔者针对公交写的文章不少，却未曾见到有何改善，起码“先进州”宣布至今，依然很烂。也许空炮弹放多了，人民已麻木了吧？稽查报告、财政预算等皆如此。啥都说好者，他们理解百姓之苦吗？一盘饭三块钱？公交很舒服？莫怪晋惠帝问：“何不食肉糜？”请别吁我买车，等你交通、道路阻塞；没泊车位、泊车费狂飙；住宅区内车满为患、乱泊车形成压力时，你才慢慢去“肚懒”吧，当然，你可以不在乎。

东方日报 南马版 2011年11月17日

旧瓶装旧酒的假象

国阵政府不收回并坚决通过和平集会法案，证实其民主改革不过是场空，内政部长希山慕丁还斥责在野党“为捞政治利益而使出的手段”，并认为“没有绝对的自由”。这世上当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保障集会和示威游行是民主国家的榜样，新法案却把过程复杂化，还赋权于警方，是“自由”乎？

我们不禁好奇的是，什么叫“允许集会”（宪法第 10.1.b:“全民享有和平集会的权益”）却“不允许街头示威”（第 10.2.b:维持国家安全与公共秩序下限制），国人想必丈二摸不着头脑吧？好比给你一颗糖果吃，却没收你的糖果，还叮咛吃糖果不好！若以这些受限制条文充当借口的话，那这根本是骗局，而且毫无说服力。

明显看来，宪法所保障的第 10 条文早已形同虚设，正如净选盟主席安美嘉所言，和平集会法案应当被撤销，而非修改。“街头示威”不过是借口，或许当局被群众因选举舞弊，几万人上街和平集会后的“壮观”场景吓着了吧？即不能上街头，也不得示威，集会游行还有意义乎？政府以为游行集会等同于嘉年华会或娱乐活动吗？又或者，当局已错把“示威”当“挑拨”？

示威活动是一群人达到共同观点及意见，并采取集结在同一地方展现的形式，行为虽然较激进，但议题不外乎传达社会不公与人权等公共议题。例如劳工示威争取最低工资、律师示威呼吁司法公正等，都不应当视为“威胁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毕竟是正面课题，而且超越族群、党派。但往往，当局非但不受理，还大肆抹黑。

相反地，另外一种畸形的示威却获得宽恕，种族主义非政府组织如雨后春笋涌现，比如土权组织等拼命煽动族群情绪，甚至还作出了牛头事件等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行为。按照宪法第 10 条文的规定与限制，这才是警方应当采取逮捕并阻止的极端行为吧？希山慕丁敢举出什么打击国际恐怖组织等理由，为何不去处理并重视国内极端种族主义之蔓延与种族政策对国家的威慑性？

归根究底，原来问题出在宪法，以第 10 条 2.a 为前提不得触及第 152（国语地位）、153（马来人特权）及 181 条文（君主特权）等敏感课题。

莫怪当人们因多源流教育、族群和谐与平权或不满君主干预政治等课题时，都受到无情打压，而极端分子却得以骑劫议题，四处煽风点火，声称是“捍卫族群权益”。

无论如何，不管是左还是右翼，正或负面，和平集会法案应当平等和谨慎处理集会游行的问题。“没有绝对的自由”只是借口，若参照了各国集会法令后，严格来说，申请集会准证应当宽松，警方的责任则是维持秩序和扼制骚乱，但须以不干扰他人及公众安全等前提，方可举行示威游行。当然，是在街头。

然而国阵却反其道而行，不管缩短申请期限与否，赋予警方绝对权力和反对“街头示威”，已证实该法案之虚伪面。苛法取代苛法，何以服众？

东方日报 南马版 2011 年 12 月 1 日



2011 年 11 月律师公会走上街头抗议《和平集会法案》（图：大纪元）

朝野政党请多辩论

首次看 2012 年台湾总统大选电视辩论，整个过程中，笔者守在电视机前，耐心听完三名朝野候选人如何申论、答辩及总结。三名总统候选人风度翩翩，对答时不慌不乱，不人身攻击，方向明确；如何判断，全交由选民做决定。

总统大选辩论第一次电视直播，乃始于美国 60 年代，主角是当时的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与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因此，许多的民主国家都履行传统，台湾自然不例外。电视辩论的功效在于为选举打下一个基础，让各个总统候选人得以提出自身的看法与纲领，一争高地，来个选前热身赛。人民亦可藉辩论初步了解候选人的立场与才识，如何应对民众目前所关切及国家未来蓝图。

在堪称议会民主制的大马，其实我们亦能效仿同为西敏寺内阁制度的国家，如英国、日本等的选举辩论。选举辩论在我国，近年来才稍有起色。不知国人是否曾记得，第三届大选前 1968 年底的著名辩论？

当年行动党派出林吉祥、吴福源等，与民政党代表赛纳吉、陈志勤、林苍佑等于吉隆坡举行“文化大辩论”，林吉祥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与文化多元民主主张，驳倒赛纳吉的“文化独裁”，林吉祥因此声名大噪。

而今，我们经常听到朝野各方不时提出辩论，但是非旧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便是某一方不愿参与挑战，还声称这是有利某方阵营。308 大选后促成了两线制，单 2008 年我国便迎来两场大型的电视政治辩论，如安华对垒沙比里有关油价的辩论，以及林冠英与许子根针对土地弊案之辩论，为大马开启了电视辩论之风气。

电视台几年前偶有此类辩论，但随后却不再举办，不知为何？民间社团与报社也偶尔会举办论坛，邀请朝野政党前来参与辩论，但缺憾的是，往往不是专高捧自己、攻讦他者，便是偏离主题，这话不提提那话。

若是正人君子，朝野领袖就应当勇于接受辩论，而非推卸来去，到头来仅是些无聊文告战与骂战，奈何奈何。但问题在于媒体的控制权在谁手，否则电视辩论谈何容易？并非电视台不愿配合，而是政治打压之故。国会辩论更是经过剪接才播放，如何全面展示朝野论争？就因为怕“乱”，所以不敢辩论？不宜直播？那还妄谈啥民主改革？

东方日报 八方论见 2011 年 12 月 9 日



2008 年 7 月《今日成立政府，明日燃油降价》辩论中，
民联盟主安华对垒新闻部长沙比里（图：视频载图）

七·宗教政治

不管“Allah”还是“Tuhan” - 祂们都是神

“阿拉” (Allah) 在阿拉伯语是泛指神明，你回教徒有“阿拉”，我佛教徒有“阿拉”，基督教徒也一定会有“阿拉”，因为人们所信仰的每一种宗教都有自己的神。是谁规定除伊斯兰教徒之外的宗教不许用“阿拉”来代表神明，而必须用马来语“Tuhan”（意同为神）的？没错，就只有在马来西亚，而且还是出自著名的“内安部”副部长的嘴巴，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么一位高职位的部长，不问其历史知识到达甚麽样的程度，连基本的宗教常识恐怕都掌握得不好。

事情的起因很简单，马来西亚天主教徒週报《先锋报》(Herald) 12月5日的马来文版，在称呼“天主”（也就是上帝）时写的是“Allah”，内安部2007年12月10日发出的警告如果不将其改为“Tuhan”便喝令该週报必须停刊并吊销出版执照，这算不算是一种毫无道理且莫名其妙的威胁？政府当局有必要那麽“认真”吗？但这不是谈论“认真”还是不“认真”的时候，而是根据甚麽原因？国家语文局 (DBP) 的总监竟然也给了同一个答覆，认为“阿拉”只限于伊斯兰教徒称呼。各位不妨查一查国家语文局编了又编的《Kamus Dewan》，翻一翻“Allah”和“Tuhan”意思的分别，裡面并没有注明要规定是甚麽教徒来称呼“阿拉”，所以“Allah”等于“Tuhan”，就这麽了当，何必搞得那麽複杂，还要胁迫“先锋报”马来文版停止发行呢？

除“阿拉”外，还有很多特定的回教词语不准被非伊斯兰教徒使用，但这是否有些不妥当？回教词语不就是阿拉伯语吗？非伊斯兰教徒除了佛、道、兴都教等以外，唯独天主教、基督教的渊源和伊斯兰教是最接近的了，因为他们源自同一个地方（中东），《圣经》（Bible）和《可兰经》

（Quran）至少在〈旧约〉的部份都相同（〈旧约〉基本上是犹太人的《塔纳赫》典籍（Tanakh），更何况阿拉伯人的祖先和犹太人的祖先都是先知亚伯拉罕的儿子，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语言都属于闪—含语系，都是闪族

（Semites）的一群，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信奉多神论，基督教徒在伊斯兰教出现前已经使用了“阿拉”这个词彙，明显的“阿拉”就是“上帝”、“主”甚至“神”，根本上就没有甚麽差别。

马来半岛的历史和印尼早期一样，由于受兴都文化统治的影响，马来人的先民都先信奉佛教后兴都教。再说，马六甲王朝的建立者、苏门答腊岛巨港（Palembang）逃来的满者伯夷（Majapahit）王子拜礼米苏拉

（Parameswara），单看其名便能知道他是兴都教徒，后皈依伊斯兰教后才改名为依斯干达（Iskandar Shah），继承其王位的儿子则依然是一名兴都教徒，直到第三代开始才开始转变。此外，比马六甲王朝更早建立的北部吉打王朝，其王在14世纪皈依伊斯兰教后也丢弃了暹罗式称号和姓名。而伊斯兰教传入半岛最早的依据是彭亨州发现的石碑，上面刻着“Dewata Mulia Raya”，是用梵文书写的（Dewata=神、mulia=尊高、raya=大），这三个字直到现在还能使用，已经成为了马来文的一部分了。所以，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教词彙的阿拉伯语的传入是后来的事情了。

再说，基督教也随着白人的到来而传入了东南亚，最早的马来文基督教书籍出版于1514年，是用阿拉伯文字书写的，1629年印刷了马来文版的马太福音，直到18世纪才出现了第一本马来文版圣经。（1）这些基督教印刷品和圣经早已用“阿拉”在表示“上帝”/“主”，也没有甚麽不妥的，独立后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的政府为何那麽执着“Allah”还是“Tuhan”的使用权呢？况且天主教徒的《前锋报》已经马来文版用了那麽多年

“Allah”，当局没有必要如此地赶尽杀绝，为了一件小事引起宗教纷争，这样的举动是不理智的。

而邻国印尼就没有这种状况，拥有千万伊斯兰教徒的国家并不设国教，印尼国民不管是马来族群或是各种族皆可以自由选择宗教，没有像马来西亚的马来人这样的种族/宗教一元观。就像伊斯兰教徒打招呼 and 道别时所说的“Assalamualaikum”，这句阿拉伯的贺语不能硬说是伊斯兰教的产物，可是本地的大多数马来人都误会成只有伊斯兰教徒才得以使用，非伊斯兰教徒则不可乱用，那请问我们到伊斯兰或是阿拉伯国家是否只能说“Hello”？中国新疆人说“Salam”是表示“你好”，和回族同胞说声“Assalamualaikum”为甚麽会令到他们如此地高兴？很简单，都是因为基本的礼节和尊重。

也许马来西亚的国教是伊斯兰教，多数的人（尤其是马来人）都信奉伊斯兰教，所以事件不会闹得太大。不过，不能排除马来西亚是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不是完全一个回教国，姑且我们的领导人说是温和的世俗回教国，种族之间和睦相处之外也要懂得如何去尊重他人的宗教，不要为了这麽一点儿宗教（至少是词语上）的小事就采取行动来迫使、限制其他人。

不管是法律上还是宗教上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要是政府还允许这种横蛮行动的话，恐怕谁也无法再信服执政当局所谓温和以及宗教自由的话了。引发此无谓之事件的人，应该立即停止这种幼稚的行为，回家好好地检讨和反省，并且恶补自己宗教、历史和语文知识吧，不要让族群之间的不了解因为无知的其举动而演化成不必要的宗教骚动。

注释：（1）Pauline Puah, ‘Different faiths, same language’, The Sun, 31st Dec 2007.

2008年1月6日未发表

什么形式的回教国？

前首揆马哈迪在 2001 年宣布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去年 7 月副揆纳吉再次重申，最近的一次不过是几天前，从丹州王储东姑法力斯口中说出，不管你

认不认同，马来西亚就是一个回教国，以伊斯兰教作为国教为前题的宪法所规定。回教党党报所报导的哈仑.丁的访谈就如此震惊了非回教徒，马华以这个为关键炮轰其福利国是虚，民行党背叛华裔等，但巫统确实多次重申了回教国的事实，他们又为何不吃惊？华裔为何又不害怕？

马来人本是回教徒，不管是巫统还是回教党，总是会对此课题多加解释，却往往不顾及其他种族的感受。回教党在大选前打的确实是福利国，选后加入了亲民主的民联，请问他有什么权力可以落实“真正”的回教国？当然，这只是哈仑.丁较保守的个人见解，何况回教党现今担任州重职的除聂阿兹和哈迪阿旺是宗教司（Ustaz）之外，其他的多为学历高的新势力少壮派，长老派的地位已不敌当年，而且得更走向开明的政策。但此危险性在于非回教徒对回教党的惧怕是回教刑法(Hudud)的颁布，虽然也只是由于党立场说说而已，也该顾及其他成员党，此举可是多少影响了民盟的支持度。民行党当年退出替阵也是回教国问题所致，回教党的固执是建立在其党的意识形态，而非民盟各成员的合作立场上。

回教国明显是国家和民族象征，说穿了马来人的信仰和地位都因回教而立，不可分离，马来人是国家的主导者，想反对是不可能的；不要说国阵成员党，民联的民行党也已有所改观。何谓世俗国？即非定国教为回教的国家，虽说其信奉回教的人民居多，如土耳其和印尼，与其相反的则是如中东般的“回教国”；少见的如利比亚那样的社会主义的“回教国”。共产主义的“回教国”也曾经在也门和阿富汗出现过。

目前为止，为原教旨主义的回教国被视为极端和不可模仿而已，其他的可见都不成问题。马来西亚是属于哪一等级的回教国如今还是模糊的状态，但那肯定不会是世俗国就对了。

2008年4月15日未发表

回教党不加入巫统

针对马来人主权和伊斯兰教问题上，有人提议泛马回教党加入巫统，籍此振兴马来民族和其宗教的权威。较早前《星州日报》访问前民政党主席林敬益时，他声称要是巫统和回教党结盟，是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结合，那种强大力量才是最可怕的。没错，非马来人和非回教徒确实会担心这点，却也不必抱太大期望，因为这可能比登天还要难！

回教党曾经加入国阵，当时也是国阵草创时期的后五一三时代，仅此一届大选，回教党开始觉得不管是意识形态上还是政策上都没办法使其满足，而终究退出国阵，只是结盟而非“溶合”。由于回教党思想独当一面，从80年代开始与不少马来人反对政营结盟过，但成绩都并不理想。只有到了和姑立的46精神党为盟时，回教党赢回了其大本营—吉兰丹州，直至现在仍属其管辖范围之内。

也是从那一届开始，首次和非回教的、非马来人的政党群，如民行党结盟。碰巧地，从80年代起，回教党高层领袖已从知识分子转向教士团，能合作确实不容易。1995年后，姑立的46党非但没啥起色，还输得翻不了身，只有回归旧东家巫统的打算。回教党奉行知足的精神，丹州政权依旧在，不怕东山再起。

接着下来，替阵的诞生自然少不了回教党，其坚持要和国阵搞对抗到底，继续和民行党合作，但最亲密、心连心的政党还是公正党，因为99大选后民行党认为被回教党拖累而退出，唯有公正党一路陪伴到今届大选胜利。所以《公正之声》和《哈拉卡》二党报的报导都是互相的在把持自己的“好兄弟”。尔后民联成立，民行党重新成为伙伴，国阵一次的结盟记录和反对党结盟的三次相比，回教党情深义重。

308 政治海啸后，处于草创时期的民盟明显地不乐观，毕竟公正党和民行党是多元化政党，而回教党却坚持创建回教国、制订回教法，这些问题还需要时间解决，而我们却看不到以“种族”来区分的问题，这不是坏处，因为回教徒不拘限于马来人，公正、民行二党也不拘限于种族，这就是与种族政党相异的地方，和主张马来主权的巫统道不同，所以不相为谋。

回教党并非说没为马来民族斗争，毕竟大马回教徒以马来人居多。不过，回教党勇于改革，以“回教党为全民”的民主旗号吸引了各族的支持，如果没有对非回教徒过多的限制，其福利国将会更甚于回教国理念。更何况，知识分子身份的少壮派逐渐增加，估计将取代保守主义较浓的教士团，未来可谓前途无量，不加入巫统并不觉得可惜。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08 年 5 月 19 日



伊党靠着“全民”的招牌，

308 首次受非穆斯林选民青睐

巫统借会谈离间回教党

回教党与巫统的所谓会谈(muzakarah)，双方经过了一周的各自的声明后，看出了兼并二党其实根本就不可能；会谈的两大课题一种族与回教，对回教党来说他们只需要后者。不管巫统搞什么再大的宣传，回教党只要不让

步，再怎么谈也只是开会闲聊而已。回教党坚持只要来个会面，就由他们自个儿去作主吧，再怎么谴责也无济于事的可不是？

巫统本是有意图而来，而回教党却非有心理采。孰不知 308 大选后国阵受重挫？尤其是巫统，表面上他是大赢家而假装无事，其实那所谓的三十人要是真倒戈，巫统掌控已久的天下就得告终。

民联政府友党中，行动党和公正党根本就无法被动摇，唯独曾和国阵合作过的回教党有符合巫统的“标准”，籍此依靠其主流媒体与拉拢诱惑，尽全力把回教党拉过来再说。顿时使民联内部闻风色变，回教党是否会“重回”国阵，这当然不是巫统说了算，回教党自身都面临着问题；一众反对会谈，一派则赞成，看起来像是要分裂，实际上只不过在绕着会谈兜圈罢了。

会谈与合并谣言一出，霹雳州前首长达祖最开心，之前笼络行动党员不成，如今传出回教党似乎有意和巫统合作，于是企图挖角该州的 6 名回教党；这样国阵非但能再次夺回失去的州属，亦能结束摇摆不定的政局（民联 31 席对国阵 28 席）。说得倒容易，条件是什么？

野心勃勃的达祖竟提出要是谈定，尼查的首长职位将不受动摇，好一个提议，尼查是民联政府委任的，谁稀罕达祖这滋事者决定去留？巫统存心只想夺回霹州，建立其以马来人为主的州政府，何以见得？国阵 28 席中，巫统马来议员就占了 27 席，加上回教党 6 人，非但得顺利执政，刚起步的全民政策亦会宣告瓦解；谁会为达祖的私欲，去断送霹州的前途？

巫统无非是想借机会分散回教党势力，如同 70 年代回教党的种族主义领袖阿斯理率党加入国阵那样，但随着回教党与国阵和阿斯理的矛盾加剧，全党人退出了国阵，巫统虽留下阿斯理少数派，依然难将回教党力量铲除。回教党精神领袖聂阿兹就以前车之鉴来反驳巫统的献议，声称无必要会谈；巫统却仍不死心，非但不理会其友党马华、民政的坚决反对（这些人其实亦抱有偏见），不停抛出糖果来引诱回教党举行会谈，不难看出其居心所在，表面是会谈，实则拉拢。

回教党当然亦受到民联友党指责，退一步为只与巫统会面（muqabalah），保证将无合作关系。聂阿兹随后乘机提出合并的条件，比之前要求解散二党合并新党更为“苛刻”，乃全国实行回教法和回教刑法，凭这点可就难倒巫统了。为何如此？巫统重视的只有种族主义，对回教国的理念又模糊，其友党都呼吁什么宗教自由、种族和谐，巫统就算为了利益而认可，必定痛失其盟友，损失惨重。可见回教党有意刁难？

除此之外，回教党不可忘记 308 大选中，其获得了非马来族群的鼎力支持，反观从前只在马来人地区获胜，回教党的全民政策是籍着反种族主义和实现民主国度而定的，自然与主张大马国族的民联存有很大关系，只要有丝毫的错误，回教党必自毁前程。

回教党掌握胜盘的州属有二，宗教主义的发展并不大，只要与民联友党持续努力去经营，总比做巫统的傀儡好得多。巫统面临如此窘境与尴尬的局面，合作的政治把戏显然已无法达成其目的，估计还会使出更多千奇百怪的蛊惑招数，我们姑且拭目以待，而其框框想必也逃不出“种族与宗教”吧？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08 年 8 月 1 日

回教党无愧自我宣传

整天只懂得呛敌、极端起来又显得蒙昧无知的土权组织主席依布拉欣阿里，在其组织的团结集会上，非但自吹自擂、自我高捧一番，还抨击执政丹州几十年、顺利往外扩展的泛马回教党只懂搞大型政治讲座会之余，没有任何贡献可言。

依布拉欣阿里不但忘恩负义（2008 年大选他以回教党旗帜竞选，随后退出成为独立议员），而且自相矛盾，单凭他之所以能胜任该职，是否该感谢

回教党在上一届大选为其助选和宣传？谁知阿里当选后，即刻发挥其专长“蛙式”跳槽本领（之前他已有四次纪录）退出回教党怀抱；并宣布自己“中立”，搞起亲巫统的极右 NGO 土权组织来宣扬其狭隘的种族主义，非得将种族议题炒得满城风雨才肯罢休，何以见得在维护权益？

为何回教党经常举行政治讲座会？关键就在这里。自回教党决定走出只为多数马来-回教徒争权益的旧框架，宣布与较为世俗的在野党团合作促成反国阵战线时，“全民回教党”的主张经已完全确立。这个“全民化”却格外顺利，跟第十届大选相比较更是跨越了一大步，回教党国、州议员非但稳占丹州，还遍布了西海岸各州的议席，尤其在雪隆一带城市的胜出，堪称奇迹。

308 大选后，我们不得不佩服敢于面对新时代而决心改革的回教党，反贪腐、滥权且看重清廉、朴素的生活，鼓励宗教信仰自由和各族团结，否决任何形式的种族主义。这就是回教党和巫统的区别，非马来人或许会惧怕他行使回教法，却不害怕将票投给他。

因为人们察觉，在回教势力强盛的丹州不见毁猪运动；大选期间还在其中文版的宣传品上，回教党大刺刺以猪只图片作头版。这种大胆作风必定会惹来部分穆斯林的反感，尤其可使巫统大做文章、随意鞭撻。是问你几时看过回教党退缩一步？像聂阿兹这样的长老，也经常出席行动党的讲演和会议，被扣上“亲华人”的污名也在所不惜。

至于回教党要如何稳定当今的局势？政治讲座想必是不可少的。回教党本身也承认自己缺乏对其他族裔更深一步的认识，除了捍卫马来穆斯林权益，也经常和华、印裔社群亲密接触；华、印裔则以支持者身份来为回教党打气、助选，已不再是新鲜的课题了。

回教党全民化后，极力提倡各族团结、和谐共处，要说藉政治讲座之际宣传自己、进行拨款是犯法的，那国阵成员党长期以来的举动岂不等同违法？

非马来穆斯林社群若想了解回教党，不妨购买随处可见的回教党报《哈拉卡》来研究一番，里头不但无煽动性言论，更无狭隘种族主义、宗教歧视等。相对于阿里，回教党起码不搞极端主义和流氓文化，所以亲善的政治讲座会不可少。

中国报 2010年9月10日

没必要多此一举

首相署部长伊德利斯贾拉，一名来自砂拉越的格拉比族基督徒，排除自己是受命，而是自认是为了化解法律上的纠纷，呼吁大马的基督徒以“耶和华”来取代“阿拉”字眼。此举却遭到了东马教会的反对。

“阿拉”课题已非新鲜事，它是我国宗教自由的污点。前阵子有天主教刊物《先驱报》沿用“阿拉”字眼遭非议，被高庭下判能使用后，便随即发生基督教堂被狂徒纵火。为何“阿拉”字眼会如此备受争议？若说是伊斯兰教专有名词，中东的阿拉伯人基督徒为何得以沿用至今？要说大马是穆斯林居多的回教国，我们的邻国印尼-一个没有国教，却拥有全世界最多穆斯林的共和国；其印尼文版的《圣经》里，“阿拉”无所不在，甚至乎印尼语祷告。

伊德利斯指出，城乡的差距或许是阻力之一，居住在市区的教徒问题还不小，问题在于乡区的贫困社群，他们仍在使用马来语祷告。那莫非跟语言有干系？马来语的基督经典和祷告沿用“阿拉”字眼何罪之有？马来半岛上有部分原住民社群是用马来语祷告的基督徒，另一边厢的东马土著，伊班文

的《圣经》也曾被禁止使用“真主阿拉”字眼，虽然都解禁了，却不担保使用这些敏感词汇是否安全。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同属亚伯拉罕诸教（Abrahamic religions），二者的源头同属古犹太教，语文又同属闪含语系，因此宗教经典和仪式的词汇难免相似。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各种偶像崇拜盛行，“阿拉”在当时等同于任何“神”之义。随着阿拉伯伊斯兰化，阿拉伯基督徒的“神”（God）还是以“阿拉”称之。即使伊斯兰教源自阿拉伯半岛，阿拉伯语的“神”并未被伊斯兰教所“专有化”。因此，语言上排斥基督徒使用“阿拉”是荒谬的。

也许我国“国情”不同，阿拉伯词汇沿用于马来语文中，仿佛已成为特定族群或是特定宗教才能使用的专有名词，并刻意垄断之。但国情不同也得考虑国内复杂的状况，例如土著身份的非马来人-穆斯林多得是，许多民族语言的经典都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剥夺他们沿用“阿拉”字眼是否意味着违反土著权益？是否违反了他们宗教信仰的自由？还有那些信奉基督教的“马来世界”（nusantara）移民该怎么办？

若按照伊德利斯的说法，说服用马来语的基督徒可用“耶和华”替代，问题是，“耶和华”、“阿拉”皆源自希伯来语的“埃洛西姆”，他们都是“神”。伊德利斯应该跟持有狭隘、顽固思想的人们进行磋商，而非呼吁基督徒用“神”取代“神”。这是文字游戏，而且会越搞越模糊，并有害于促进各族的和谐与相互理解。

当今大马-读者来函 2010年10月6日

谁还惧怕回教党？

马来西亚前新闻部长、前《马来前锋报》记者再努丁爆料回教党领袖曾于 513 事件后要求前首相东姑阿都拉曼夺取华人权势并没收他们的财产。是真还是假，再努丁发誓将接受回教党的声讨，明显是动真格的了。

成年老事重提，至今仍觉得惊悚万分，回教党在华裔的印象中，除 308 大选前后逐渐迈向多元、中坚的道路，其余则一直非常担心回教党坚持不变的实现回教国和回教法之主张。泛马回教党的前身-马来亚回教徒党曾由于躲避英殖民政府的镇压而暂时加入巫统，随后党内的学者派系（ulama）率先退出巫统组建回教党。其鲜明的反殖民主义早在左翼的马来国民党时期便已显现，部分党员随着国民党的解散而加入回教党，并且成就了回教党内的左翼思想。

初代领导人布哈努丁于 1956 年加入回教党，在他直至 1969 年的领导下，回教党屡次跌跌撞撞，却仍是最强大的马来人反对党势力；反观先今的巫统某些人指称马来人正因在野党的崛起而面临分裂，如此扯淡，回教党岂不早就分化了马来人？

本地学者法立诺曾研究过回教党的发展史，在其近作《那些老师没教过你的》，附录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题为《红青联盟：“左倾时期”的泛马回教党》，使我们更能了解到回教党左倾的来龙去脉，作者还将布哈努丁评为反种族主义者之一。难以想象，回教党的前期竟然是将回教教义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结合而成的左倾政党，虽说布哈努丁自己是位回教民族主义者。

相对起早期温和的巫统，回教党反之是激进的招牌，在争取马来人回教徒之权益方面的问题甚至比巫统还激进许多。不同于巫统的是，初期回教党并未提出建立回教国的主张，回教国理念是 80 年初在回教复兴运动影响下的少壮派所催生的。再努丁所提及的回教党领袖到底是哪位？有何证据能证实这些话的真伪？有请再努丁再详细说明下，免得危言耸听。

其实，并非说初期的回教党在 513 事件后并无这种“不和谐”的想法，所谓的扶贫政策推行前，各族之间的贫富差距相当明显，矛盾逐渐升温，尤

其是在第三届大选后执政联盟的败局，间接导致族群间不安与不满的情绪最终翻腾。

然而，我们仅知晓官方所贯彻的一套准则，直至柯嘉逊的《513 解密文件》出版，方才得知原来“背后有鬼”，巫统内部的斗争亦是暴动的起源之一。若那位呼吁要剥夺华人财产的回教党某领袖恰好是内部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呢？我们亦不可否认有这样的例子存在，就好像东姑本身是保守派，后来得势的是激进派那样。

再努丁何以在这个时候重提旧事，实在有点匪夷所思，若说这样可以挫败非土著、非回教徒对回教党的信任，那他就大错特错了。要知道，当今之马来西亚，除非诸如土权等种族主义者的无理取闹，否则没人会相信富人都是华人，抑或马来人主权被挑战等荒谬言论。引再努丁的话，东姑反对没收华人财产是明智的，甚至还补充了马来人不会做生意的话。

时过境迁，如今马来人会做生意的大有人在，生计充裕的马来人也不在少数，种族划分制度早该过时了。回教党都承担起全民义务了（PAS for All），却不知为何有人还在执迷不悟。

南洋商报 2010 年 9 月 15 日

反对宗教狭隘主义

马来文圣经要打上盖印和编号，我想大马真会引来全世界发笑，唯恐连健力士记录都可能拿下，成为首要为圣书盖上编号的国家。

内政部担心马来回教徒看了圣经会改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圣经是世上最畅销的书，翻译成各种语言传遍全世界，单禁止马来文圣经有何用？内

政部如此惊悚，大不了连其他语言的圣经都打上“供基督徒使用而已”岂不更妙？

我国是多元国家，真要接触圣经的话，大可阅读英文、中文甚至淡米尔文乎，再牛点伊班文、卡达山文亦可，仅因为那是马来文版而大费周章，绝非民智之举。

此外，我们也无可否认“马来人-回教”中心主义已逐渐强烈，凡是涉及到马来回教徒之问题，政府必定会动员一切来阻止。但东、西马情况确实有别，正如林吉祥所言，很多人是在国家教育政策之下长大，使用马来文版圣经并非关键性问题。

联邦宪法已规定只要不涉及传教于回教徒，宗教信仰的自由是获得保障的；再说，宪法保护的国语地位，为何到了圣经却成了限制性“禁忌”，这确实让人摸不着头脑。

最根本的问题归咎于“阿拉”和其他回教教义字眼的使用，但国人依然懊恼，大马那么喜欢借鉴阿拉伯世界的方法，为何不到当地去看看阿拉伯基督教怎么运用“回教”字眼？

千多年来，阿拉伯回教徒仍称“上帝”为“阿拉”，因为这是闪含语系的同义词，阿拉伯人亦是闪含民族，“耶和華”是上帝之名，上帝既是“阿拉”。再往宗教混杂的黎巴嫩，马龙派基督教徒用的不是法语，是阿拉伯语。《国家地理杂志》曾刊登过阿拉伯基督教的文章，大大的圣母、耶稣受难的广告大刺刺挂在街上，祷文皆为阿拉伯文，你怎么说？

同时，内政部考虑《可兰经》也要编号，这是何等之狭隘的做法。我们能阻止一位异教徒去接触或研究一个宗教和其经典吗？那么，一个人的家同时拥有各类经文是否犯法？各类宗教的经典是否都得标上仅本教徒可使用？如此举动，简直是禁止各民族和宗教间的互动与交往，那还促进啥和谐、搞啥“一个大马”？

当今大马-读者来函 2011年3月21日

“一个大马”的“基督国”

在“一个大马”的光环下，本以为族群关系会更融洽、社会迈向平等与和谐的我们，估计真得跌破眼镜，冷静思考这个伪口号了。为了打击安华和公正党，他们高调搬出色情影带；为了打击行动党，他们诬蔑意图搞“基督国”。

无可否认，大马政治实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正如新国刚大选结束，我们看到的却是不同的景象，新国朝野政党的表现极为绅士，仅讨论民生课题，不搞诬蔑诽谤、拉杂手段。

“基督国”本是巫统支持者部落客的无稽之谈，竟然被《前锋报》夸大成行动党和基督教牧师意图搞“基督国”，土权乘机作乱，大肆炒作和煽动宗教课题来成就自己的议程。此事件不仅严重损害行动党的声誉，一并侮辱了大马的基督教徒，然而却未见国阵政府采取符合其“苛法”之手段。该部落客虽已“道歉”，《前锋报》编辑也已被“训斥”，事情就能草草带过了吗？

近来，喜欢无故套用宪法来威吓的人太多了，他们是真懂还是乱懂？回教是官方宗教，但不能阻止他人有权信奉和实践其宗教信仰（《联邦宪法》2.11.1），既然鼓吹多元种族和文化共存，为何针对基督教团和教徒等的不实攻击和煽动，却未能让国阵政府严重看待此事，并对付那些破坏宗教和谐的滋事者？

只因黄泉安等行动党领袖出席了宴会，事件就可以“双面标准化”？若当事人换成是纳吉与众巫统领袖，《前锋报》会选择如何报道呢？

继“阿拉事件”和教堂纵火案后，国阵非但没能力解决宗教和平共荣的问题，还故意让《前锋报》继续炒作“基督国”课题，显然地，巫统多年来

所贯彻的马来化、回教化思维已转逐渐转为极端，只要任意被特定人士所扭曲，即将成为煽动种族情绪的课题，让部分有心分子“乘乱世造英雄”。

任何宗教在宪法里皆获得保障，1970年拟定的《国家纲领》第1条既“信奉上苍”，里面提到“回教为官方宗教，但任何宗教信仰在邦内的任何区域安稳实践，任何针对宗教来区别任何一个公民是违法的”。

宪法和纲领都是维持我国和谐繁荣之产物，那些用“五一三”来恐吓他族的极端分子，分明是反其道而行，非但危害大马国民的和平共处，政府竟然放任他们用谎言和诽谤来传播仇恨，却不敢严厉阻止，着实匪夷所思！

尔今，支持民联的华裔选民大幅度增加，却遭到国阵斥责为“分裂族群、不爱国”。若按宗教来分析，某宗教徒大多数支持民联，岂不被谴责为“反国教、建立XX国”？“一个大马”这样来搞，我国迟早会堕入人间地狱，是问谁还信它所谓的“不同族群的地位和权益是公正平等的，彼此能同沾惠益，团结一致”？

火箭报 2011年6月号



回教党转型乃良策

土耳其曾有前身号福利党的伊斯兰政党美德党。自 2001 年被宪法禁止后，该党保守派组织了幸福党，今届国会选举一无所获；另一组由改革派组织的政党-正义发展党，自 2002 年国会选举首度单独执政，今届国会更创下了 326 国席的佳绩，迎来该党第三度执政。

当中最使人敬佩的是该党领袖、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土耳其是世俗伊斯兰国家，和我国有共同之处。然而，一介中间偏右的伊斯兰保守党何得何能俘获众多民心？这得取决于该党的施政能力和意识形态。

70 年代以来，土耳其政局一直处于动荡不安，90 年代还出现严重的通膨现象，1999 年和 2001 年更经历了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经济一度面临崩溃。屡次打击竟产生民众对世俗政党的质疑，因此在 2001 年选举中，人民给予正发党执政的机会。

埃尔多安上台后所实行的政经改革拯救了土国经济，并在该国实行福利制度以济贫惠民，政治上仍奉行民主自由，不仅挽回了国运，也让民众对伊斯兰政党刮目相看。正发党走温和中立路线，不仅能避开宪法的取缔，亦获得民众的极力拥护，确为新世纪伊斯兰政党之楷模。

以此同时，泛马回教党也于今届当选逐渐转型，许多改革派领袖胜任高职，为回教党注入了新血与新思维。无论有无“埃尔多安派”，泛马回教党确实在转变，也迎来了新的路线。

以往的回教党主张浓厚的伊斯兰主义，不仅难获非回教徒选票，在后 911 时代甚至还被疑为原教旨主义，连马来回教徒也敬而远之。回教党从失

败中汲取教训，在 2008 年大选中尝试以“全民回教党”和打造福利政策为号召，非但获得了各族的支持，还挺进城市，于西马开辟新战场。

国阵使用双边策略两面围攻，巫统以回教党不够回教、投降行动党；华基政党则炮轰“神权”回教国课题。因此，回教党无论倾向宗教或世俗，皆不利于自身和支持者，唯有折中才是办法。既然如此，正发党的路线岂非最好的借鉴？在坚持伊斯兰价值的同时，淡化唯宗教色彩，逐步强调党的全民和民主性，一举两得，何乐不为？回教党的温和中庸路线最终确立，在不违背宗旨下推行平等、民主的福利国，乃是进步之决策，与民联政策不谋而合。

尔今，回教党的国际友人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革命后，组织了伊斯兰民主路线的正义发展党，不不也效仿了土国的进步政策吗？一味地扣他人“神权”帽子者，反复鼓催极端狭隘的种族宗教主义者，和回教党相比起来，谁才真正可怖？

东方日报 南马版 2011 年 6 月 30 日



2011 年 1 月，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登上

回教党转型碍着谁？

国阵常抨击民联同床异梦，自回教党党选成绩出炉后，咱发现国阵何止同床异梦，还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只因他们一再耍弄双边策略，误导不同族群，以便继续煽动更多恐惧和种族情绪。

回教党开明派成功进入高阶领导层，被指为“埃尔多根时代”的来临。但纵观今届党选，宗教司依占据领导权，并在两派的和平竞争下落幕，新任署理末沙布不影响宗教司地位，卫冕的哈迪阿旺亦声称无“埃尔多根派”。

总之，回教党实现了党内民主与两线制，除推举务实的新领导层，也促使回教党完成转型，走温和的全民福利国路线，与民联友党共进退。

然而，巫统在其喉舌《前锋报》大肆炒作，党选前力挺宗教司，选后炮轰宗教司被踢出局，有意扰乱与分裂回教党内和谐，好让他们完美的政治议程—如回巫会谈、行动党“反马来人、反回教”、民联分裂等达成。

马华也不甘示弱，在党选前后批评福利国政策、扭曲回教党搞“神权”回教国、什么新瓶装旧酒等，还栽赃“千依百顺俱乐部”是回教党歧视妇女，孰知是巫统搞的封建父权专制游戏，马华自掴嘴巴。

我们不禁质疑，马华到底还有无“计”？四处危言耸听，不好好反省自身，叫华裔怎么信服？当华社面临困境和威迫时，马华有无挺身秉持正义？除了搬几场戏打打太极，每天强调“一个大马”云云，没了，就这样。

是问，宪法里有“回教国”字眼吗？当马哈迪宣布大马为回教国时，支持率最高的马华除了拍手叫好，反对声在哪？好，他们反对“神权”回教

国，却认同“世俗版”的？很好，马华由始至终搞着回教国，回教国帮凶是国阵。

而当回教党决定转型，选择温和方案时，巫统却斥责回教党出卖回教和马来人。问题出在哪里？明显在于国阵。“一个大马”两种表述，巫统依旧霸权，友党自甘堕落。说极端种族政治伤害大马，国阵却为选票不惜典当国人的和谐精神，反复焚烧各族群间的仇恨。比如散播巫裔投行动党是叛族叛教，华裔投民联华人会在野、印裔投民联没好处等言论，是哪门子“一个大马”？

民联各党坚决反对种族主义，并寻找一贯的中庸路线，达到彼此共识。回教党走温和路线，证实了民联步伐向前踏一步，国阵倒退几十步。民联三党平起平坐协商，国阵友党投降巫统出卖尊严还谈“高调”，可恶又可耻！

火箭报 2011 年 7 月号

“马来人与回教世界”观？

大马驻菲大使夫人再娜口出狂言，在推特上侮辱菲律宾国父黎刹是“异教徒”（kafir）被人拆穿，非但损害我国声誉，亦证实了部分人之无知与造作，竟然把此“马来人”和彼“马来人”混作一谈，真是自取其辱。政府或可考虑将其纳入我国外交史上的一大笑话。

全拜我国“独特”的教育所致，马来人和回教（伊斯兰教）连成一条直线，约定俗成后之结果是不允许轻易分割的。我国马来文化的其中一部分是回教，也由于回教化而形成当今的马来文化。然而，此马来人非彼马来人，我国的马来人是狭义，而广义上的马来民族，版图甚至囊括马达加斯加岛。“马来人”一词有众多解释，大略被归类成几种涵义，丝毫不得含混：1）族群（race）上的马来人，被称为褐色人种，是人种总称，散播于马来群岛（Nusantara），出自同种语系，种族繁多；2）马来民族，遍布于马来半岛、苏门答腊东部、婆罗洲至菲律宾等，是马来族群的其中之一，如印尼的马来族；3）海外马来人，不一定和大马的马来人有干系，例如殖民地时期迁徙或流放的马来族，如斯里兰卡马来人、开普马来人等；4）马来西亚马来人，被“定格”、同化、规范后的马来人，他们是必须信奉回教、奉马来语为母语，并坚持马来文化与习俗者，例如只要皈依回教的华人、印裔回教徒或与马来穆斯林通婚者，可选择“成为马来人”那样的道理。

我们稍微厘清后，即对驻菲大师夫人会有此见识，并爆出此番言论不感到意外了。再娜为了讽刺民联领袖安华“亲基督徒”，竟敢连黎刹也拉来做比喻，更显露了该者凡是都政治化，并在胡乱扣帽子中混合了歧视和偏见，而且是犯了约定俗成之无知所致。身为一国之大使夫人，说话竟无经大脑，真使人心寒。若是在印尼，再娜的言论肯定沦为千古笑谈，印尼有成千上万的马来族群，就算是印尼马来族亦不能担保完全属穆斯林。印尼是全世界回教徒人口最多的国家，却没有指定伊斯兰为国教，印尼奉行多元主义和宗教自由，并无规定什么民族必须信奉什么宗教。再娜岂敢笑称那些非穆斯林的印尼马来民族是“异教徒”？当然，以她了解“马来人”的程度来说，她确实会这么认为。

再回头看再娜出言羞辱的黎刹。黎刹并非纯正的“马来人”，甚至还拥有华裔血统，他的宗教背景完全是西方殖民化之结果，直到今天为止菲律宾土著仍大多数信奉天主教，跟他是不是“马来人”\“马来族群”有何直接干系？再说，称黎刹为“马来族之骄”或“马来伟人”，也仅因为他是菲律宾土著混血儿，是马来族群的一部分，更何况是东南亚反殖民主义的先锋，固然是“马来人的骄傲”。但必须澄清的是，此“马来人”又非彼“马来

人”，跟随后成形的“马来西亚马来人”差个天与地、风牛马不相及；拿菲律宾与马来西亚混成一团来论，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菲国众多土著也不把自己归类为“马来人”，连信奉回教的摩洛人（Bangsa Moro）亦是如此，他们更倾向沿用西班牙人为他们套上的“摩尔人”（北非穆斯林，西人称穆斯林之同义）称呼。

若再娜真要把约定俗成的“马来人=回教徒”，单马六甲王朝时期的阿旺将军（Panglima Awang）足以使其汗颜，西洋人称这位麦加伦的马来仆人称作“马六甲的安立奎”（Enrique of Malacca），是一名受洗的罗马天主教徒，然而仅由于他是名基督教徒（那些不学无术者、眼界狭隘者眼中的“马来异教徒”），“马来人航海家”之美名就会被剥夺掉吗？当然不会。所以，巫统擅长搞的那套“马来人与回教世界”（再益依布拉欣曾于其著《我也是马来人》中批评此会议，该主席为甲州首长阿里鲁斯旦）根本就行不通，大马以自己“独特”的歧见和荒谬来概括并扭曲“马来世界”，而浩瀚的、广义的“马来世界”真有巫统那么简单吗？“马来世界”真的都是“回教世界”？这显然是将“马来西亚的马来人”之观念套在世界观上自圆其说，而驻非大使夫人所闹出的笑话，既是巫统“民族神话”灌输下之最终结果，不仅成了菲律宾人的笑点，菲国国父、民族英雄黎刹若泉下有知，不知该笑还是该哭呢。或许，马达加斯加岛民和印尼国岛民会第一个先笑爆肚皮吧？还有那整天高调论及，抨击民联时同样离不开“回教国”的马华公会，他们又该怎样解释此番现象呢？

初投当今大马-读者来函 2011年8月2日

回教党打回原形？

聂阿兹的一句“要走请便”，再次燃起了回教国与回教刑事法争论，以及回教与行动两党的合作关系。尤其是马华，在低沉时期犹如接到“宝”似的，抓到了民联的痛脚，不大肆攻击民行一把，祭出“华人代表”旗帜怎

行？马华和民政还第一时间表态立场，并威慑巫统若行使回教法便脱离国阵。有道是回教法一出，全民都慌了！

回教党之所以下马威，是为争取更多马来穆斯林选票，和捍卫回教党一直都坚持的立场。但聂老却没有顾及到民联友党的尴尬立场，尤其是标榜政教分离、维护世俗宪法的行动党。我们也知道，行动党有两次退出反对党联盟（民运阵与替阵）的经历，皆因意识形态与立场纷争所致。308后，行动党再次放下身段，与回教党结成民联，却几度因宗教问题遭到国阵的攻击，两头不到岸、吃力不讨好。如今又面临聂老警告赶人的局面，行动党于是又成了受害者。

开明派与保守派之歧见

譬如民联的非穆斯林支持者，都盼望回教党改革成功，毕竟民联最大的矛盾点便是回教党与回教法，马华强打的“回教国”已失去威信，马哈迪在2001年为了和回教党争“谁最回教”时，早已宣布大马为回教国。最让民联雀跃的是，今年的回教党大会选出了众多被回教党保守派批为“世俗派”的开明派领袖，势必将唯宗教主义淡化，并全力实施“全民回教党”的号令，以多元形式争取更多非穆斯林支持，这是专业人士的开明之处。

尔今，开明派却陷入左右为难，一边是保守派（宗教司为主）以及激进的回青团。回教党副主席沙拉胡丁表态回教法并非民联的重要议程，并认为回教党必须面对现实，回教法有违大马宪法与法律，回教党应当加强民联的合作关系和推广福利国为目的。看来开明派以务实和理性为主，但回青团团长近日声称“我们不会退让半步”，足以证实保守派看重的是回教法的斗争，而不顾民联友党的歧见。就连公正党实权领袖安华也支持回教法，但纯属个人意见，“不代表本党立场”，那么公正党是否亦认同回教刑事法？看来回教和公正而党内都存有歧见，行动党唯恐又陷入“不合群”之中。

巫统和回教党的宗教斗法

其实，我们大可把回教国和回教法当成是巫统与回教两党的斗法，正如翁诗杰所言“都在玩假”，因此马华没有必要整天斥责行动党和回教党“巴结”。其实早在回教党衰竭的、宗教司复兴的 80 年代，马哈迪的一系列回教政策抗衡回教党时，表明反对的是行动党，而非马华、民政或其他。某种程度上，巫统和回教党长期的“谁最回教”斗法，皆影响了马来穆斯林的思考。为了选票考量，巫统愿意和回教党谈判，为了争取“马来穆斯林大团结”，削弱在野势力。首揆纳吉宣称不实施回教法，副揆慕尤丁却认为还不是时候，希山慕丁则可推就推，把回教法问题扔回给回教党。巫统不缄默，不代表不赞成，反正马来化、回教化已成了马来穆斯林的主流，赞成或反对都很吃力。

既然保守派和巫统那么投机，唯恐回巫会谈将继续浮现，这亦是国阵和民联友党都十分惧怕的局面，一旦成功合并。马华和民政将失去在国阵的地位和话语权，所以两党争先提出“退出国阵”的言论，根本就无济于事。聂老与回教党保守派的立场或许有些特殊，毕竟其不支持国阵-巫统，是鉴于巫统反对实行回教法等之故，而为了回应回教党，巫统亦陆续推行各种回教政策，双发角力，难舍难分，没有所谓巫统比较“开明、和谐”，若是如此，为何巫统还在意和回教党较量？

再者，大马民风早已出现变化，历经 308 反风后，不是一味玩弄宗教课题便能解决族群矛盾等长期分化国族和国民团结的问题。盼望改革而支持民联的国人，有许多是抱着多元主义、超越族群与宗教限制、反对贪污腐败和偏差政策等，民联是个抗衡国阵的多元主义联盟，以民主自由来否决专制制度、以多元政策来抵抗狭隘种族主义政策。回教刑事法有可圈可点之处，却未必是能大到能取代宪法和法律的东西，基于大马的多元国情来看，要实施肯定有其难度，开明派熟知此点，但保守派仍顽固，硬将回教法和回教党紧绑一块。

聂老多此一举

今次论争，行动党再沦为替死鬼，双面夹攻、不知所措。但聂老之言论，亦非代表回教党立场，尤其与党内许多开明派有冲突，他们自认并非与聂老为敌，但为了回教党前途和民联友党着想。回教法确实不该在此时顽固不灵，把自己锁死在不合时宜的争论中，无疑是退步且自断后路的做法。尚记得行动党退出替阵时所遭受的辱骂和攻击，有者还称该党为“世俗原教旨主义”，但 2004 年大选之结果，实施回教法的登州沦陷，回教党如日中天的支持率大幅度下降，替阵里的公正、人民二党几乎输尽全盘。

除了“伯拉旋风”外和非穆斯林的“莫名”恐惧（回教党对 911 事件的极端表态和后 911 时代后遗症），也证实马来穆斯林其实也未必吃你这套回教法。也别忘了，308 大选回教党的“全民回教党”策略俘获了众多非穆斯林的支持，也是淡化了唯宗教主义路线、强调务实和多元民主才导致的结果。回教党“西征”城市选区成功后，南马尚有许多选区等待开明派去拓展，让民联能缔造历史、创下奇迹。聂老这次真可谓多此一举，挑逗了国人紧张的神经，无疑是把 308 和 708 合作无间的美好回忆即刻敲碎，奈何？奈何！

独立新闻在线-独立观点 2011 年 9 月 26 日

伊斯兰刑事法

伊斯兰党和巫统的刑事法角力战，最直接的受害者并非朝野政党，而是多元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国人。

自敦马哈迪掌权始，伊斯兰化的脚步未曾停歇，从教育、社会直至娱乐，无孔不入，这或许是巫统和伊斯兰党比“谁更伊斯兰”之结果。

巫统在伊斯兰党低沉时期，为抗衡伊斯兰党的挑战，而于 80、90 年代通过了各类伊斯兰法，伊斯兰国已逐步成型。1999 年，当伊斯兰党回到政治主流，便以推行伊斯兰刑事法作为鼓催，其执政的丹、登亦前后通过了法案，难的仅是中央这一关。

读毕伊斯兰姐妹会主席再娜安华在《星报》所发表“不要伊斯兰刑事法，我们都是大马人”，她提出了落实该法的冲突与矛盾。再娜尤其质疑伊斯兰党领袖保证的“刑事法无关非穆斯林”，并指出若华、印裔犯偷盗只需坐牢，但马来穆斯林却可能要被断肢而导致残疾，往后的人生亦会遭到屈辱。有道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将使不同宗教背景的各族群受到不同刑罚的待遇，而怕不怕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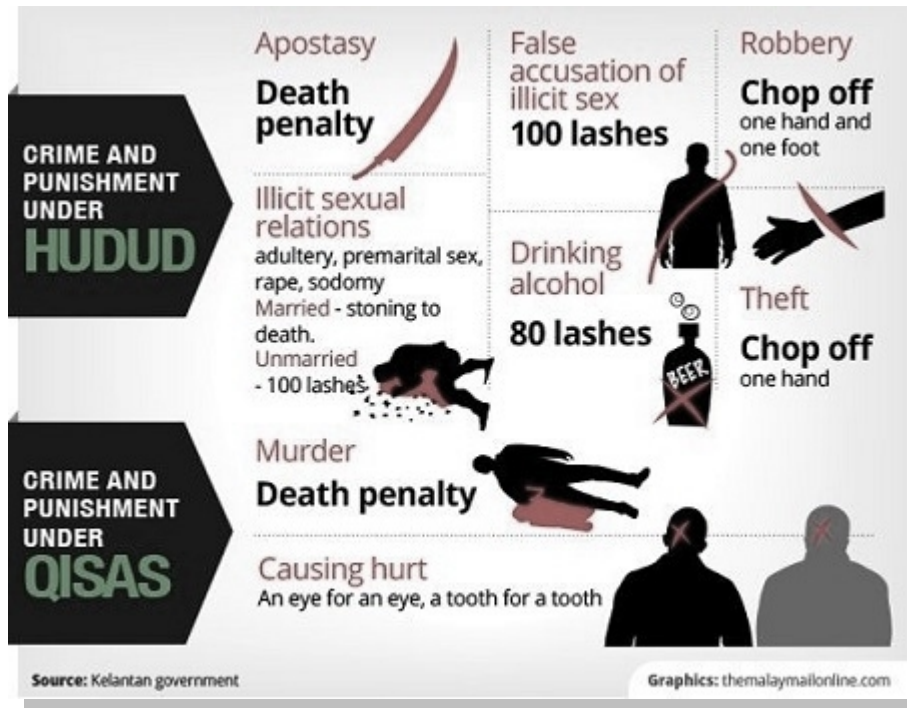
再者，再娜也指出刑事法是歧视女性的。譬如一女性遭到性侵，非穆斯林的证言非但不可取，还得有四名神职人员或穆斯林为证；若无法提供证据，还可能背上通奸罪名。若未婚女性被性侵成孕，可能因婚前性行为而被判通奸罪鞭挞一百下；而犯案者则可在无证人下判无罪释放，这确实很不公道。

再娜认为，伊斯兰党要推动“福利国”，或许是已看清其前景是改革社会与正义，伊斯兰党在一些课题上也比巫统还开明。这段值得省思：“太多伊斯兰党领袖陷入中古世纪的困境，以致无法想像 21 世纪伊斯兰政党对公正的定义；及当代穆斯林、民主和进步的多元族群与宗教信仰的大马。”

时评人大都认为刑事法课题仅为政治考量，是伪议题。丘光耀认为这仅是祭出“党魂”与“最高纲领”，而非选举竞选宣言；此外刑事法也和该党接受多元社会的福利国政策相驳。无论是真或伪，刑事法议题却不得避而不谈，不管是在朝或在野，“政治化”刑事法并无益处，所以须客观研究及讨

论，慎言之。无谓加大族群与宗教差距的鸿沟，让政党骑劫宗教议题来损害家国社稷，危害多元政体。

东方日报 2011 年 10 月 8 日



吉兰丹州政府公布的刑事法刑罚 (图: Malay Mail)

八·野史

《513》是本“禁书”？513事件不再是禁忌

马来西亚最近掀起了一股选购“禁书”热潮，虽然当局并没有正式公佈柯嘉逊博士的这本《MAY 13: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中文译为：《513：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但大致上它已经可算是一本禁书。本人手上的这一本可不是书局买来的，而是经过学院中间人之手而购得；也难怪本人的父亲在家乡的 MPH 找不到此书，自从国家内安部的官员到吉隆坡谷中城的 MPH 书局，在没付钱的情况下带走 10 本《513》，还警告书店不准再兜售这“违法”的书籍。

但不妨告诉各位，自从柯嘉逊推出这本书开始仅 2 天之内，初版第一刷在大马的四大书局几乎卖断市，明显地，大马的国民一不管任何民族，都希望藉此书更进一步地瞭解 1969 年 5 月 13 日发生的种族暴动事实真相。因此，《513》的热卖不只打开了封闭已久的禁忌，也点醒了大马各民族对官方的说法已产生了质疑和失去了说服力，在马来西亚即将庆祝 50 周年国庆之际，为马来西亚的历史揭开新的一页。

《513》裡头的内容都是根据伦敦公共档案局一批解密的文件所写，说服力自然是准确且完整的。就如前苏联解体后，大批 KGB 档案一件接着一件陆续地解密，不知透露了多少冷战时期苏联领导人和国内情报的秘密；或是台湾走向民主道路后，封锁了近 50 年 228 事件也不再是一种禁忌，这说明了一点一真相始终要公开的，不管国家是否还存不存在、执政党垮不垮台，

当然，大马依然健在，执政党依然是执政党，不过这一切却都是拜 1969 年 513 事件都所赐的定局。

档案的记载是 513 事件并非突发的种族暴动事件，而是巫统内部一些“有心人士”借暴动来推翻当时的东姑亚都拉曼首相领导的政权，是马来人本身的政治起义。果然，事件发生后不久的 1970 年，东姑下了台，民族主义味道较重的敦拉萨接替政权成为首相，513 事件后，彷彿给了执政的联盟（后来的国阵）和巫统一党独大的一张“永久契约”和藉口，不但限制了民主的进程，同时也剥夺了人民发言和结社的自由，也没有了 70 年代以前那种示威游行的权利；任何人只要触犯了内安法令，随时都会被逮捕送入牢房，拷问甚至拷打。

513 事件也成了执政党每一届大选必用的宣传和说服人心的工具，时常也可听到新闻或报纸上，执政党官员一直呼吁各种族要和谐、要团结，不要搞种族沙文主义，说了那麽久，用了那麽久的陈腔滥调，却不知道常常破坏此“和平条例”的是谁，真是自打巴掌。而“扣帽子”的功夫更是很利害，从 513 事件开始怪罪于反对党，到现在为止，“破坏种族和谐”这顶大帽子始终还是执政党不时用于嘲讽的工具，而自己的所作所为却装不知道或轻易带过。谁才是真正的沙文主义，相信人民并不是白目，老早已看穿这种无聊把戏。

其实，柯嘉逊这本书发售之前，这所谓的“真相”其实早已流传于华人世界很长一段事件，只是没有证据去证明而已。所以某长辈便偷偷地在家裡说，还劝告我们不要在外面乱说，否则便会“祸从口出”而酿成大祸。但当时始终是当时，现在《513》已经出版，也详细说明了，我们也没必要再担惊受怕了，因为伦敦档按局的档按便是证据，就和长辈的话几乎完全相符，真是令人感到意外且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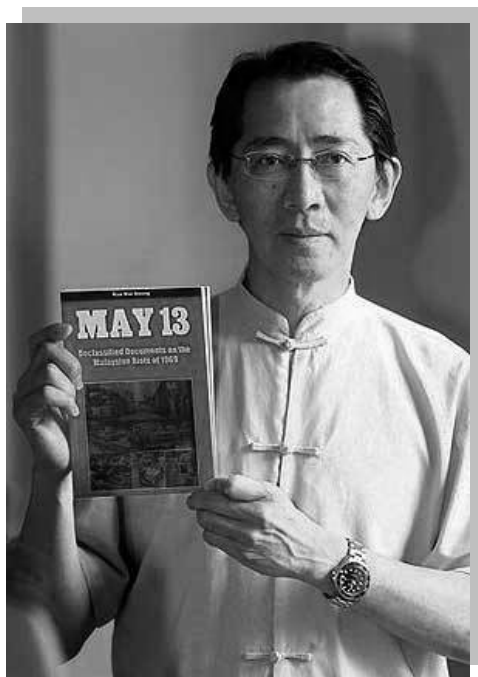
想一想，就读中学时期的中五历史课本，513 事件的篇幅是仅仅一页的四份之一，而且不明不白，这就是所谓的马来西亚历史，执政党的篇幅倒占了几乎半本，对反对党的事蹟也不多描写。想起禁书也想起中国，这个世界上影响力增大的共产国家也是删书和禁书事件相当严重的国家，唯有民主派

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和《伶人往事》作者）为了还其著作的清白，而胆敢和宣传部官员来硬的。在大马，柯嘉逊也不是省油的灯，虽然不是公然地反抗，却是思想上和意识上最直接的反抗，这一招成功使那些官员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禁这一本书。

转眼间，马来西亚已迈入了第五十个岁月，不该改变的都已经历大改变，而该改变的却一直都无法改变。为甚麽我不能碰禁书？因为它毕竟不是一本禁书。毕竟不是几十年前的时代，涉及共产主义的读物一律被定为禁书，持有者随时会被逮捕。1989年马共达成协议缴械投降，马来西亚解禁了这些刊物，但马共的历史始终没有获得清白，一直都被反覆扭曲、恶魔化。

如今生在这个新时代，我是否应该为自己感到庆幸？我的书架上已被允许摆放《毛泽东传》和《毛语录》，柯嘉逊的《513》是否也可以呢？或许鲁斯迪（Salman Rushdie）的《恶魔诗篇》（The Satanic Verses）始终还是不行。还有一些非逊尼派的回教书籍也包括在内，都是名副其实的“禁书”。

视角 2007年6月第7期



还原历史教科书的真相

拜读了卢诚国先生 7 月 8 日刊登于《言路版》的文章，我想只是要对历史这一科目热衷或稍感兴趣的人皆有同感，尤其是国中时曾念过的历史课本，多少有欠缺客观与公平之处，马来西亚史方面更甚。由于本人多年前在校时期握的是“新版本”，与若干年前的“旧版本”确实有成堆的不同之处。

历史的误解往往是基于谁政权方面的问题上，所谓“胜者撰写历史”，失败的一方自然就会被淘汰掉或是被略减，尤其与政权与国策相冲的都一定会被禁止、被加以否定和排除。多年前引发的“吉隆坡创建者”到底是华人（甲必丹叶亚来）抑或马来土酋的课题，两族因历史建树问题而闹得火热，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见的。

史实尽然已证明了甲必丹叶亚来是创始人，为何还要以种族来区分挑衅来引起不必要争议？叶亚来是“私会党”客家海山帮的领袖是事实，早期来到马来亚的华人祖辈由各种氏人组成，加上对异乡的不熟悉及人身安全，多少会组会社来保护“家己人”，中国帮会史在华人移民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却万不可籍此来抹黑所有的华人。至于叶亚来在国中历史上的“版面”为何只剩下半页，倒是惹人质疑的一点。

还有一敏感的问题既是有关马来亚共产党的历史功过，1989 年马共缴械前在历史上属“恐怖份子”，投降后亦无任何的改变，在大马历史上永远处于是反面教材、杀人不眨眼的豺狼野兽来“妖魔化”马共。是否都忘了二战时期与独立前期的本地历史了？二战是马共的前身是抗日义勇军，独立前则

转身为抗英的游击队，在大马史上多少也存有一些功绩甚至意义吧？为何直到今日，过去的历史依然是受到警惕的恶梦？马共同样是怀着共同的理想——独立，武装革命是他们的战斗方式，毋庸置疑。

然而庆幸的是，大马是东南亚国家唯一以和平方式独立的国家，但凭这点方面更要认真去比较二者之间的不同，而非一味地否决掉他们曾为大马付出的贡献。历史的责任是还清真相，进一步去教导下一代从教训中学习谅解，而非鼓吹仇视或为他们制造恐慌。

“马来主权”是另一敏感问题，翻看宪法所规定的只有“马来人权益”，没有所谓的主权；何况独立时国父东姑阿都拉曼声称这是“各族共同建立的国家”，之所以有“你的、我的”之说，无非是历史政治化的一种间接误导。在同一所学校内各族学生共同拥有的历史课本中，竟出现国家、民族、宗教各主权问题等“种族优越性”文章，怎么样去促进各族间的团结一致精神？马来西亚虽说是属于各族的，都是一家人，但为何有义务去教导人民团结重要性的历史课却破坏了这一切？5.13事件在中五历史教科书里的篇幅只有一小段落，叫人怎么认清当年暴动的事实？这种问题要是再不改善，只怕513事件不久就会“蒸发”不见了。

卢先生还谈到了中四历史课本章节分配上的不均匀，比起“旧版本”，世界史差点就被误会成回教史了，反看四大文明起源史竟然只有那么一章，这到底该怎么平衡？就算回教史包含了起源、发展、文明、人物、宗教各大课题，难道其他的文明、宗教、文化都不等于一回事了？这问题虽然不大，毕竟国中历史课本只是导论而非专科，回教史大可给在中六选修历史科目的学生去仔细研究（如今据说已并入世界史）。中四历史课本范围拘限在世界史，那就公平地分配好世界史必须认识的章节与课题，回教可归为世界宗教史的一环，不应该大费周章去“独尊”它的地位。

教育部长希山慕丁尽然已下定决心要求更改，还历史一个清白、客观与公正面，我们就该献上鼓励与支持；也盼望教育代表团能尽其力去争取历史的客观性，还原历史真相之余并揭开大马近现代史上无数被政治所蒙蔽的灰色地带。历史往往存在着功劳与过错，没有真正的完人，更没有永远的仇

敌。最重要的是能屏除掉所有偏见与偏激的、不符合事实根据的主观意识操控、主导的历史，此种倾向严重的史观一旦约定俗成，那一切已太迟了

星洲日报 2008 年 7 月 11 日

陈腔滥调的纪录片

无可否认，纪录片是存有立场的。虽说我们普遍认为纪录片“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素材，以真人真事为表现对象,并对其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展现；以展现真实为本质，并用真实引发人们思考的电影或电视艺术形式”，那么多的“真实”为准，到底有多真实呢？历史是面广角镜，却是由胜者来撰写的事实，真实是某些人说了算，如同虚伪的“真理”。

关于为庆祝 53 周年国庆索拍摄的有关前首相敦·拉萨的纪录片，任谁也不相信当中的漏洞是因为将最好的、最重要的部分纳入其中而选择舍弃掉，这样岂不是违反了纪录片的真实性了吗？这部纪录片恐怕不会有什么看头，毕竟也已知晓其中的漏洞缺乏客观性。虽然说这部片子幸亏不是又国家出钱拍的，否则它就跟国营频道的富有过滤性质的《今日历史回顾》无差别了。

问题是，《国家地理》频道若无法正确诠释敦·拉萨与其生平所经历的重大事件与关键人物，这就是美中不足了。有些事情不是说太长了，用剪刀三两下剪掉就算了的，五一三、新经济政策、东故·阿都拉曼下台的内幕都非常重要，万不可浓缩简约。若是说当局有所刁难的话，那么这部纪录片就没有收看之必要了。为何？太浪费时间，就像中学时代的历史课本-官方式的陈腔滥调。

再者，就是有关紧急状态时期的纪录片，每年的国庆日这类片子是重头戏，我认为更不会有啥看头。1989 年的和平协议后，政府的态度一向都没有

任何改变。左翼的历史与书籍虽说已经解禁，但教育部所出版的课本等长期不停地抹黑马共游击队，时至今日，陈平等老战士依然是“恐怖分子”、“邪魔”，这得归功于主流媒体的恶毒。

而这部由《历史》频道所拍摄的纪录片惟恐有偏向一方之嫌疑，就如 BBC 曾拍摄过的有关陈平的访谈纪录片，隐喻着陈平的忏悔与失落，仿佛革命就不应该发生似的。西方人拍摄这类的片子多少带着“麦凯锡主义”恐共的调调，跟官方的意识形态有些契合。本地独立导演阿米尔的纪录偏《最后的共产党》单凭片名就被禁掉，试问我们要从哪里去客观求证？

这些纪录片都是胜者的纪录片，是主流意识（“然而你这么认为”）的纪录偏，历史的真假多少是伴随着当权者有意识性扭曲甚至篡改，我们总不能天真地以为历史课本里的内容都是对的，纪录片亦然。有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总多猜测，中国官方与海外民主派的言论各异，纪录片也天差地远，而你选择相信哪一方呢？在质疑的过程中，我们不妨多多学习，不懂的就要花功夫去探索。著名学者法立诺有本书的名字很有趣，称作《那些老师没告诉过你的》，在课本、教师、纪录片所触及不到的领域里，我们惟有好之为之，看着办了。

中国报 2010 年 8 月 30 日



《历史》频道的马共纪录片

历史不是“你”的!

历史将被纳入 2013 年 SPM 文凭的必及格的科目，对我而言确实有点滑稽。以前马来文必须过关，许多人拿不到及格底线的 C 就注定沉沦，若说非马来人大多很难掌握国语那还得了。历史课呢？这是五年里中学最不讨好的科目，反观 SPM 的历史及格率每况日下，说老师教得烂或许只是藉口，问题就出在受官方所认可的历史本身。

政府所统一的历史教学未必不好，起码这样可避免像日本那样的特例，日本的高中可以选择的任何出版社印刷的历史课本，因此导致了非客观的右

翼违反史实的课本严重泛滥，日本政府也管不了那么多（本质上认同，不然则定为“自虐史观”）。但是，政府本身的历史有无客观性质、并且针对史实来编撰课本，这就是问题所在。

中学生大多不重视历史无非只是教导有问题，若教师不随便就带过某些课题，相反地还有不同的见解与教导方式，你能说上历史课是枯燥且无趣的吗？近年来频频出现历史课本里许多违反史实的段落，比如“马来人主权”，宪法从来就不曾标明马来人是“优等民族”或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历史课本间接传达错误思想，一错再错，让后代误以为某些族群才是主人，非我族类则是“外来人”。所幸大多学生都不那么喜欢历史，否则都被这种刻意扭曲的内容所洗脑，那就真是大大的不幸了。

何谓客观？执政党把历史当成自己的囊中物，只记载自己认同的历史，不是删掉反对势力的贡献，就是任意抹黑他们。比如马来西亚史，跟几十年前的课本相比其来，则越来越“主流”，好像成了执政党自己的历史，他们永远都是站在对的一方，而反方不是恐怖分子就是捣乱分子；一就不把你写入历史，二就把你写成坏蛋。我们都知道马共是与联盟政府不同路线的政党，走的是极端的游击战争，但他们反帝反殖的贡献是值得赞许的，并不是说你的敌人就全是混账，相反地好不到哪里的自己，却自我标榜为建国的、发展的英雄。

针对史实记载，还原本来之样貌亦是首要的。马来西亚是多元种族共同建立的国家，没有谁代表谁，没有谁先谁后。不明白的是，叶亚莱开辟吉隆坡是众人皆知的事，却还有人对他进行非议，声称吉隆坡之前已有土著居住，刻意强调“前叶亚莱时期”的“前开辟时期”的土著地位。再来则是马六甲王朝史，为何仅强调巨港王子流落半岛所建立的王朝？在此之前，马来半岛已有极其丰富的印度教-佛教文化，许多小国林立于此，却刻意认同一个随后统治者、国家伊斯兰教化的王朝，并定为马来人的“正统”史观。让人深感这种方式有点“大小眼”，确实很匪夷所思。

马来-回教徒的历史仿佛就是马来西亚史了，其他的则可放在一旁。试问我们有多了解马来民族的形成？这可不是开玩笑，隔岸的印尼虽也区分土著-

移民，但土著里的各族群却没有共同点。相反地，大马的马来人则可连沙巴州的回教徒土著都包含在内，连首相纳吉自己都搞不懂，土耳其、阿拉伯以至武吉斯、爪哇人后裔都可以成为“马来人”，到底土著的定义何在？此外，我国也不能否定或是边缘化非土著的贡献，该写的都要写，马来西亚并不只有叶亚莱、陈祯禄、森本善，更应当有陈平、甚至乎拉昔·迈丁等（当然，急需废除妖魔化部分）。

没有政党控制思维、没有种族主义课题的历史才得以振奋人心、获得肯定，否则是自吹自擂、好大喜功、把虚构当历史耍的“伪史观”。莫想骗人骗己、自欺欺人，这种再不对历史进行检讨并恢复客观中立，历史课永远都陷入泥沼、死沉郁闷，历史考试永远都不会重获标清。这么说来“肥佬”（failed）就“肥佬”，宁可“肥”掉都不愿被伪史观所洗脑。要不然，日本人就不过是“进出”中国那么简单罢了，而我们也愿意相信执政党团很“民主自由、不极端不种族主义”不是吗？

初投当今大马 读者来函 2010年10月27日

“共产党” 标签该休矣！

在冷战时期，若政府指明你是“共产党”或“共产党同情者”，你就倒大霉了。内安法令“名正言顺”伺候你！遗憾的是，1989年马来亚共产党签署了合艾条约，宣布放弃武装斗争，卸甲归田，可有些人甚至连家都不能回（只因陈平等是华裔，所以十恶不赦？）。东马的砂共（又名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亦在1990年同意解散，马来西亚的共产党正式走入历史，再大的胆也没人敢拿起枪支搞“共产主义革命”了吧？

“共党”标签转嫁反对者身上

然而，国阵已无牌可使，所以内安法令、警察法令等从共产党转嫁到异议者和在野党支持者身上，甚至不愿将扣在他人头上的“共产党”标签拔掉。行动党便是最佳的例子，这个奉行中间偏左的政党，约定俗成下被抹黑为“共产党”，莫须有为“反马来人、反回教”等。随着人民党自 1989 年删除了“科学社会主义”，又有部分人并入公正党，真实意义上的左翼政党已销声匿迹。但 2008 年后，新型的左翼势力复兴，那就是社会主义党。

社会主义党，党如其名，是左翼政党。就算他挂马克思头像，着格瓦拉衣衫，也没啥大不了的。他们“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热衷于街头运动、扶贫济穷，是基于意识形态使然，乃是左翼政党的特色。既然马共已解散，陈平、拉昔迈丁等即走入历史，社会主义党还原历史，给予马共在历史上客观的评价，为反殖民主义战士平反，何罪之有？不过，在国阵法西斯政府的威权统治下，在国阵“伪史观”的洗脑之下，歌颂马共等同于反国家、反马来人，孰不知仅是意识形态冲突，各自都打着“爱国主义”旗号而已。

努力制造“共产党同情者”

近来净选盟 2.0 大集会反应热烈，国阵以逮捕一批左翼分子为由，借题发挥，把“共产党复辟”为主题，把净选盟和在野党等打成“共产党同情者”。再经由亲国阵的极右种族主义者的煽风点火，连行动党也无故遭殃，由于行动党在民联里的角色举足轻重，国阵惟有玩弄土著的种族情绪，继续把莫须有的“华人沙文主义”、“共产党”等黑帽子夸大，把行动党批得体无完肤，把非土著都诬蔑为“共产党同情者”。看来马共不管有无投降，“共产党”标签惟恐永远都不会消失似的，非但使国阵的种族政治更嚣张，非土著国民在这片土地上也永无宁日。

日前，砂行动党马拉端议员指国阵达雅领袖忽略达雅群体时，竟然被抨击“共产党谋害达雅领袖与无辜百姓”，将风牛马不相及的事一块牵扯，是国阵议员的特色之一，无理取闹是其次。国阵议员指的明显非马共，亦非砂共，而是行动党。

接而引起行动党议员的不满而集体离席，是情有可原的，当你被侮蔑成“杀害达雅领袖和凌辱达雅百姓”时，行动党议员没有理由不生气。一、行动党的理念和共产党差十万八千里；二、行动党1978年东渡砂州，砂共已进入衰歇状态，更不可能亲共通敌；三、行动党没有“杀害达雅领袖和无辜百姓”，砂副首长严重诽谤他党与其代议士。

“为什么我提到共产党，你们就那么敏感？”，砂副首长问道。当你被严重侮辱、为民请命却无故被扣上“共产党”黑帽时，你会否不敏感？如果我说人联党以前也是“共产党同情者”，国阵友党议员和人联党议员有何感受？然而，我说的是真人真事，若按照早期人联党的情形来看，他们无异于西马的社会主义阵线，一个被国阵定格为“共产党同情者”的左翼政党联盟。

人联党被捆醒了吗？

人联党在草创时期是反殖反帝的强势在野党，我们应当分清的是，共产党搞的是武装斗争，用武力推翻现有政权，主导思想是马列毛主义；左翼政党走民主斗争路线，遵循的是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不是所谓“共产党”。砂副首长查布已非第一次羞辱行动党，翻查《独立新闻在线》新闻档，查布于2010年在陈平归国的课题上，已搬出伊班人被共产党杀害之言论，直指行动党是“共产党”。

砂共最初于1963年成立时名为“砂共产主义组织”，1971年创建北加里曼丹共产党，进行反英反马、北加独立的武装斗争。砂共领袖文铭权和黄纪作在参与武装斗争之前，就是人联党的领导人之一，砂副首长无疑是赏人

联党耳光，重重地、狠狠地搥了人联党一大巴掌，也往国阵议员的脸上扫了一巴掌。

人联党早期是多元左翼政党，不乏伊班人党员，在 60 年代如同社阵，都被国阵政府指责和马共、砂共有暧昧关系，左翼分子大量被镇压和逮捕，抛头颅、洒热血者大有人在，这是人联党一部可歌可泣的斗争史，是该党最值得歌颂的地方，和当今投机买办的人联党差远了。

人联党的成就始于 1969 年大选，也始于 1970 年加入国阵，随后逐渐淡化意识形态，连社会主义的影子都淡然无存了。而砂共在鼎盛时期有上千人之多，在砂州各地零星展开武装斗争，但随着人联党入阁停止援助和不敌政府军的重炮袭击，死伤惨重；黄纪作率众（75%）于 1974 年谈判招降（斯里阿曼行动），仅剩下的洪楚庭一支（25%）继续战斗。

多元政党在国阵名存实亡

可恶的是，国阵将东西马共产党“种族化”，随意篡改历史，加油添酱，只要是为共党说话者，都属“共产党同情者”，都“反国家、反君主、反马来人、反回教”。凡事都有前后、单反两面，砂副首长说“共产党分子杀害达雅领袖和无辜百姓”、“华人、马来人、伊班人都受到共产党威胁”，但无可否认砂共里也有为数不少的土著同志。马共不仅有华裔，还有马来回教徒所组成的第 10 支队，而事实不是被官方掩盖，便是大加抹黑，将马来共产党员指为“叛徒”或“被华人利用”。

在砂共游击队也不例外，据说第三支队就有为数不少的伊班人战士。在众多游击队员招降后重组的过程中，砂共伊班人领袖乌邦更于 1977 年被委任为副司令。共产党如同左翼政党，是超越族群和宗教的，不能一概而论。

当然，国阵政府会声称“某某族被某某族”利用，“某某党美其名多元，其实多数是某某族”、或“某某族大团结”、“某族制某族”等，完全忽略了多元种族政党在我国民主进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及贡献。

相反地，国阵只是个拼命玩弄种族情绪，实行种族分治和不惜为个人与家族利益牺牲的政党，美其名称“种族英雄”、“族群代表”，不仅危害了大马人的思维，也阻碍了大马国族的确立与族群间的团结。

多元政党在国阵内已名存失望，人民进步党和民政党的式微，源自于国阵种族政治的逼迫，他们既不是马华、国大党，却自比为华裔、印裔的代表，无疑是为了博取选票而自我贬低、自甘堕落。人联党亦不例外，从早期极力主张多元到“不投我，华社没有副部长、华人没有代表”等言论来看，诸如此类怪奇现象。伊班人和达雅人散播在国阵各政党，和民联各友党，也没人提出“伊班制伊班”。

因此，查布的“伊班人被杀害”根本无法掩盖史实，毕竟伊班人不是国阵的产物，伊班人有人加入政府军，也有人曾加入砂共的斗争；伊班人更有人加入在野党，阿弗烈查布你这土保党的伊班人代议士凭什么胡说八道、篡改历史并污蔑行动党议员？

砂行动党代议士尊严受辱

行动党代议士集体离席是对查布侮辱行动党的反应，并非行动党对共产党敏感，更非行动党“不同情伊班族群”、行动党“没良心”。三名公正党员好无动静乃是事不关己，并非他们不随同行动党杯葛砂副首长的言论，若查布想试试，不妨讥讽公正党是“共产党同情者”、“公正党不同情伊班族群”等，看看三位公正党里的两位土著代议士有何反应？这是尊严受辱的问题。只因行动党议员皆为华裔，所以查布可以任意污蔑他人或某族群是“共产党”，摸黑他人政党是“共产党”，以便能刻意掩饰掉国阵统治下，达雅族与砂州原住民长期受到欺瞒、压迫和忽略的真相，更表露出国阵达雅族代议士的懦弱无能。

砂州选中，砂土著已经由选票严重警告国阵，他们长期备受的耻辱已忍无可忍，贪污腐败、夺人田地、滥伐树林等真相现已大白。国阵就尽量去炒作“共产党复辟”，社会主义党是“共产党”、净选盟 2.0 是“共产党”、

行动党是“共产党”。只要是反对国阵贪污腐败、朋党裙带、以公谋私、滥用权力、嚣张霸道、反民主反人民“功绩”的人们都被比喻成“共产党”吧！

国阵是个不求长进、毫无新意、严重退步的种族主义集团，他们试着把反对者都一杆打翻成“共产党”，孰不知东西马共产党都寿终正寝、都缴械投降了，国阵现今所指的是什么样式的“共产党”？国阵自己的所作所为不正是变质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吗？国阵害怕“共产党”，因为他们心里有鬼，所以内安法令、警察法令、印刷法令、煽动法令、机密法令等无处不在，若人民各个都是被逼到墙角，乃是凶神恶煞的“共产党员”，国阵法西斯政府早已休矣！

初投当今大马-读者来函 2011年6月30日

切勿重犯历史错误

华研撰写的《国民中学历史课程与教科书的分析与检讨报告》是一份不可多得、实事求是的历史教育报告。国人是否记得，去年巫统大会曾传出中五生须历史合格的新闻，虽然教育部未采纳意见，民间却议论纷纷。

阅读过上世纪 60、70 年代历史课本的人都知晓，国中历史课本何其丰富，也不失客观公正。正如报告所指出的，世界史的部分被削薄了，取而代之的是“本土化”。

而在 70 年代的历史课本中，我们尚可读到来群岛等邻国的历史，更有大量东南亚各国的，不仅能让国人了解马印文化息息相关，东南亚各国的封建史与殖民史等，不但扩展学生视野，亦使他们更了解东盟友邦之文明进展。

再者，历史课本的“本土化”与台湾“本土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台湾的去蒋、去中的政治化史观，无疑对台湾史造成严重损害。李敖长子李戡愤著《李戡戡乱记》，批判台湾历史课受台独思想的影响，脱离中国史，只讲台湾史，亦可能夸大并再造台湾史，以致史观混乱、不伦不类。

大马历史课本之“本土化”非属“马来西亚”，而是马来化、回教化倾向的历史。与吾同辈的 80 后世代肯定记得，中四历史课本犹如阿拉伯史与回教文明的综合体，中、印度、西方等文明才占了四分之一，草草盖过。无可否认，回教是大马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但中四乃属世界史课本，不宜全盘强调回教文明，而将他者弃置一旁。世界何其之泛，岂能独尊“回教窗口”矣？

既然我国宣扬“一个大马”政策，须以身作则，重撰历史课本，平等看待各族群的历史和贡献。除了移民史，更要注重混血、原住民等少数民族等，完整化大马史，还原大马史丰富的多元文化与社会背景。若继续顽固并一概否定，久之大马史将逐渐模糊，历史课本成了单一种族的一言堂，那还强调“一个大马”乎？国人须紧记，我国独立建国五十许，种族与宗教课题至今仍纠缠不清，此番停滞不前，该如何打造大马国族？怎能携手挺进，共创未来？

英国史学家汤恩比如是说：“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但国人切勿任其被政治宣传所垄断和骑劫。正如美国哲人桑塔亚那一语道破：“不尊重历史的人，注定要重犯历史的错误”，纵观当今大马时局，我们是否也屡屡犯错，甚至越搞越错？

中国报 2011 年 7 月 30 日



《国民中学历史课程与教科书的分析与检讨报告》封面

末英德拉是马共又如何？

由于末沙布演讲的一段话，让国人修了一门马共斗争史。不过，这次的主角不是陈平或拉昔迈丁，而是鲜为人知的末英德拉。末英德拉于 1950 年 2

月率领马共游击队袭击武吉甲洞警局，导致 22 名警员与 4 名家属丧命，马共一方则 40 人死亡。末英德拉后来被同党出卖而遭逮捕，并于 1953 年被绞死。

末沙布称末英德拉和袭击警局的马共战士为英雄，这是公然向当权者撰写的主流史观挑战。据回教党方面认为，历史书过于强调巫统领袖的贡献，而对其他贡献的人轻描淡写，因此他们促请重新探讨历史并还抹黑的人公道。

末沙布和回教党的言论是大胆的，因此让巫统抓住痛脚，蓄意抹黑回教党“亲共”。毕竟大马人，尤其是巫裔在长年被歪曲灌输下，已约定俗成得将马共打成“恐怖分子、华人的、反回教”的过节老鼠。

不妨翻阅史册，战后的马来左翼分子不胜枚举，在英殖民展开取缔后，有许多后来都上山加入马共游击队反殖反帝，拉昔迈丁是其中之一。末英德拉亦为第一个巫裔政党（不是巫统）-马来国民党党员，更是青年团 API 活跃分子，直到该党被禁才走入丛林参与武装斗争。有趣的是，回教党的首任主席便是该党的第二任主席，左翼民族主义分子布哈鲁丁赫米，相比其右翼、亲英的巫统，国民党的巫裔多为激进的反殖左翼。

末沙布为证明无误，举出由柔州文遗基金会所出版的《柔佛名人传》，而末英德拉出现在里头，被柔州政府誉为“争取国家独立的斗士”，和官方历史书全然相驳。

只是，该书对末英德拉的背景存有争议，一是独立斗士，一为共产党领袖。但回教党为了避嫌，也避谈末英德拉是共产党，末英德拉家属也声称其并未加入马共。但无论如何，末英德拉始终是名抗英爱国者。

历史学家邱家金更甚，他称末英德拉是印尼人，故并非爱国者；马共的目的是建立共产国家，所以马共不是独立斗士。这点固然说不过去。

末英德拉的祖籍是廖内，但生长于柔佛峇株巴辖；按照战后的反殖思潮，有一股建立“大印尼”的宏愿，只是后来印尼在抗荷斗争中独立而作

罢，但苏卡诺反马的“毁灭行动”继续延伸。次之，意图建立共产国家既非独立斗士？这也难免过于独断。

1957年前，一切的反殖斗争皆为独立斗争，不管是联盟还是马共；我国独立后，马共的战争才转化为内战、动乱。自二战始化身抗日军，联英抗日；1948年被取缔，展开武装斗争抗英，我国独立后直到1989年，马共一直是“马来亚共产党”，而当权者可曾客观评价过其反殖反帝、为独立牺牲的贡献？

光华日报 2011年9月16日



末英德拉其实早已“名留青史”（图：网络）

拉瓦格德与峇当加里

末英德拉袭击武吉加蓬警局事件议论纷纷，从他是否独立斗士、共产党，一路延伸至马来亚到底是否英殖民地，公婆各有理。《前锋报》还刊登

“马共残酷史”漫画，描述马共惨无人道。在紧急状态时期，最无辜的莫过于平民百姓，不仅避马共，还要敬英军三分，以免招惹麻烦。

在马共长期被妖魔化下，恐怖分子和杀人凶手罪名皆马共莫属，而“捍卫马来亚”的英军又如何？我们不要选择性失忆，把 1948 年 12 月 12 日的峇当加里大屠杀忽略了。

当年，一小队苏格兰卫队突袭该地乌鲁音村（Ulu Yam）的橡胶园，将 24 名手无寸铁、无辜的胶工开枪射杀。但事实却被殖民当局有意掩盖，直到 1970 年，首先由英国报界爆料，才促使了英国方面展开调查。经过多年的调查和周旋，“追讨英军屠杀罪行委员会”成立，由律师团代表向英国采取法律诉讼，追讨公道。

近日阅报，读到印尼西爪哇拉瓦格德（Rawagede）也曾发生类似于峇当加里的事件。印尼独立战争时期的 1947 年 12 月 9 日，荷兰军队为了捉拿独立战士突袭拉瓦格德村，并屠杀了 431 名男性和孩童。荷兰当局也有意掩盖事实并拒绝赔偿损失，直到 2008 年 9 月，8 名死者遗孀和 1 名生还者联合采取行动，要求荷兰政府承认暴行，对家属正式道歉并给予赔偿，这也是印尼首次受害者对荷军提起诉讼。

就在 9 月 16 日，荷兰法庭当即承认了罪刑，并给予尚活着的 7 名遗孀应有的赔偿。荷兰当局也曾于 2009 年，为了弥补大屠杀的错失，已拨出 85 万欧元给予事发当地。荷兰政府的果断认错和愿意赔偿损失，是为日本和英国所不及的。今年 5 月，4 名乌鲁音村民死者家属成功获得英国法律援助基金，昂贵的过堂费和律师费方能解决，以便让正义继续彰显，为英军枪下冤魂继续讨还公道。

工委会创办人兼执行顾问陈凯希表示，英政府曾三度拒绝该会要求赔偿的请愿、拒绝或提出苛刻条件，不然则是有限度让死者家属律师审阅案件的秘密档案。此外还两次拒绝法律援助基金申请等手段，英律政司以高额堂费威胁撤案，足以见识英政府对此事的横蛮态度。

更让人不解的是，为何工委委员皆由华社和华基正当代表自发组成，连诉讼费等都得自己解决？难道英军屠杀无辜村民案，国家没有插手和援助，或向英政府施压的权责吗？此乃紧急状态时的污点，能否不要政治化或种族化历史，以正义至上，为死去的无辜者讨回公道与赔偿？印尼政府在拉瓦格德村肃立大型纪念碑，作为黑暗历史之印记，峇当加里事件可曾有过，抑或刻意被遗忘？

东方日报 南马版 2011年9月22日



拉瓦格德大屠杀受害者的墓园 (图: 网络)

国阵版 “共产党 2.0”

当社党和伊党主席末沙布还原马共抗英历史，国阵尽一切手段大肆批判并妖魔化为“奸细”、“卖国”；却能自圆其说，把与共产国家的建交称为理所当然，并宣称他们已名存实亡。

照理来说，名存实亡就能一笔勾销，那马共早在 1989 年已缴械招降。为何国阵政府却没有广阔的胸襟，为马共的反帝反殖斗争史正名，而是拼命在历史课本上曲解事实，为在野党扣“共产党”黑帽。原来巫统自身有个“共产党”逻辑，只要有利于己都当没事；却能对反国阵的在野党、华裔、非穆斯林等头上扣“共产党”，藉此离间族群、制造恐惧。

有趣的是，搞“共产牌”的得利者，竟然是巫统本身。所以，外交副部长理察烈是国阵而非巫统一说，根本是无稽之谈。国阵于 1973 年 7 月成立，马中建交的倡议先由伊斯迈医生于 1970 年提出，1973 年 6 月于纽约秘密谈判完成，先于国阵前建交，何谓“与中共建交者是‘国阵’”？

何况，当时中苏虽已经决裂，中美获得缓解，中国也于 1971 年入联，但仍处于文革后期。敦拉萨于 1974 年 5 月到访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还在世，四人帮尚把持政权。马共和中共也有联系，“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便设于湖南益阳，乃是中共“输出革命”政策，直至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关闭。

国阵早在改革开放前，便已与中共建交，1974 年大选更深受马中建交的影响，华裔选票大幅度回流。在敏感到私藏马列书籍或毛泽东相片会遭逮捕的时代，国阵宣传海报印的是敦拉萨和老毛握手的照片，原来国阵借共党捞票合乎情理，陈平和马共则是杀人魔？

再者，中共也曾派代表参与巫统大会，巫统总秘书东姑安南也称将派遣巫青和女青向中共学习，原来“名存实亡”是这么一回事，仅因中共和右翼巫统合作无间。外交副部长敢言他们“名存实亡”，基本上是对该五国政府的冒犯。

中国虽搞开放，但仍然是一党国家，中共党章声明“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越共搞革新，其党章里也称“成功实现社会主义，最

终达到共产主义”；朝鲜劳动党章指明“最终目的是实现全社会的主体思想化，建设共产主义社会”；古共党章也写道：“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等，不是“共产国”还主张“共产主义”？国阵要怎么解释？

真的可假不了！原来歌颂末英德拉可被羞辱，陈平欲归国可百般阻扰，和共产党政府建交却能顺理成章、可掰则掰；冷战后已成过去的马共，不被平反还惨遭羞辱，试问是精神错乱抑或神志不清，自己讲了自己爽？

当今大马-读者来函 2011年11月6日



1974年大选国阵宣传册子-老毛与拉萨

出版：Freak!出版社

作者：陈勇健

责任编辑：陈勇健

美术：Freak!出版社

封面图片、设计：陈勇健

版次：初版 2014 年 8 月

© 版权所有.欢迎资助&翻印

